



線前

譯夫 柯·著原萊克辛

行刊社版出原草

時代譯文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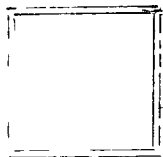
前線

著 原 萊 克 辛
譯 夫 柯

社 版 出 原 草

前 線

三十四年十月月初版



版權所有

每冊四角五分

出版者 草原出版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目次

第一章	夜總會	一
第二章	糾察員	一二
第三章	家庭	二六
第四章	集會	三三
第五章	偵探工作	五四
第六章	納粹的美國	六七
第七章	戰押	七九
第八章	法西主義	九三
第九章	家庭間的歧異	一〇五
第十章	衝鋒隊	一一九
第十一章	決議	一三三
第十二章	證約	一四七
第十三章	戰士的新娘	一六三
第十四章	美國遠征隊	一七九
第十五章	紅前綫	一九三

第一章 (夜總會)

一

這一種音樂本來發源在森林，但此後却經歷了艱難的旅程，牠已早成爲魔魅的音樂，富有奇特的律動和花腔；牠折振而又低徊；牠跳躍而又蹣跚；除開了你能預料的外，牠什麼花式都有，牠的調門是不固定的，牠的歌詞的韻律是隱約，牠正像一個在夢中的迷人。

這就是黑人的音樂，但既不是森林黑人的，也不是種植園的黑人的，這是賣淫的黑人的，被一個病態的時代所抬舉，發展向矯飾的極端，牠表示出慾望未滿足時的苦悶，慾望已滿足時的驚顛，牠由穿着紅色和金色的制服的朱古律色的人演奏着他們的大咧着的嘴，秀出一種適情的蕩意；一個穿白衣服的高個兒混血青年領導着，他的喉節動蕩使音樂成爲可見的；

頭上是塗了金色及紅色的彈形穹頂，多種的光由上射下來。嬰點光在光滑的地板上，在樂師的矮台上，和台前的舞者及歌人忽來忽往的空場上，東西游動，一切都敏捷而精靈，有明明的色彩，

在誇張的意味上說的色彩；有光輝而無疑地也靡費。你化上一大筆錢來佈席，喝空許多瓶酒就放在樓子上，一方面是你的闊綽的證據，一方面是對別人的建議。

已經是炎夏，紐約的夜生活可還沒有消沉。爲這種或那種理由，有些有錢的留在紐約，而他們須要享樂你看到熟識的面孔，就說每個人都已來了；自然不提那六七百萬的窮苦，背晦的人了。當樂師停下舒一口氣時，場主就出來介紹一位豪富的藝人和他的女伶太太，這時點光就集中到他們身上，而他們就微笑而鞠躬。接着，也許是一位實業巨子和不提名姓的太太；或是一個著名的專欄編輯，一個北極探險家一個剛周游過世界的飛行家。知名之士是來幸會，而將知名之士則是來認認那些幸運兒的。

一會音樂再奏，穿精製服裝的紳士就領着他們揀中的舞伴，走入舞場；女人的光脊直露到腰際，酥胸當心地掩蓋着，珍飾真的固不少，有些因誰都知道有真的藏在銀行保管庫裏，就用代用的複製品。有些青年的客人舞得很起勁；但是時間既已是苦短的凌晨，檯上也都空瓶擺滿，多數的舞人都願適可而止。鼓聲產生了催眠的效果，男人高的就伏在矮的女人的肩頭，男人矮的就偎在高

的女人的胸口；而爲酒神和美神所連接的一些人，還悠悠地在一起搖蕩，像機器人一樣地，從別個

舞伴的轉向的散隙中用版定而持重的步子穿過去。

一一

魯弟·梅塞爾是年青的，他身上有激流的生命。他帶着的那個小金髮女郎，懂得最時髦的複雜步法，他們兩個對於任何舞池都熟習偶然地他們互相貪求了，又不在乎任人知道。他們互相接吻，他們在場上來往時互相愛撫。觀者把她喚做『一個下壓力的小舞人，意指她在用儘物理法則所允許的程度，把自身的每一吋都貼到她的舞伴的身上』早晨二點鐘，在金彈夜總會裏，對於這類事件，別的法則，是都不置一辭的。

魯弟溶化在幸福下，每一次對感官的戟刺，都遇到熱情的反映。他們相互密語，在這樣的情形下，是隨便說一點什麼就能達意的。「哦」和「啊」就足以暢明一切，而「啞，雛兒，我可高興哪！」已經是最深的傾注了。「若是我有什麼憂愁，我就把牠都捺在帽子裏。」魯弟說。「那末光着頭回家去。」瑪麗說。這就算是機鋒。

他們知道調中的歌詞，飄蕩而放縱的願欲的語句。他們間或也哼一兩句，是樂是悲并不管，

——任何感情還不是一樣。『真真——蜜的甜兒——這是歡時——生命是舞一場。』把一支歌融入別支歌——一次次新起的願慾和狂歡也同樣地融合着。一遍又一遍，一轉又一轉，很快樂，但也很想憂，因為舞就完了，而歌與一切也同樣要完了。

魯弟的一隻手攜着他的新游伴的手，另一隻手扶住她的背，使她維持住物理上的重心律。他的眼光垂看着她的半露的胸，而他的記憶明瞭了其餘；昨夜，他已享受她的愛質，而今夜，或無寧說今晨，正打算再去享受。音樂，跳舞，歌唱，都不過是這經許給的狂歡的前奏。他的呼吸吐在她的金黃頭髮中。『啊，好香的頭髮。』不時他的雙唇就要接首她的額角，而且低低地說。『美啊！』或者竟是『寶呀！』每次她總要用手玩一次新的魔術，他們步法上也起了一種新的動蕩，而脈搏上也起一次新的跳躍。

一直到他們再不能支持他們的痠痛，就只有溜出舞場去走入出租汽車。他說出了一個漂亮旅館的名稱；於是把雙唇接上她的。紐約的汽車夫，對於侵晨苦短良時的這種氣息是素來習慣的；古話就早已說過，青春要享受，戀愛要盡進，這種過程，並不會因蒸汽機的發明，出租汽車的川流而有所改變。

聽輪在旅館的門口煞住，穿着金邊制服的員役拉開了門，女人走下車台，而魯弟仍在車中，命令道：『開前去。』去那裏？開車的問：當聽到回答是『到前一座房子前停下。』時，他微笑了。這已是太老的故事，所以當乘客下車付了費後，他連回身看一看魯弟又向旅館走回的興致也沒有。

三

這青年會經常心地計劃了他的程序，並且在昨夜試驗過。他熟悉地打邊門走進；溜進了許多電梯中的一座，說道『十二樓。』走出了電梯，一張也不張，就像生平素來往在那裏樣地大步跨入寂寞的走廊，大旅館有的是招徠大家庭的，各層有職員照顧各家的分清；有的則不設這種來麻煩，旅館的主顧都知道這種分別。

魯弟站在二、三、七號門口，沒有敲門，只輕輕地轉了下旋子，以為總沒有下鍵，可以開進去的；但是沒有開，他有點弄糊塗了，再看一看門牌，於是輕輕敲了一下，門閉開了一點，只夠那女子看見他，而他從她的肩頭以上可以看見室內，裏面還有一重門，通往監護人所住的房間；那門迅速地打開了，出現了一個頭髮灰色，穿着藍色睡衣的保姆，他知道那保姆也看見了他，『不行，魯弟，時間太

遲了，我也已疲倦。」那女子說，隨即關上了門。

因天熱氣窗開着，門也只是一層薄板，他聽見了她捏造好的托詞：『他約我去咖啡館，但時間是大晚了，』接着說：『旦佛來了電話嗎？我怕是誰病了。』

魯弟知道是爲了什麼——一個電話，他知道電話裝在那裏，就在牀頭的一個小橙上，他聽到她對接線生講話。他等着——知道監護遲早是要去睡的；有時他們且被叫開去，這時代真是做監護人的艱難時代；他們日見他們的威望和權力的跌落。

魯弟聽着瑪麗勃林斯說話。『是你嗎，卜洛克？』——他不大聽得準是否卜洛克，總差不多是那樣就是了。『天知道，你不懂在紐約現在是怎麼的時候嗎？是的，我剛回來，你不會以爲我是來修道院的吧，你以爲嗎？是好人，自然，我愛你，就是，我在你規規矩矩的時候愛你，不，什麼事情都像我離開的時候一樣，不親愛的，不要優。是的，自然。』——於是清脆的笑聲，那是正年青的魯弟曾經比作溪流的樂響。他曾用盡了語言，稱說她的聲音的嬌美，她的發聲的喉的輕柔，不用說再有她的髮色像陽光，面頰像桃花——這一切是歷古以來就被說着的，而魯弟以爲這是在魔魅的一時間內釀造出來的。

現在他把耳貼在門板上，聽着瑪麗向旦佛的一個人傾吐這許多嬌媚。若是電話的發明家能在此地親見，也許要自負這是一種驚人的成功居然一個人能剛在出租汽車中偎在一個愛人的懷裏，用貪慾的呢喃使他震顫，而五十分鐘後又可以向二千里外的另一個男人施同樣的魔咒——且不說還在高一里的天空。

但魯弟似不能欣賞這文明的成就。反而，他自己低語道：「哦，這狐精！」他再聽下去，似乎她是在吻聽筒，「是，好人，自然，準有你的。是，來，我等着你。乘飛機。今夜同吃晚飯。」

初晚時，她會把這隨護者的名字戲弄了一下道：「魯弟，不要魯獸！」現在，輕蔑了這號令，用手措敲起了門，聽不到回音，竟用拳攻起來。他聽到那女子說「等一等。」

她走到門前。她不會傻得打開門，「魯弟。」她說。「走吧，不要發癡。」

「你這小賤貨！」他噓回她。

她回到電話邊。時耳會發熱嗎？他看不到：他只能聽到化兩塊錢一分鐘在繼續的驚求蝶戀。

自然，她輕蔑了他；責罰了他。他有一種舉起腳試試能不能把門板踢破的衝動。但是，這無益於事；瑪麗勃林斯是他的堂妹的一位朋友，他曾在他的叔叔的家中見到過她，他還不知道這就是現

代那樣的女子的一個嗎？你得就你辦得到的幹。於是他突然抽回身，闊步走下走，廊鈴上了電梯，離開旅館。

四

這是物理法則之一，動力與反動力相等。魯弟曾化了好幾點鐘把他心中的欲求喚醒，現在他得化更多的時間使他們入睡。他盲目地，不管方向地在城中的冷落的街道上漫步；漫步時，一面想着人生，想着這在他身上作弄的陰險詭謀。

最初，他罵那金髮少女；用種種的名字稱她，儘他能想到的最壞的說，例如什麼野獸，賤貨，賣身的女人都說了。可是，就在他最高的忿怒中，她的在記憶中的愛質還是要脅服住他；他又要在音樂中蕩動了，鼻管裏又是她的香氣，他面上又是她的呼吸。他的切求的感覺又要再演和她同玩的一夜的場面；他要吻她的頰，她的頭，她的頸；他要撫摩她的肉的溫柔，他要把指甲摺入他手掌；他痛苦得幾於想重回去敲她的門，請求她的恩惠。可是不成，要另是別一個女人才行；這一個他已經用過一個太粗的名字叫過她了。

他的理智和他的怒忿分辯着。她並沒有賺取他的唾罵；她並沒有化他的錢——除席面費，晚餐費，酒費，以及兩次車費。這就是這些摩登女郎的身價；一整晚她們都將在你的手臂裏——這就值一整晚，但是不要再希望多，不要把關於戀愛，忠誠，真實等頑固觀念來愚弄自己。

他的表妹安娜的影像浮到魯弟面前；冷靜平和堅定，向他微笑着指示他以人生，「漂亮的容貌是很足贏到她們的，但需要錢才能抓住她們，魯弟。」而依照安娜的或她的夢謁的朋友的標準，魯弟卻沒有錢，無疑那在且佛的「好人」有得多些。

他漸漸哲學化了；因心的工作，忘記了肉體的苦痛。金錢說明一切；目前，女子已經有了錢，所以可以隨她們的心行動；她們可以到紐約來，帶一個雇員，玩一個名稱的把戲，稱作監護人。到了紐約，就要看看大都會了。她們不能單一個人走，而帶一個監護一道是惹厭又屈辱；她們需要一個衣裝合襯，漂亮，健談的青年男子；若偶然他愛上了她們，這又有什麼不可？現在是無須再怕有什麼結果了；每一個轉角上的藥房裏都有保安在出賣。

女人的聲音向魯弟抗辯。「噢，有什麼不行呢？從前你們男人付吹笛人的錢，就由你們點唱；現在我們有錢，則顛轉一下也是公平玩意。」魯弟聽說水手在每一個埠頭有一個女人，現在將是登

場少女在每個有夜總會，或院，賭場，種種銷金窟的都市裏有一個舞男了。

成了，若是這是場游戲，學習着來玩，不要自己愚弄自己。魯弟快能控制住他的頭痛了；知道轉角上藥房中有什麼在賣的女子正多着。夜總會的歌人有許多支歌都是歌唱着蜂和蝶由這朵花飛上那朵花；街車開過了一部又來一部，出租汽車剛出空人又拉滿了乘客。

可是魯弟梅塞爾縱然把這些詭陋的事告訴了自己，他依然不能使自己快活。他已經覺到過他愛了瑪麗。可憐的傻瓜，他會約想着他們可以永久分享着這塵慾——甚至不管她是住在旦佛而他是被一個職業扣鎖在紐約¹甚至不管她能在每晚花上他要一個多月才能花一次那樣多的錢！他曾向她的耳中吐出的專誠，他的粗俗不文的詩句痛苦與忿怒重行又掃過他，使他忘記了再找一個女人的念頭；他沒有看見打他身邊走過的那些詭祕的人物，更沒有聽到他們的擬真的願望的低語。

第二章 (糾察員)

一

當一個人沉想在哲學的爭辯上，無目的地散步於紐約的街頭，就會走過種種不同的區域；有零售商區，堆棧區，新式旅館公寓區，貧民宿舍區，以及做窮人的生意的小商店區。雖然是在這入晨最短的時間，這裏那裏總是還有一些人，間或他們用閃爍的眼光，向這穿着黑漆皮舞鞋，鑲通邊的黑袴，最新式的白麻紗晚餐服，神秘的文雅的表面，白領結的青年注視。

但是沒有人給魯弟以任何傷害。他一直走到天上已現一線曙光，送牛奶的人已搖響滿盛奶瓶的盤子的時候。於是他走到他路的盡頭；前面是河，鋪有車軌的大道外面有幾條隧道的通路引向長的碼頭上去。許多隧道都是黑暗的，但一條裏則上着燈，有一隻船舷隱約現在那邊頭；有車輛回裏面開，顯然這隻船是預備上好貨再在清早開出。

魯弟停下來正打主意是向左或向右時，他聽到從碼頭邊來的呼號聲。於是一陣擾亂，夾着似

因受了痛苦而起的叫喊，他的第一道思想，『是火災嗎？』接着想，『是意外事變吧？』他立刻向聲音來的地方去，並沒有跑，還是照以前步子走着，因為一個人在心傷的時候，是不能立刻恢復對人生的好奇趣味的。

他剛走到碼頭口的時候，有兩人衝出來，掠過他身邊，因此他猜想這或是擄劫，但是叫聲繼續着，而在被屋頂上的亮光照明的蔭台上，他見有一羣人一面叫喊着，一面衝來衝去；似乎他們還高舉着標幟，和帆布標語他更向前，見羣衆衝開了，六七個男人和兩三個女子向他這面跑來；警察舞着他們的棍棒，跟他們追來。

當逃跑的人經過他身邊，魯弟立定了注視起來。這時來了一個蒼白，瘦弱，穿得破爛的小傢伙；他眼中現出恐怖的颜色，後面是一個粗壯的警察，躡追住他。就在魯弟眼前，警察舉手一揮，小傢伙的頭的一邊着了一下，滾球似地倒過去仆成一堆。

警察停下來；他的眼光落在魯弟身上。當他周視這新魅影的全身的一瞬，是很不痛快的，幸好這時魯弟的晚服倒正得用，他看上去好正從出租汽車或雜誌廣告中走出來的。還有，他並不開始逃走，並且還舉手作勢，好似打「早安警長」的招呼。警察也沒有停下答話，就轉身回到出事的地

魯弟走往那跌到的人身邊去，那人的頭顱破處不斷地流出着血，并且微弱地呻吟着。魯弟開始扶起了他的頭，這是一個魯莽的動行，因為血沾洗不掉，而白晚餐服必須潔淨，不然不如沒有。然而縱知是如此，魯弟還是試去幫助他，他發覺這可憐的孩子已有點昏，站不起身，因此他拉住了他的兩肩，把他拖出正有一羣新的被逐者跑出的路上，魯弟取出他的新手帕，扎住這犧牲物的頭；又看到這還不夠就解開B V D牌的襯衫鈕扣，用力扯拉，預備扯下一條較合適的細帶來。

就這時，暴徒們——不管他們究竟是誰——已經被衝散，他們的旗幟和標語，被扯毀扔入河中，六個警察站在那裏守護着船。魯弟的病人仍然昏沉着，眼又被流出的血遮盲。魯弟預備喊救護車來，但那一個低低地說：『不，不，請莫叫！』接着他就能說明：『那些警察要把我捉進監牢去，并且他們要把你打一頓。』

於是魯弟坐下去，接着把這孩子拉站起來，領他走到街上去。入口處有兩個警官守護着，不過

似乎他們對於他們樹下的犧牲者，已不再起趣味。也許他們以為魯弟是一個救護員，或是船上的司役；總之，他們是帶人出去，不是帶人進來的。

三

這兩個青年走過了街，魯弟尋找着出租汽車。但是早晨五時的碼頭邊是不大見得到這種車的。受傷的孩子還不會怎樣能走，他們就在一家門階上坐下。

白晝的光展開了，魯弟有機會把他所照顧的人周視一過。他不過十八歲，顯然是一個猶太人；他的臉色顯見營養不良，他的衣服已經久破，不是他就還是舊主穿破的。破襯衫上並沒有領結，并且現已全被血污，他是一個不引人喜的被護者。魯弟看見了他自己衣上的血漬，認識出了這場冒險增加了他的高等生活的担負。

這小猶太這時已能談話了，開始罵警察的祖宗八代。魯弟想知道這些示威羣衆的目的何在，於是聽說是企圖制止那船上貨。

「你是說要罷工嗎？」他問。

「我們是想把裝貨員叫出來。你知道，他們是運軍火給西班牙的叛軍的。」

這并不能使魯弟梅塞爾明白多少。他曾讀到西班牙有戰事的消息。他知道那邊有個政府，而另一派人想推翻他；但這是西班牙或他處常發生的事，而紐約的人對這有什麼關係？他就把這問題問出來，而回答是：「我們要幫助人民政府。」

「你是個西班牙人嗎？」魯弟追問，但那一個却回說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這回答仍不能給這位大學讀了一半，美國生長的青年說明什麼。「那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人民政府嗎？」

「不是，不是個社會主義，不過是人民的，一個民主的政府，我們不願意法西斯主義來摧毀牠。」
「我想我是一個撞不響的鐘。」魯弟說：「到底你覺得在紐約打破了頭，又能給西班牙政府以什麼幫助呢？」

「工人們是一定要抗議的，全世界的工人都在抗議。」

「但這又有什麼效力？」

「這可使其他工人知道事實如何，意義怎樣。這可以造成聲勢。」

「既然你想造成的是聲勢，你何以又不站住讓他們逮捕呢？」

這是一個殘酷的問題——雖然魯弟并不是有意而且是因無所知而問的，「我失去了我的理智了。」這青年小伙說，「我覺得慚愧。」

「你說你會預備停在下，讓他們打死你嗎？」魯弟是完全弄糊塗了。

「西班牙的工人不是的被慘殺着嗎？」那一個反問道，「他們并不會逃跑。」

「他們有時也逃，」魯弟說：——「至少又在報上讀到」

「欸，也許有時要，但是過一天又回來再打。」

他開始站起來，好似要回到碼頭上去。魯弟禁不住笑了，「等等，」他說，拉住那一個的袖子，「日子正長着。現在你得去治你的頭。」

四

「你住在那裏？」過了一刻，穿餐服的青年問；那穿破衣的說出了一個地址，是在不遠的一家宿舍裏，「我想我現在能夠行走了，」他說，但魯弟回道：「不成！你得把你的頭縫起來，受了這樣的傷後，也許弄出大病的。」

他決心完成他所已擔負的工作，魯弟暗稱作小私商（猶太人別名）的這小伙，具有一種奇突的動人的地方。他的名字是以色卜洛赫，他說，並沒有職業；他從救濟會得到房租和每星期的三塊多錢，和本是鈕扣工人，現也靠救濟過活的老父，同住著兩間宿舍，然而他仍懷着改造世界歷史是他的責任這一種抱負。

當魯弟表示驚訝時，那一個就覺受到侮慢地說：「你須抱有理想。」

「你有嗎？」魯弟說。接着他自己問起自己來，可是他縱有點什麼，他却不知道怎樣理成一個方式。他希望一生中有一段好運；而這自然是指自己整飾、華裝、引人歡喜；是指能遇到闊人，得他們提拔；而其最後的目的地將是有一回弄到一筆大錢；雖然他現在還未決定如何去進行，所能確知的是他從沒有想到過改造世界的歷史或校正世界上的多重錯誤等這些理想。

這位足算諾的克人的典型的金髮、高個兒、漂亮的魯弟梅塞爾，這時改變了他先前所下的暗稱，細看着這「猶的」像看博物院中的希奇標本似的。在魯弟活動的圈中，本流行着一種反猶太的偏見，一向他也無所存心地接受了些下來。現在麼却很想向這一個探詢，看看是否真是那樣。

他們在晨光中坐在下，有些上工的工人注視過他們，但並沒有多事來查詢他們的不合時的

服裝和他們的血漬，魯弟向以色列問：是不是每個社會主義都抱有同他一樣的觀念，或者這僅是個人的。以色列說：一個人是做不成什麼事的，而全部工人連合起來，就能阻止一場戰爭，并依着正義的理想把世界全部改造。

「你是指像在俄國所做的那樣嗎？」魯弟說；而一聽到以色列說他不贊成，或至少不全部贊成俄國那樣，他更糊塗了。以色列似乎很挑剔，他反對獨裁和限制自由，他希望用文雅而最開明的方法把世界改造。魯弟想了想，但都毫不遲疑地說出，若是他是以色列，沒有職業而只有三塊多錢一個月，他是希望用任何最迅速的方法改變世事的。

就這使魯弟看出以色列的菜色和破衣的晨光，也使以色列看出魯弟的完美的晚服，玫瑰色的雙頰和柔纖的手指，他就說：「這是有錢的人所常說的，你們自己總是有辦法的。」

「我并不是有錢的，」魯弟急忙確告他，但那一個回答道：「他們也都這樣說，自然他們還可以再有錢些。」

「這個小私商倒很潑，」魯弟暗想，并且繼續想下去：「他們都是如此的，他們也必須如此，否則他們如何生存下去？」

「若是一個富人投入激烈運動裏，」這破衣的哲學家接下去說，「他幾乎每每是投到最左的一面。他們忍耐不住等待。」

「你高興我投入激烈的運動中嗎？」這城市的青年問，是爲了尋開心的，但那一個答道：「你許會的，當你看到外面的事情是怎樣的時候。」

「憑什麼你才這樣說？」

「憑你朝那些警察站着的態度，」以色列說，「還憑你現在還坐在下和我說話的態度。」

「那麼我還是趕快起來叫一部出租汽車吧！」這城市青年笑道。

五

轉角上的一家藥店開了，魯弟去打電話叫了一輛車。他把傷者帶到最近的一個醫生診所，把傷口纏好，又帶他回家，扶上很多級扶梯，走進一個沒有地毯有不到六件傢俱的空虛而污黑的房間。

老卜洛赫躺在榻上，顯然是一個已在肺病末期的早衰的老人。他一看見他的兒子，失聲哭出

來，掙扎得到坐起的樣子。以色列趕忙地說：『不要緊，爸爸，警察打着了我，但是不很重。』爲了證明這說法，他單獨地走向老人那裏去，坐到牀邊告訴他所碰到的事。

他們兩下樣都深深感動了，少年還沒有說完的時候，老人的淚已流到頰上。魯弟記起在什麼地方聽見說的話，猶太人具有濃烈的家庭感情。『我想他們是勢得相依爲命的。』他思索道。『他的生活既是這樣的淒慘。』

緊接着，老人向魯弟對他的仁慈傾出他的謝忱，魯弟却因受到超過分所應得的讚譽而感到窘澀了。他發覺這位失業的鈕扣工人是一多感的人；他的癡癡而枯瘁的面貌，顯出一種聖者的風度，所說的雖然難有外國重音的字句，却有些像學者的氣味。到此人可明白以色列的理想是從何處得來的了。

魯弟力說他並沒有幫多少忙；那一個却看見了他衣上的血，也像看見他兒子的受傷一樣地難過；他說他有一種東西，也許可以除去這種斑，主張立刻即用。他要求得魯弟脫下了外衣，帶着病和咳嗽坐起來做這洗淨的工作，因爲做得並不完全成功，感覺不快活。

以色列說明了魯弟並不了解西班牙進行着的戰爭，或社會主義者所進行着的糾察制度。這就

引起了老伯來解釋。他是一個老同志，他說，在戰前他曾在波蘭坐過牢，血流破面他倒非止一次見到過。他在身體未困倒之前，是紐約的黨裏的活動人物，只因他有慈愛和機靈，他沒有把階級爭鬥的全部理論向這請來客演說。

魯弟的臉下已透出大打呵欠的顏色，雖然他有禮貌地用手掩着，老人已看出了。「你倦了！」他嘆道。

「我起身後已有二十四時沒有睡了，」那一個解釋道。「我一定得回家去。」不過他的家離此很遠，並知道他的這身晚禮服在大白天看起來是很奇怪的。「我得去另叫一部車，」他說，

「爲什麼你不在這裏睡一會呢？」以色列怯地建議。另一間房裏有一張大床，樣子很難看，但上面還沒有什麼臭蟲。

魯弟去看一看床，那在一間「黯」臥室裏，在術語的意義上，就是沒有窗子。這青年對住宅統計不熟悉，他不知道紐約有這樣的房間二十萬間。以色列掀開瓦斯燈，魯弟看見床上沒有被單，只有兩張污糟的灰色氈，已用了幾年沒有洗了。這不是一張迎人意的床，但他既倦而又講禮貌，因而說：「你和我一樣的須要睡，就你睡半牀我睡半牀吧。」

就這樣決定了。魯弟是青年，他現在得把瑪麗、勃林斯在精神肉體上都趕開了。他脫去了他的漆皮鞋和滾邊黑褲，一二分鐘後，就暫離塵世了。」

六

一張開眼簡直是一種可笑的奇觀，在一間氣味窒悶的黑洞裏，旁邊還睡着一個人在宛轉呻吟。他過了一分鐘才記起所曾遇見的事情，他仍睡在下聽着以色列在做夢；他想試不驚動他的朋友就爬起來，但那一個忽然驚叫一聲醒了，因為正夢見被一手拿棍一手拿槍的紐約的最得力的警察一大隊猛追着。

因為以色列和他的創傷，此後的一個早晨，是一個苦痛的早晨，是一個磨練英雄與殉道者的靈魂的時間。少年人苦哼了好一大陣；而可憐的老約瑟夫則受驚而悲傷。魯弟認清他早處在一種會把感情透露的人民中間了；他的阿利亞安人的自尊自制的觀念，看不起他們，但同時却覺得有趣而高興。紐約有一二百萬猶太人，知道他們一點兒也是值得的。

盥洗室是在廳外，排水槽管也在那裏。既然兩個主人都不適宜於作活，魯弟力主由他去提一

桶水。當他發現咖啡中沒有牛奶時，他穿起他的襯衣，下樓去，帶回了足以維持這兩個特救濟生活的人一星期的雜貨。總之，他要把萬有波這角色扮演到底，而他這兩個新朋友的感謝之詞，也像一篇大衛的讚美詩。

早餐，食物之一的番薯片的一片包皮油紙，印着下列的牌記，「梅塞爾父子公司出品。」魯弟指着這個微笑道，「我們就是做食品商業的。」梅塞爾是他的叔叔，兒子是指他的兩個堂兄弟。「我則是在他們的公司中服務的。這是在暑假中怎樣維持我的開銷的方法。」

「今天你的工作不很忙吧，」以色列問，他不能掩住他對於浪蕩富人的猜疑，縱然是在這吃着他們的番薯片的時候。

「對的，」那一個微笑道，「我是靠拿佣錢的，所以若是我偷懶，那是我自己入墓庫。昨晚我笨極了，以致對一個女子發生興趣，一夜花去了要經手生意一個月的錢，若不是那兩個已經先起惡例，他許不會講類私事。」

「一個人能靠賣番薯片賺這許多錢嗎？」老約瑟夫問，在他的語調中含有一種希望的暗示。「他們做各種各樣的食片的，」魯弟回答，他們在約克尾爾有一座大工廠——那裏是德國

好老的住區——而他們吃德國好老的食品。

「啊，於是他們賺好多的錢！」

「在他們買原料與你們買貨品之間，原有一很大的間隔；但這並不就是利益，這是一種競爭頗烈的生意，有好大一筆錢是用在登廣告和推銷上，他們有一打的代理人坐着汽車四處旅行，招引新的顧客，並使老主顧不要忘記他們。」

「啊，資本主義的浪費啦！」老猶太人嘆道。「到生產與銷費組織起來的時候，這一切都要廢除了。」

「天，來幫忙，可不要組織掉我！」魯弟回答道。「不然，我的叔父怎樣能使我在暑期裏賺到錢，供給我一個紳士派的生活？」

第三章 (家庭)

一

魯弟叫了一部出租汽車，安穩地回到他和一個同學分租的小公寓裏。這位朋友是到鄉村裏去，向農民的妻子兜售「美國演說名著」去了，這套書有紅布面及綠布面裝兩種，憑人選擇。因此魯弟無須向誰說明，就只修面洗澡，換上一套衣服。這晚他被約着在叔父赫爾曼家中晚餐。

梅塞爾家住東八十路那邊，還是一代以前的繁盛區域，但已久經讓與次等階級了。在梅塞爾家的一邊是一間裁縫店，另一邊則從前是上等茶室，現在是一咖啡店，但老赫爾曼是頑固的，他的居宅又合於他的商業之用，房間多，一切傢俱都是自他是幼童以來，就在原處的，他的朋友都知道他住在那裏，又知道他是個什麼人。

每星期四這家庭在一起聚餐一次，餐後，人都到圖書館去休息，抽着煙討論生意上的問題。漢柴曼一戶帳目的現狀，泡菜燕時行的新花樣，包裝部工人長工資的新要求等等。這個素被稱為會

議；老人堅持要這樣做，好多年來，這已經成爲一種儀式了。魯弟是三個姪兒中與會的一個，曾經告誡道：有得參加是一種義務，也是一種榮譽。他來報告顧客們所說的話，並在有可採取的時候，採取一點意見，並且一到把哥倫比亞讀完，他可以來就預備給他的一個管理置位。

在餐桌上，老梅塞爾領頭，他堅持要用舊式的方法切肉，上菜；只要他能辦到，他不讓有新的事物到他的家裏。食物是裝了一大盆放在桌上，口座上傳來價去；食物很多，是堅韌而實惠的德國式食物，加了甜醬和酸醋；燻臘肉，香腸都有，都是梅塞爾父子公司的出品，他們知道是如何製作，而且相信做得好的。再有厚味的湯團，填肉的鷄魚，加上很多的酒與啤酒，把牠們沖下去。

因爲吃的是這類食品，故老赫爾曼梅塞爾是胖重而能吃的；他的類已經漸凹，他的髮已經現禿，但他的胃口却一點不倒。他講了許多關於食物的話，熱心地進奉他的客人，加上他家中人聽得耳熱的談諧。若是這客人是德國人，那末他就請他就保持祖國的光榮，若是客人是美國人，他就說因爲德國人的胃口優勝，他們將征服世界。

赫爾曼的右手坐的是大兒子，弗烈德烈克，簡稱弗烈次。他比他的堂弟魯弟大六歲，已經結婚，且對金髮阿利安族供獻了三個新成員。他的家住在卡次爾奇斯，他每星期坐汽車到生意上來幾

次他是一個務實際的人他知道他所信仰的一切事他的第一信仰是梅塞爾的事業所以他已逐漸從他父親的肩上把他的責任分担了去。

他的對面坐着他的兄弟歐尼，他是這家庭的幀兒，參加着木球隊，又是德國體育會（Stuetz-everin）的會員，現在則對祖國所發生的事情所吸引，參加了當地的褐色團，爲他的祖先之道努力。歐尼是一個飛行家，有自己的飛機，所以他每次來赴會也許是從巴爾港來，許是從千島，或是從任何他的女友在遊歷的地方來的。

魯弟坐在歐尼的旁邊，而他的對面坐着他的表妹安娜，當家的女兒，像梅塞爾全家一樣，容貌很好，有鮮明的膚色，藍色的眼，和新製成的糖漿太妃色的頭髮。她比魯弟還小一歲，但她覺她比魯弟熟悉世故，所以對他下母親式的忠告。她是冷靜而且完全自制的；知道男子們對她很張揚她，並就讓男子們那樣。

二

「那魯弟」安娜表妹說，「你沒有和瑪麗勃林斯進行到多遠！」這就是安娜所會加的提

示，此外就不會多說；僅有她的微笑，和不上分難堪的譏嘲，一種透明世故的機靈的微笑，要魯弟自己去探尋其內容。瑪麗是已經告訴她了，但是她已把一切告訴了她；也許，對於這麼登少女，你從不能看準。她們是聯合着訴反對男子——一個淘金者的集團。

「你記得我告訴過你的話吧，魯弟？美貌是很可以贏得她們，但要有錢才能抓住她們！」是的，他記得這句話；不過這時候重提實在有點侮慢瑪麗是一個狐精是已經不好了，還告訴他的表妹，並且兩人還把這當作戲謔却還要更壞。

在他的表妹的有禮貌的矯飾背後，藏有幾何的經驗她和那些帶她出去的那些有錢的青年，又到什麼程度？這也是件留給魯弟猜測的事。就這時安娜和一個來游歷的德國官員訂婚了，那個人帶有一隻單片眼鏡，頰上有一片決鬥的創疤，姓氏前頭有一個「望」字。自然她得盡力自行檢束，更比從前不把事情講出來。

「魯弟又來一次心碎了嗎？」歐尼問；於是大家都照常，痛快地大笑。魯弟聽着發熱，但是若向他們解釋，徒然使他們笑得更高。他們並非有心殘酷，至少，並不太過無情；不過因為他們素來都是不敏感的，所以不能領會到什麼程度的無情。魯弟是早就知道這一層了，因此他向後退讓。

「一個傢伙的心碎是可以割斷女子的」他故意地說眼看着表妹安嫩她正回鑿到冷僻的微笑。她也惹到須加猜測的事情——要去和她的活潑的小友瑪麗討論了！

「啊，你們這些青年人，你們是怎樣地在愛情哪？」格雷聲姑母嘆道，她坐在桌末，正分配着一大盆蒸麵。魯弟和他的表妹交換了一次微笑，這次是能互相了解的。若是她能猜出他們所講的，她也算不得是梅塞爾家的可靠的老派的主婦，若是少男少女們不能夠互相了解，則年老的和年青更不能互相了解了！

五

魯弟的父親是赫爾曼梅塞爾的最小的兄弟，世界大戰後得了流行感冒死了。赫爾曼是產業的管理人——產業並不是很大的產業，且因德國的通貨膨脹，及美國的兩次恐慌，更大行縮減了。老赫爾曼盡了他的力，但並沒有多大的成效。魯弟在家庭公司中所有少數股份，使他能讀完大學。

他的母親在做了十年的寡婦後，却想再嫁。她因和未婚夫夜間同車出去，車駛出路外，兩人都

受了重傷。因此魯弟得和他的親房同住，直到哥倫比亞再開學，他搬到學校附近去住的時候。

魯弟自己所能記得的生平，總是一個窮親戚的身份，這對於他比對於他的任何親戚，都有更大的意味。梅塞爾一家是寬大且保有舊派的仁慈的，假使有什麼地方傷了他的感情，並不都是有意，且簡直還沒有察覺。但必然地，貧窮這一事實，把魯弟放在一不同的地位，須要過一種不同的生活；他又怎能不了解這情形？弗烈次，歐尼和安娜在幼年就能駕駛自備車；而魯弟則須向他們借用一部——至少，還得等到他在業務上有用到的必要的時候，若是他為娛樂而去駛用，就得被認為浪費的。歐尼可以駕駛飛機作樂，但魯弟將永遠不能學會飛行。

一個人是可以約束着不墮奢華的，可是有些事都不容易加以容忍。你的貧窮這一事實，在像梅塞爾家那樣把金錢看得太重的人的眼中，自然是打着一無形的卑下的印記。這使得他們凡下批評，下建議幾乎是像下令，當歐尼買到一套新服裝而不歡喜牠的式樣時，他就把這服裝給魯弟；而魯弟若一定說他也不喜歡那式樣時，就得被看作極大的侮辱。魯弟要被帶着去旅行，因為他是這家庭的一員；但他參加以後，却只有等待着差遣，聽候着指教。他也要被請去參加舞會，也為了家族的團結，但其報價是被指派着和別人都嫌太肥太笨的女子同舞。

有很多的姓梅塞爾的叔父，姑母和堂兄弟，堂姊妹，在魯弟行來都是一樣的。他們都是實心通鈍的人物，一律是生活在物質生活裏，他們所當心和談論的是，好飲與好食，好家與好的銀行存款。若是你有這許多東西，你是個一重要的人，若是你沒有這許多東西，你就是一個憐憫的對象。他們對魯弟都和氣，但這「爲他正年」內希望他能衝出來，並能多快就多快地「弄得法。」

梅塞爾父子公司就是這種物質主義的堅硬一件好事業，全族的人都同意，因而其主人也就被用一種尊敬而嫉妬的眼光看待。艱難的時代會使牠動搖，但沒有把牠帶倒；人類都是要吃東西的，而住在約克尾爾，折西城，賀卜坑，徽豪坑的德國人要吃梅塞爾父子公司會做的那些東西。

他們有一個圓熟的銷貨，收帳的制度，用緊切的注意照應着。他們對一切的東西都愛護，對於愛護盡了力量的任何人，也能得到適當的應得的報酬。管理部的人員每年被請赴宴會一次，不管他的太太多笨，以及宴會後怎樣殘忍地笑她，大的主顧被奉承，恭維着，雇員每年聖誕節分一次紅利，七月四日被邀赴一次野餐，業務中的每一件小東西，都是視看重的，混合碎片豬爪，醃酸菜，鯷魚，番薯沙拉，青魚和兩面黃麵包，都不僅是吃的東西，而是被鄭重討論的事項。

四

安娜·梅塞爾是二十一歲，漂亮而正姣豔，是德人僑民地的追逐物之一。她裝出公主的樣子，但她真不是她的固執而強頑的父親那樣程度的一個物質主義者嗎？魯弟看見過她的初次的社交宴，和其精美的設備；精緻的電影式的服裝布得滿床，溫室養出花的集成大堆，成噸的食物，鈴聲成天地響着，僕人們東西奔走。安娜會不會想到完全是因為梅塞爾公司的出品的關係，才能有這樣的場面呢？她自然沒有；當她對她的可憐的堂兄下忠告時，她是希望他憑他的漂亮面孔，掙一個好妻子，她也許可以有一天造成這樣一個家庭堅壘，而能給他的女兒擺這樣一個社交初宴。安娜對他表示起好心來，就要介紹給他一個這樣的女子，把他放在光明裏，使他的孤兒的地位不致太引傷感。

魯弟從來不會把這類思想整理出來；他們深深地隱在他的心中，所以只有感到而沒有想到。這感情久已使他不再向堂兄弟們要求恩惠，但從不能使他們知道他的感情已受傷害。他知道這一個家庭永不會改變，他們是一團防守這堡壘而抵抗外來人的軍隊。他懂得禮貌與友誼，就把愛

煩留給自己。

他進了大學，在那裏學得了食品與市場以外的一些事情。古達赫爾曼叔父的市場講，他早要老實地告訴他到哥倫比亞去混上四年，毫無用處；但魯弟堅決地請求，就被允許了，其結果是他半不自覺地失去和這事業合一的感覺。他已經覺得對於顧客們的談話，無論是致謝或抱怨，都很難發生興趣；他內心正在辯論，將是做一個律師，一個記者，甚至也許一個探險家——任何一種他從書上讀到的有趣的事。也許他所要找到的女子，並不要該有一座食品廠，也無須該讓酒廠或百貨商店，但總應不是一個狐精。

五

這人庭全在下，安全地在堡壘內，弛懈而隨便着；吃得很稱心，同時也就表示滿足，除了表示滿意以外就沒有話說。但是只要有什麼會擾亂他的財產方面的事，馬上聲調和脾氣就都要變了。弗烈次會和一個監工談了一次話，談起工人們的心境。總統的選舉正在進行着，在八月底就差不多就早期成熟了。每個人都不談他們自己的合法的事業而談着政治叫做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那

個和平擾亂者，已經在國內激起了羣衆對於有資產者的威脅，監工報告道，有百分之七十五的男工甚至女工，贊成這危險的總統——雖然無疑地其中多數都是德國好老，且自然都是共和黨員。

「現在美國已經沒有德國好老了。」老赫爾曼悲哀地說。

「對於一個赤化的總統你還希望什麼？」安娜問。

「這是毫無疑問的。」歐尼說，「他是猶太豬羶的工具。」

雖然事實上忿怒在血管中注下過量的刺激劑，把食欲大大地減退，他們還是繼續討論他們所儒寄之國的煽動性的元首。他們恨他，他們把他們的憎恨表視於潑辣的語言。罵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一個多數派，一個安那其主義着的連體，他是一個無神論者，一個猶太，一個黑人的愛者，一個吻猶太人者；他們罵他荒淫，別人更暗示還有再壞的方面，那些簡直不能任女人面前說出來。對這一切，梅塞爾家也並沒有一致的意見，他們僅僅是美國的富人，其談話也和一九三六年的任何美國富人一樣。

他們的監工已把這局面告訴了他們，他們如何去控制雇員們的政治意見呢？這問題在梅塞爾父子的思想中佔據了好幾星期。顯然地，他們不能讓羅斯福再度當選，他們必須使工人們知道，

若是他再當選了，則任何人在美國將都無工可做。「但是，我們還得當心，」聰明的老赫爾曼說，「他們正威脅地說要控告警告投票人的雇主呢。」

魯弟對政治不大懂多少；他以為這是最惹的厭科目，老年的人願意去負擔，而青年則願意放棄，但是人身上既被運動之沫所浸，他也就不能免去那種氣味。魯弟得到過「F D R」（羅斯福）是在象養失業工人的印象過——而有錢的人所希望的呢，是讓可憐的小鬼們餓死吧？羅斯福顯然有一種悅人的微笑，而從無線電收音機中聽起來，也有比他的政敵都強的口才。但魯弟知道在他家庭的餐台上，這種叛逆的思想，還是說給自己聽好。

第四章（集會）

一

魯弟規矩地過了兩天，他的良心和他的皮夾都逼住他。他整天地駛車向這一村鎮那一村鎮，歌頌梅塞爾家的出品；到晚上回了家，就讀那從三分錢一天的出租圖書館借來的神秘小說。文學是一種最廉價的娛樂，天保佑懂得享受這個的人。

但是夏天的星期日在青年是很難消磨的，因為朋友們都到鄉村去了。魯弟的同居者，常說回來，但到時却沒有到，神秘小說的神秘已經解決而出租圖書館又休息。到晚上魯弟發覺他是在思索他所認識的一切女子。一個是太多話了，一個却太靜；一個太隨便了，另一個却太難弄。事實是雖然他是恨着瑪麗，他却愛着記憶中的她，因而他的驕傲的傷創不能好。

電話響了，一個帶着外國重音的遲疑的聲音在講「晚安，梅塞爾先生。」

「晚安你是誰？」

「我是——以色列洛赫。」

「哦，以色列，你情形怎樣？」

「我的頭好了，梅塞爾先生。」

「你不用叫我先生，以色列。我的名字是魯弟。」

「謝謝你，魯弟同志，我打電話是要告訴你我們今晚有一場集會。」

「誰召開的？」

「黨，魯弟同志。有人演講西班牙的現狀，我想起你也許願意來。」

假定以色列的電話遲來五分鐘，魯弟的思想也許集中到許多女子中的一個，某一村鎮中的一個。現既這樣，他却覺得要聽聽西班牙如何，和偶然看一看社會主義的集會如何，也不是什麼惹人厭的事，因而就說：「好，我就早一點來看你。我們一同去吃點東西。」

「我不願這些辦，魯弟同志你爲給我們一家東西吃已化了太多的錢了。」

「沒存關係，以色列；若你不打電話，也許我要爲別人化更多的錢，而且化得更不值得。」

「也好，只要不是在太化錢的地方——」

「不會是金彈夜總會的話，若是不願意的話，也可以不必帶白領結。」
「我就從來沒有什麼領結，魯弟同志。」

二

集會是在友寧廣場附近的一座小會堂裏。參加的人有二三百，多數的是工人，就穿着做工時所穿的衣服。他們早些相貌十分普通的人，但魯弟的猜疑的眼光却檢出了幾個被星期六晚郵週報的漫畫使人熟悉的典型；帶着角式眼鏡，面色熱烈，留着長髮的青年男子，伴着也帶眼鏡，剃着短髮的女子；一兩個老年人面上生了毛，嚴肅的老太婆穿着方頭皮鞋。這些變成他所見的全部聽衆，因此他決定這不是一些有趣的聽衆，是單調而沉悶的。

青年的主席是一個教員，熱然而儒雅，用着魯弟從來沒有聽到過的長的成語。但他介紹一個革命爆發時船在巴塞羅那的駕駛員，這人敘述一篇有趣的故事。他說，起事的人是一些陸軍軍官，他的軍隊的依從他們，則是因軍隊的訓練向來如此。一個信號，他們在西班牙全部起事了，奪獲了製造局，軍火廠，以及政府機關。

他們在巴塞羅那却沒有成功，這是一個實業城市，警號一發，工人們就從工廠中出來，在各街道築起障礙物。他們幾乎是全部沒有武裝，有幾支轉輪槍和短桿槍，其餘則是工人所有的工具——斧頭、鐵打、錘子、鋸刀、農用鏟、小刀、棍棒，以及鋪路石。就用這些的武器，他們抵抗機關槍——利害的是，他們竟奪到機關槍，掉轉來再打敵人。幾點鐘內，全城就入於工人組織之手，兵士被關到營房裏，許多軍官已被打死。

那裏曾經有虐殺的事，發言人承認；在內戰裏本來是常有的，尤其受了幾世幾紀的壓迫以後。當叛軍佔據了巴打若斯以後，他們將一千五百個工人和他們的領袖們關在一所鬥牛場，用機關槍把他們掃死。在巴塞羅那那些領導叛變的軍官，是被捉老鼠似地逐戶搜尋，在那裏找到就在那裏打死的。

然而工人的虐殺行為是被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的報紙過份渲染了；這也是人民在防衛他們自己時所常遇到的事情。至於說大規模地屠殺牧師和修女，則不是真的，發言人宣言道。教堂的被燒，是因爲那教堂已變成軍火廠，已被用作堡壘。美國所流行的修女被脫裸在巴塞羅那街上游行的傳說，其實只是正在搜查修女的消息的譯誤罷了。搜查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因爲很多牧師和修

女，實際是有足金庫，在長袍下藏有鈔票和珍飾。耶思的主教，曾經在出國的路上被截回，截到值幾百萬西幣的政府公債；自然這些公債是預到巴黎去銷售，而把賣得的錢給法西斯蒂買軍火的。

三

這演講者不單看見了叛軍變的爆發，而且研究了牠的來源，認將他辭釋。要明瞭這一場爭鬥，你們就得知，道潛在其內的經濟力量。幾乎達半數的西班牙土地，全操在天主教會手內，而從這上面所得的收入，則養活着一批寄生蟲；他們教婦人女子們迷信，把西班牙陷在永遠像宗長審訊時代樣的退化地位。其餘的土地，則多數屬於地主，他們多數都住在外國，靠農人的血汗過活，沒有土地的工人，只掙得到九分錢一天；城市的工人，也不見得較好——這發言人，就看見過三對已婚夫婦，共居在一間不到十尺見方的房間裏。

爲了反對這狀況，人民已經爭鬥了好幾世紀。近年來，他們接受了美國保守派所一起勸告的話；他們曾經信託了進化，而沒有信託革命，信託了選舉，而沒有信託子彈；他們的政黨會結合起來，而競選得到議院的大多數，多數報紙上的記載所說的，西班牙政府是一個紅色政府的話的假

的；那政府裏簡直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這是一個和美國的新分配政府差不多的政府，而想進行的事情也程度差不多。

但是西班牙的地主和貴族，以及教會的高級人員，忍不住看見他們的權力從手中落下；他們的不願向合法行爲的特權馴服，也正如他們不願向物質力量馴服一樣。其結果是計劃了一場反革命，由西班牙的一切反動份子支持着，現在則被全世界的那些人支持着。西班牙的人民是站在政府一邊的，法西斯蒂的領袖比任何人還更清楚這點；這就是何以要用摩爾、雇傭兵的緣故。基督教的防護和保全，却依賴着回教徒們。

四

第二個演說人是衣裝職工聯合會的女職員。主席所派給她的責務，是解釋這戰爭的世界意義——對於這小婦人，這可真是一件不小的責務。她身蒼白而容貌嚴肅的，帶着眼鏡，照魯弟的評判，是完全缺乏性感的。她用實事求是的態度說話，沒有一點演說上的飛揚；但不久就使他人知道她是勝任她的工作的。

競爭的過程正如大蟲吃小蟲的情形一樣；這是很顯然的，那女人說，在最後的一個小蟲被吃掉以前，這種過程一定要被切斷。現在富人得到的太多，窮人得到的太少了，窮人已經不能再購買實業的產品，這樣就來了經濟衰落。大企業被逼向國外尋找市場，也就使世界上起了戰爭。

這也造出了法西主義，演說人斷言道，這是資本主義還沒有因內在矛盾崩潰以前的最後一段。當資本家看見已再不能對工人供給職業，又看見他們是達到革命和佔有產業的關鍵上，他們就取銷了民主主義，而建立起了獨裁，壓迫國內的工人而抓取殖民地 and 國外的貿易利益。法西主義的定義是「資本主義加謀害。」

法西主義已發展出一種技術，現在顯然已在行動了。他們開始向國外宣傳，對法西團體供給金錢和意見；一個革命正要開始，軍火和志願軍正送出去製造另外一個法西主義國家。這就是西班牙事件的意義，當這一件事情做完後，這技術就要到捷克去用。其次將再輪到比利時，法蘭西，荷蘭瑞士，民主國就將一個個都被消滅。

演說者并力說法西主義一定要成爲掠奪者，其性質本來就是如此，正同孟加刺的猛虎一樣，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法子生存。在德國，意大利，日本，全部的盈餘，都用了去做戰爭的準備，他們就用

這樣的方法解決失業問題，若是他們一停止武裝，就將發生飢餓和混亂，而武裝的進行，則使戰爭成爲不可避免，他們達到你既經備準了，你就可戰不可的地位，若是不則你就要趨向卜落——因爲再沒其他東西，比飛機和坦克車更容易過時了。若是作戰太遲，就是讓自己的計劃失敗。

五

熱心的小宣傳家，以色列·勃洛赫，帶他的朋友到此地是想改變他的；魯弟知道這點，所以覺得有趣在全部演說期中，這小猶太人都熱心地坐在座位的邊緣，凡應拍掌時都拍掌並且時時推碰魯弟的手臂低說，你懂了吧！』或『這是真的！』有時的確是真的，但魯弟却希望以色列讓他自己來發現。

主席宣佈演說人願意回答問題，這對於魯弟是一個新觀念，有力最使他再鼓舞起來，剛好在他正被許多新的麻煩的觀念所困擾的時候。演說人一定很明白他們在被任何人發任何問題的時候所處的地位。他看好了這場冒險的結果將如何。

許多問題提出了，並且充分地答覆了有趣的辨論起始了；顯然聽衆中的意見有很多種的不

同。其中顯出對蘇俄是一個爭執很熱烈的題目，一個人希望知道蘇俄對於西班牙戰爭的態度；另一個則問蘇俄是不也是獨裁，而這如何又比德意好些？這裏有歡笑和鼓掌，並有對一些不普通的問題的斥責。

這個繼續了約一小時，魯弟發現這不是一些昏沉而沒趣的聽衆了。他要回過頭去看一看每一個立起講話的男人或女人；他看到許多窮苦，地位普通的人，顯示出他們對於那些在他看來只有大學教授才會知道的世界時勢的複雜問題，殊為熟悉，他吃驚了。他能了解那兩個心力優秀的工人，也許用心學習以後，是能夠演說一篇演詞；但是竟全部聽衆都能參加這種事件的討論——這一發現，就在正讀着哥倫比亞的紳士青年心上起了一種革命。

很慚愧地去發現他們竟比他知道的更多多少少！以地理為例，魯弟對這科目，自小就一個落第生，以後也從來不曾補足過。在歷史，文學班上，他聽到成百的地名——河流，城市，山嶺，戰場，和會地等等；但他從來沒有到地圖上去查一查過。他知道西班牙像一個大瘤樣地在歐洲的一端伸出；但如巴塞羅那，就不知道是在地中海或在北海。摩洛哥呢？他有一個浮泛的觀念，覺得近蘇伊士運河的一個什麼地方。甚至他覺得想在這裏說，他還有點不敢！

六

和魯弟隔一個迴廊的地方，坐着一個黧黑髮；紅唇紅頰，溫和有表情的臉色的美貌青年，當時他提出了關於在巴塞羅那事變中各政黨及其地位的問題。駕駛員承認他不知道，於是發問人供給了一點情報。「這是猶塞佩·旦尼爾，」以色列聲說，覺到他的朋友不了解，於是加一句道：「他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

魯弟的興趣被激起了。他曾被告訴說每個安那其主義都是投炸彈者，雖他已超過能信這說法的程度，但他還以為他們都是臉上長着毛的兇猛而危險的人物。這一個青年意大利人的臉却是光滑的，並有一種熱烈的神氣，好似是一個詩人或畫家。他帶着一個甜美溫柔的女人，這人他曾在她坐到位上去的時候注意過，他驚奇她不是也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

他一個一個地，對於這些人中的許多個都驚奇了；他們在過着一種什麼生活，他們怎麼能知道這樣多的？他們多數都是社會主義者，而他對他們知道得很少。他已忘記在舊觀念中，社會主義者是相信均分所有，而不願意由一個政府主有一切，經營一切的；而這將完成多好的事！

有一件事已固定在他的腦子裏，就是社會主義者是空想而不適生存的人。他們在生存競爭中失敗了，於是想把這場局推翻重行來過，把規則改得對他們有利。自然他們不能成功，因而鼓勵他們或為他們浪費時間都是愚蠢的；他們都是生不如死而自然要淘汰他們，也是愈快愈好。

魯弟在大學裏就是這樣被教導的；不單用這樣直率的句語，而是用申引的；這說法在各種課程中都通用，不單是在政治和經濟課上，而是在歷史文學、倫理學及全部生活上都有。世上有一種優秀階級，而由於你能進大學這一點，天生就屬於這一階級。你須得仁慈，也許有憐惜，但你必得明白，自然的法則是不能改變的，而人性的法則也不能。適者生存，理應生存，且一定生存；商業是由供求定律控制着，而政治和歷史則由人性動物的普遍自私控制着——狗吃狗，而魔鬼吃最落後的人，這不僅是在交易所裏，而且也在全國會議的政治廳上，在作糾紛的最後解決的戰場上。

這就魯弟所受的訓練，這就是魯弟的心因此現在他認識他讓自己對社會主義者發生興趣是做了一件鹵莽的行爲了。不僅是因為對他自己沒有什麼好處，而且恐怕在他身上惹着些寄生蟲。這似是他正在鼓勵虛幻的希望；他引得那些可憐的魔鬼相信他們的瘋狂的努力，可以改變宇宙的本性。在好多方面，這世界原是不很可以滿意的，自然也很引起理想家和夢想者建議改進；但

既然你不能使他們起作用，又何必廢力去試驗呢？若是一些人是不適生存的，和失敗者爲什麼不讓他們安安靜靜打生命的場面上離開，而要用同情和聯絡友誼把他繫在你身上？

這是具着參加哥倫比亞大學的兄弟會的精神的魯弟——同時他却不由要稱贊兩個演說者的滂激的心，以及所說的引動感情的事情。

七

集會完了，爽直的熱心家以色，就想知道他曾使他的引進者有了何種進步。他們還沒有離開座位時他就問：「唉，你覺得怎麼樣？」魯弟却藏起了知錯的理知微笑地回答道：「我們還有許多可以辯論的地方。」於是立起身離開。

就這時候，那青年安那其主義者，也走進了迴廊，這就使他面面相對，那意大利人愉快地微笑着，好似他曾經察看過魯弟，知道魯弟曾經察看過他，魯弟身後來了多言的以色，就說：「好嘞，猶塞佩同志。」接着還沒有斷定他那漂亮朋友是否願意添多熟人，就說：「猶塞佩同志，這是我的朋友，梅塞爾先生。」

「幸會，梅塞爾先生，」那一個說他伸出了手，和魯弟緊緊一握，好似說道：「歡迎你加入激變運動！」

魯弟的祖先是從歐洲北方來的，那裏有密的森林，濃重的霧，陽光很少，所以他的皮膚是白色，眼睛是灰色，而髮是金黃色。猶塞佩的祖先則來自阿爾卑斯的另一邊，那裏的陽光很猛烈，因而他的眼和髮都是黑色，而他的皮膚是棕欖色。這兩民族間曾經有過戰爭，不過他們現在是在中立的國土相會，兩下都纏着過一遍，互看出健康，坦白，聰明的模樣就互相歡喜了。

「見見我的妻子，台利沙，」猶塞佩道。

「安那其主義者也結婚！」這是魯弟一瞬間的思想。於是推測安那其主義者的妻子在經介紹後是不是握手。「你好，梅塞爾先生，」那女子怯怯地說。於是魯弟發覺意大利的安那其主義者的妻子也像別個意大利人的妻子一樣，並不多說話，只讓她的偉大而漂亮的丈夫出面。

「一場很有趣的集會吧，你說是嗎？」猶塞佩且尼爾說。

「我發現是的，」魯弟承認道。

「我帶他來是希望把他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以色列道。

「你成功沒有？」

「我還沒有知道。他將告訴我。」

「好既然你有了這一好機會，讓我也有一點吧，看看我能不能把他變成一個安那其主義者。」魯弟吃驚地暗想：「他們竟自稱安那其主義者！」在他看來，這名詞是一個譴責，所以很難想像到有人說起：「我是安那其主義者」來，就同魯弟說「我是哥比倫亞三年級生」一樣。

他們隨聽衆沿迴廊走下去，「明天會，猶塞佩，」以色列說：接着向魯弟說明道，「我們都是工人反法西委員會的代表。」

「我想安那其主義和社會主義者意見很不同，」魯弟冒險地問，因為已超出他的常識了。

「我們爭論的地方很多，」小猶太人說，「但是對法西主義，對西班牙則沒有不同我們現在有了聯合陣線。」

「帶梅塞爾先生到會上來，」那意大利人說，「讓他知道我們工人知道合作。你願意來嗎，梅塞爾同志？」

「大概願意，」魯弟說——不大能決定他是否該稱一句「猶塞佩同志，」自然他們都是些

無價值的東西！安那其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一樣的壞，他們完全覺得自己有真的福音。

魯弟由其所受的哥倫比亞的教育，相信他們都是幻覺的犧牲者，也相信他們是失敗者，空想者不說者，依靠救濟生活的以色列，是很可放在這一個範疇裏的；但對於猶塞佩和他美麗的妻子，似乎總應用不上。這青年穿着一件灰色襯衫，敞領，不用領結，但這使魯弟覺得似是爲了隨便，爲了衛生，而不因爲貧窮。據以色列說，猶塞佩是一個協會印工；這樣他自然會覺得他知道除生活以外，還有所須，因而他也就會學得一點。

他們已走到大廳門口，在那裏他們分手了。「希望你和你再見，梅塞爾先生，」猶塞佩說，於是和以色列握手，——一個熱烈的握手，好似和解多年的爭辯。也許他們是結成聯合陣線來對付新發現的犧牲品！

美國的有閒階級，青年而玩世的魯弟，是常常有談諧跳入他的腦子的。現在就來了一個「猶塞佩和猶（太人）以色列」，他想，這使他大爲開心，但他沒有說出，因爲他不知道聽到的人會怎樣。他得更多地知道猶太人一點，才懂得他們在自己人中間所開的玩笑，比全世界的人聯合起來所開的還多。

第五章 (偵探工作)

第二天的傍晚，魯弟到梅塞爾父子公司的辦公處去報告，發現了歐尼的一封信說：有點要事，能不能到體育總會一來？就有他向他的堂兄招呼的時候，却很吃驚地被帶到一間私室，歐尼一直到人走完時才講話，門關了起來，窗也關起來，因為那是通到一個弄堂的。

「你看，魯弟，」那堂兄先講，這也許都是愚蠢而不必要的——也許只是認錯了人，要是那樣，那末你一句話事情就完結了。

「什麼事呢，歐尼？」

「昨天晚上你是在一個社會主義的集會上嗎？」

魯弟凝視了一會，於是大聲笑道：「是的，我該打！」

「我已經說了，若是這是一個錯誤——」

「你得到偵探的報告嗎，歐尼？」

「天曉得，不要東纏西纏告訴我，你會不會？」

「若是我會呢，歐尼？」

歐納斯脫·梅塞爾比他的堂弟高兩寸，稍瘦一點；有一付長面孔，算得高的鼻子，和異常明朗的藍眼。他的髮色的頭髮像普魯士軍官樣地剪得很短，他要裝成是那樣子，就using着這樣子注視着他的堂弟，「我請你，給我一個直接的答覆。」

「好。我是在一社會主義的集會的場上，你是派偵探跟着我的嗎？」

「我永遠沒有想到這樣的事。不過我們却是窺伺着那些老鼠的——自然你知道我們決不能讓他們不戰就摧毀了我們，當我們的家庭的一員竟出現在那裏時，這消息當然會報告我知道。」

魯弟想說：「你想監視我向那裏去，和會什麼人嗎？」但他已養成一種避免爭論只低下頭讓着風吹過的習慣，他微笑地說道：「不要發急，歐尼；這實在沒有什麼事，我把故事告訴你。坐下。」

歐尼把椅子拖攏向門看一看，要探實那裏並沒有人窺伺他，魯弟燃起了一支烟，幫助着鎮

靜自己於是說：

「你還記得那一個女子嗎，瑪麗，勃林斯，曾在家裏過的？我帶他去跳舞，她給了我。我看來是污穢的行爲。我受刺痛了，於是我散了多少步去遺忘牠。我走到一座碼頭邊，那裏有一隻船在上貨，有一羣衆和警察爭執，我看見一個小猶太人頭被打傷了。他才不過十八歲——我很可憐他。我帶他到一個醫生處去了去，叫了一部車子送他回去。他是靠救濟生活的。」

「他的名字是以悉多爾·勃洛赫，並且他是一個危險的煽動家。」歐尼插入說。

「我想他是一個煽動家嗎？就是了；至於如何危險則是憑各人看的。」

「你覺得你必須和他一道去參加公共集會嗎？」

「我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我一點意見也沒有。他告訴我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們是正在企圖阻止一隻裝軍火給西班牙叛軍的船上貨。」

「國民軍，魯弟。」

「隨便你歡喜什麼名字。我告訴以色列我不懂這件事；昨天他就來了電話，說有一場集會要討論這場戰爭，問我去不去，我有興趣要知道他們說些什麼，於是我答應了。」

「並且你和一個叫日尼爾的安那其主義者公開地握手。」

「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安那其主義者過，因此我覺得有趣，他也危險嗎，歐尼？你明白了嗎，我沒有什麼值得偵探注意的地方。」

二

依卡爾·馬克思的福音書說，全世界將有一階級鬥爭而這鬥爭是日益加緊，直達到一種危機，於是人民得參加一邊，沒有一個人是可以兩邊都站着的現在這漸見得馬氏是一個真的先知。這裏在魯弟梅塞爾看來，他以為他可以一方面是都市青年，兄弟會會員，有錢有勢的家族的一員，開時投身到一個社會主義者和安那其主義者的集會中去，但同時，他的堂兄，在反赤的團體中活躍，決定要他認清這種觀念是一種犯罪的瘋狂。

這兩個人是從小就在一道玩的，在他們心上，實在互相歡喜。魯弟有避免爭執的素養，而熱狂並獨斷的歐尼，實在也不願意爭執，因此他們做了一個長久而嚴重的討論，歐尼說，縱然一個人對於這些紅色壞蛋的所想所教應該有所知道，他很可以從書裏讀到，而無須到公共場所去，以致損

辱光榮的家族的令名，並把自己變成流言的話題。

「謝謝天，魯弟，醒起來吧！他要來道：『戰爭是在進行着，許多人正在拚性命地爲了保衛人道而對收師與修女的屠殺者對敵。』」

「我知道，歐尼；但是那國民軍，照你的稱呼說，也施行虐殺的；他們成幾千地殺他們的俘虜。」

「誰不要殺這些壞鬼呢？他們是陰溝中的蝸牛，魯弟——是污辱人這名稱的生物。」

「也許這是對的，歐尼——但是你怎麼能夠斷定呢？你曾經和他們中間的一個談過話嗎？」

「徒然浪費我的時間！我所知道的，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且看他在俄國所行的屠殺，以及現在那裏的混亂和毀損。」

「但是，歐尼，我聽說他們在那裏建設起了些東西！」

「不要讓他們把宣傳欺騙住！他們是在忙着在世界各國激起仇恨和叛逆！他們是花着大錢在說話。」

魯弟想說：「若是他們只有混亂和損毀，他們那裏來的大錢花呢？」但他知道這會被認爲觸犯的。

「試了解一下我，歐尼。」他要求道。「兩方面都有宣傳的，自然；他們要我們知道於他們有利的事。若是我有一個意見，我希望這是根據事實的。」

「是的，自然，魯弟。」這時有一息的停頓，於是那堂兄用欺詐的聲調問：「爲什麼你現在忽然弄起這題目來？我知道你是從來不關心政治問題的。」

「我只是偶然碰上，我聽到人們爭論，我不由地想知道真實是什麼，我覺得去聽聽社會主義者自己對自己講的話，並不是什麼罪過。你叫他們做老鼠，我却發覺我所遇到的那些人，是高尚的人。」

「你和一個小紅人去到那裏——一個會因在失業管理局因激起暴動而被逮捕過的傢伙。

「這並不使我吃驚，我想他們是想多得一點錢，我就不願意三塊多錢過一個星期，你也不會的。」

「我們的政府是在加我們重稅去養活這些爬行的害蟲，你簡直不懂得那些猶太陰謀家是正在做些什麼事嗎？你沒有聽說過輯安密約嗎？」

「這些事我一切都不知道，歐尼。我只知道我遇見的是一個人。以色列·勃洛赫是一個有趣的小理想家，夢想一個在那裏沒有殘酷和戰爭的世界。」

「對不起，」堂兄說，「可是你使我頭痛，你不知道狼被羊皮的故事嗎？他們裝成一條陣線和你講話，把你欺騙，然後在你背後笑你。他們將像水蛭一樣疔住你，吸你的血。他們已經拿了你的錢沒有？」

「只拿了一點食物，歐尼。」

「好，食物就是他們在社會上作戰的軍火。他們對於有錢的善感的人有特別手段；這是美國今日的最大的惡團體了。」

三

這一場談話的效果，是激起了魯弟的好奇心，以前覺得可厭煩的事件，現在都變得充滿了神祕。以前見得消沉灰暗的人物，現在變成鬧劇的，像是偵探故事中的人物一樣。他有被引進動物園的現象，水蛭，害虫，老鼠，以及蒙羊皮的狼。

「你於我最有益了，歐尼。」他說。「你知道這些重要的問題，我却不知道。」

「噢，這不是我的過錯，」他的堂兄說。「我已請求你加入褐色會請求了一年多，要你對於我們所做的起興趣。」

「我並不和你一樣地德國人得十足，歐尼。」

「德國人，天曉得。這並不是德國人的戰爭，這是為文化而戰爭。一羣退化的東西要從陰溝中爬出，抓住一個國家，而且要計劃抓住全世界，每有一個點財產的人都得盡點力來撲滅他們。」

魯弟有一個衝動想說：「我可並沒有夠多的財產要擔心，歐尼。」可是終于又制止自己。這對於他的堂兄將是一嚴重的意外。

歐尼說：「碰巧，德國就在俄國的近邊，這是他們所要把持的最近的國家。德國是居在這亞洲的威脅的暗影下。你不知道共黨已在那裏變得多麼強吧，你不知道德國的負擔多麼重吧，他們是殺人狂者，除了德國的教訓和精神，沒有足以把他們從歐洲打退的。一個有德國人的血在內的人，怎麼能對於這一場戰爭不關心？」

魯弟沒有企圖討論這問題。他是由母親帶大的，她是一個美國人，只在蜜月旅行中曾見過德

國。在世界大戰時，他還是個小孩，什麼也記不得了。他知道德國很被虧待了，因為他的朋友都這樣說。德國被仇敵所圍困，被詐詭的英國所打敗；德國被欺騙的和平條約所壓迫；德國特別從列強之中被剝除了殖民地，被否認其有擴張的權利。魯弟自童年所後就生長於和這種憂鬱和抗議的情緒的接觸中。

於是他講話了，和氣地：「你不用替我擔心，歐尼，我不會不研究就接受一種意見的，我不會讓任何人把我當作一個雜兒。」

「你必需做的事，」歐尼堅持地說，「是參加我們的會議，讀我們的出版物，和學習真理。」

「好，我們就這樣講定，你們再開會議的時候，可讓我知道。」

四

於是他們重行成了堂兄弟，精神上的兄弟。歐尼詳細地告訴他關於紅黨的事，以及他們在做些什麼——從最有效的情報機關得到的消息，他帶出紐約的多數派和猶太人的陰謀集團的領袖的名字，告訴他他們的錢的來源如何，告訴他們的掩護機關的分佈網，他們的報紙，他們在工廠

內的細胞，他們在大學中的活動員——一個遍及這大都會各種團體的可驚的分佈網。紅黨雖有很多的派別，但實際則完全一樣。而在迫急的時就呈現出來；造成他們的所謂陣合陣線。『也許你聽到他們講起過這個吧』歐尼說；魯弟承認聽到過。

『他們全有一個目的。』別一個說；『抓取產業和財富，——不是把他們均分，不過是分配這個的運用；他們希望工人經營產業。試想像若是我們的工人拿去了我們的產業。決定出些什麼餅片吧！』

魯弟微笑着。牠曾經參加過那決定餅片的命運的會議，並且曾不止一次發現過可以微笑的事情。『那末你預備怎樣阻止他們。』他問。

『我們進行戰爭。人民是在睡夢中，不知道保護他們自己，而這管理權是出賣給紅黨了，你知道的。但『首領』已經指出了出路，我們得把這個向美國人說明；我們得維護德國的理想而抵抗紅黨的匪妄。』

『你在組織武力團體嗎？』

『在我們的司令部下，我們有二萬人，其中很多是有軍事經驗的。』

「這是爲幫助德國，還是爲在德國內行動呢？」

「看情形的需要而定。我知道這好像是——一個無希望的建議，既然人民是這樣地不明白，而對於我們又多有偏見。但是紅黨正爲我們開路，——他們要逼出這戰爭，也打開了衆人的眼。他們在西班牙已經做了，他們在法蘭西的發動也不會久。看他們佔據了工廠，甚至譏諷他們自己的社會主義的政府！有什麼人會希望這樣的瘋狂可以繼續，這在意大利被推到了，然後是在德國——並且相信我，我們的羣衆，知道怎樣把他推倒，時機一來，我們就要把組織和程序全弄到手。」

歐尼的緊張的眼光滿帶希望地看定了他的表弟，他自信是這樣真誠說勸了。「你看，魯弟，」他說，「這裏有一種意見！你和那些老鼠接觸，也許是一種好事。你繼續地去參加他們的集會，回來向我報告怎樣？」

「你是說去偵探他們嗎？歐尼？」

「不必用這樣一個不愉快的名稱。我們叫這個做情報工作。這在戰爭中是很重要的。——而這是場戰爭，就現在還沒有宣戰時也是。」

「我不覺我適宜於做這一類工作，歐尼？我是不善於掩藏感情的。若是我開始不歡喜那些像

伙，他們馬上就會發覺。」另一方面，他們若似乎對我真誠，我就不願出賣他們。」

「我承認他們中間或許有些是忠厚的幻想者，」那一個說，隱住了他的不耐煩。「但這決不能應用到領袖們身上——一些自以為是的流氓，他們想做世界的主人。」

「不管他們是什麼，」魯弟宣言道，「若是我要和他們接什麼戰，我要公開和他們打。我恰巧不懂怎樣藏住事情。」

「對，我想是不能，」堂兄不大願意地承認。「這就是情報工作的困難點，那些能夠愚弄敵人的，就很可能弄同樣的手法對付自己的黨。你不能確定一個偵探究竟是為那一方工作。我們在自己組織裏的捉到兩個紅黨。」

「你們怎樣對付他們的？」

歐尼微笑道：「我相信他們不會再回來了。」接着停了一息，又說：「告訴你，你答應我一件事——你不要再和那些老鼠發生什麼關係。」

魯弟想了一想，才說：「我不願意作這樣的允諾。我覺得這樣要求我是不公平的。」

「爲什麼呢？」

「我已說過了，因為我想聽兩面的說法。」

「可卑，魯弟，這是一個最糟的意見！當我的朋友問起我，是否我的堂弟和紅黨有關係來，我怎樣說法？」

「告訴他們實在的情形，就像我剛才告訴你的那樣——我是一個學生，我正在試去了解什麼是在進行着，告訴他們我的一個教授教我去研究社會實在是什麼，麼這湊巧也是件事實。」

「哦！」歐尼嘆道，「原來你有這麼一個粉紅色的教授！你已把你的腳陷在一張蜘蛛網上了。」

第六章 納粹的美國

一

魯弟梅塞爾的靈魂中起了一種戰爭；天堂的力與地獄的力爭鬥——這和人事上時時發生的事體一樣，爭鬥的對象也不能決定他的心，誰的力量是誰的。

就這天晚上，以色列洛赫赫來了電話，「魯弟同志，我們分部裏明天晚上有場會議。」

「不，」魯弟趕忙回答，「我不覺得我是來參加的好，以色列。」

「你已經不再發生興趣了嗎，魯弟同志？」——這是用悲傷的聲調說的。

「我還有興趣，但是另外有理由。我不到公共集會的地方去要好些。」

「我可以猜得出，魯弟同志，納粹發覺了這事，是嗎？他們也許排抵這家庭工業的不是？」

「這狡猾的小鬼！」魯弟想，又高聲說：「我不願意在電話中談這件事。我不久來看你。」

「哦，請來，請來魯弟同志！」這小魔鬼要求着。「我們喜歡你爸爸和我兩個，我們希望你也能參」

加運動。」（「他們將要水蛭樣地疔住你。」歐尼會說。）「不要忘記，魯弟同志，我們一律都得做犧牲。這是值得工人犧牲掉一點什麼去做一個叛徒的。」

「我要來看你的，以色列；老實我要來的。我還在讀你給我的那本小冊子呢。」

第二天早上，魯弟還沒有出發工作之前，歐尼又來接洽了。「我是記着你的話的，孩子。」——他比他的堂弟大着三歲。「星期日，新德國之友要舉行一野餐會。我要來帶你一起去，而且我請兩個我們的軍官一同走，借此你可以有機會和他們認識。這樣好嗎？」

「就是這日子吧，」魯弟說，又加道，「你也許高興聽說，我剛回絕了另一次社會主義的集會的邀請。」

「你好了！」堂兄嘆道。「我想你是回復你的神智了。」

一一

是的，這是好的；但是到晚上，魯弟回到家中，就實踐他對以色列所許下的諾言，去讀那小猶太人化了十分錢買給他的小冊魯弟一徑把他攔着好幾夜，因為他的對小冊的普通偏見。若是一個作

家，有什麼重要的話要說，他應該寫成一本書，然後交到著名印書館出版，接著就變成經濟學十七號學程的必要讀物。而小冊子呢，寫作者是不知什麼人，流通者則是些可愛的夢想家——或者他們是蒙羊皮的狼吧，無論想那一情形，都是可厭的。

魯弟有很好的智力，但很少用他，除了在趕大考的時候，而那也只使他得一個「人流的C」。現在他勉力來讀這小冊子，却發現牠對於經濟衰落的現象與其原因的說明的清楚而吃驚了。這似乎簡直好得非是真理不可——全世界的廣泛而普遍的憂煩，竟可以分析得這樣簡單，講得這樣明瞭，甚至對於他這樣頑鈍的人。最大的政治家和編輯人都為所困難的問題，却由一個不知名的社會主義者——他相信是一個工人，如他曾聽過其演講的那駕駛員或那女工人領袖等——供獻了一個解決法。似乎他們絕對沒有希望會對，因而他很希望他的經濟學教授是在鎮上，他可以向他去討教。單就他自己講，却是有些東西使他震懾了。

可是這天晚上他總是沒有什麼事好做，因此魯弟重回到書上，再看此其他討論的，確是真的，機械把人的製造用品的力量很高地擴大了。但這也是真的，在機器時代以前，工人也能設法維持他們的生活，而現在，有了機器，他們並沒有向安全的路進行多遠。對於這點，小冊子引了政府的

統計來作證明。

又是的確的，富人們得到了很多的盈餘，這些盈餘又再投資了，於是更造新的機器，這小冊細陳這現象要繼續到一國家內將有太多的商品的出產，甚至全國人民的財力也購買不起。當這樣的時期來到，投資要停止了，利益要不見了，而工人也就要失業，這是盈利制度逐年逐年誤走入的陷阱；而在生產能力增大的時候，尤其變得更壞，資本主義懂得生產，但牠不能分配。

魯弟盡力去思索，却不得不被這些明澈的解釋，建議的救濟法所感動了。他盡力去記憶教授們所曾告訴他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虛妄的話。（像歐尼所說，他有什麼粉紅色的教授，顯然是不對的。）他希望他留心聽過講，那麼他現在可以不致如此地絕望。他已經被鼓動到這樣急，想立刻就去見以色列和他的父親，和他們去討論。但是不能還是這樣聰明些，先去聽歐尼和他的朋友所說，借以決定以色列和約瑟夫是理想家及聖者，抑或是水蛙，老鼠，害蟲，蒙羊皮的狼。

三

星期日的晏早晨，歐尼坐着他的每是最新式的漂亮新車來了。他自己是穿着棕櫚海岸服，因

爲這天一定是一個焦陽炙灼的日子，但和他同來的兩個朋友却結束着納粹軍隊隊的全付武裝，黑皮的騎靴繫皮帶，內黑褲帶卅字臂章的褐色衫，一切都炫眼誘心，——魯弟斷定這像一個愛美的劇員。

他們是兩個德國系的美國人，一個是傢俱商——或寧說他父親是一個傢俱商，而他在他的店中工作，另一個是小保險公司的主人。兩個都住在紐約的曾叫做約克尾爾村的那地方——在東八十街靠近第二街第三街及勒星頓道的地方。這地方一上來就是德人僑居地，以後就從沒有失這種特性商人，實在就是各種職業中人的多數，都在窗中掛着一塊牌子說明是新德國之友社，或另一組織美國國家勞工黨的會員。魯弟早就注意過這些事，無須待以色列說明，他已經清楚知道，要梅塞爾父子不和新德國運動友善是如何地不可能。

這兩個軍官的被帶來是要教魯弟學得德國社主義的理論，但顯然歐尼並沒有向他們說明這一點，因爲他們所談的只是店務運動中的事務事項以及各種活動的人物。從引進新人的觀點，這實是不幸；但是薛密德和魯倫塔菲爾兩同志一點也不覺得在梅塞爾家族的一員面前，須要降瞞什麼事情。

這透露了現有兩個競爭的團體，而歐尼和他的朋友都對另一羣人正非常不放心。他們正在用抵貨及暴行的威脅向商人們徵集捐款；他們是正在從德國弄錢來，用向無人知道的用途上去；總之，他們是在造一電燈，採用着美國流氓的辦法。

偶然，他們責難起歐尼的組織來，非議他們只顧自己。車子是繼續朝前開着，魯弟所得的印象是，他們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因為據薛密德和魯倫塔菲爾的意見，在他們的組織裏，有着不僅可疑的人物。他們曾經收集了很大的數目，那數目迄未繳進去而且他們有祖國來的匯信，却怎麼不做出一點事來似乎國內也頗有點混亂。綁票和嚇詐的方法，那裏似也並非沒有，有東西要藏的人，都運到美國來似乎本土是一個流氓地。

這一切都大增加了要引取美國人入納粹團的困難。一個謠言之後再加一個謠言，一羣的宣傳家召回後，來一批又召回。新德國之友的機關報醒觀報又被美國國民黨的機關報美國國民報公開地斥罵。對於前一報曾有過一件大控告，現在另一個又要起了。亨斯·魯倫塔菲爾顯然收集了許多洩氣的事，要想傾注給他看做作領袖的歐尼聽；但是歐尼使術地說：「讓我們到辦公處，再說這些吧！今天我們是去野餐！」

因此魯弟再聽不到七聲了！

四

新德國之友的訓練場，是在長島的約甫韓克，從前是美國的陸軍操場，現則採用阿利安英雄的名字命名為悉格弗雷特營。住在二十五街前的住戶，在每星期日，都可以看到大路上集滿了裝着穿制服的人的大車小車，以及帶着卍字小旗的托摩車小隊及遞信隊。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每個人都有權利說他自己所愛說的話，並可為任何目的，與人組織——甚至，包括以顛覆自由為目的的組織在內。

魯弟看見有一萬到一萬五千人在場，其中有些人是髮黃得像希特勒，瘦得像戈林，美貌得像郭貝爾。太陽猛照在場上，每個人都汗出得一場糊塗，呼吸着紛飛的灰塵；但他們是爲了祖國的光榮而來的，因而男人是嚴肅而神武，女人是驕傲而快活。在蔭處有一桶桶的慕尼黑酒成條擺着，並有大數量的統餅，時點，和瑞士乳，備作野餐。這自然是梅塞爾父子公司的代表人所很高興的事情。還有樂隊，一曲吹完又是一曲，羣衆高興地歌着德國的夢國歌：「萊茵河上的守兵。」「德國

高出一切，」以及新的納粹歌曲等，他們已經把霍斯德威塞爾之歌當作國歌；一首軍歌調子的歌，喚着軍人舉高了旗，排成了列，用堅定的步法前進，向紅色前線射擊，爲褐色營掃清了道路，預備希特勒的旗子在各處街道上飛揚，把奴隸制度終結。他們又唱着憎厭摩西，亞伯拉罕，大衛，耶穌，約翰，保羅的子孫的歌：

當猶太人的血，隨着刀子流出，

就一切都好了，就一切都好了。

魯弟看着有五六千個穿制服的衝鋒隊，操練了好幾點鐘，在場上排列各種複雜的陣式，他們都不措拭一下額上的汗，眼上的灰；在他們的臉上現着死寂的決心，在他們的靈魂上迷着「有一日」的「有自由有麵包的那一日」的夢境。他們收住口，凹住頰，膝不屈地伸出脚，重得發聲地踏在地上。口令用使軍人魂興奮的粗糙的嗓音喊着，用的是純正德國語的口令。

五

接着演說了，一座講臺搬進了場內，用擴音機幫助着，一個人用英語，又一個人用德語，告勸隊

員爲什麼要行進，又告訴旁觀人，在阿利安人所將遇到的危機前面，真正德國人負着什麼使命。這是兄弟所要來聽的一部份；他要聽事實，以及根據事實的論辯。

一切演說人的論點所根據的事實都是德國種族，又稱阿利安族，是一個偉大而高貴的民族，是一切文明和成就的來源。美國的能有現在的文明，也是由於牠的德系公民的努力。演說人說：「德國人的發明，德國人的勤勞，德國人的強韌，德國人的堅實，已經使這個民族偉大，德國人的熱忱，德國人的歌曲，德國人的音樂，德國人的競技，則在美國生活卜結有豐富的效果。無論在什麼地方，我們是文化的種植人，開路的先驅者。」

演說人用這種抒情詩的調子演說了好久；既然使聽衆深信他們是怎樣的人，他們每一人都**是德國文明與光榮的貯藏所**，都是裝滿未來時代的精神美酒的船隻——於是繼續向他們敘述**意想類這個船隻的詭謀**；要把現代的一切的善良的神聖的東西都毀滅的多數派惡魔，猶太豬猡的污濁陰謀。「防衛你們自己，德國人。」他大聲叫！大得使揚聲器幾乎要炸。「德國人，要做槌子，不要做砧子！不要讓你受搗弄而擠上去，要把握住自己！於是從人羣中起了一聲大叫，響到幾乎可以**使那在海外的首領**聽見。」

接着是個德語的演說人，他却更要情熱。魯弟在第一呼吸中聽得他說，德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和平的國家。在第二呼吸中就聽得他說，德國的生存依賴着牠的擴張。這一權利是被一種詭謀所否認了，多數派——猶太人的計劃，在牠的四圍環設下了仇敵；要擊碎這環，牠就得利用阿利安英雄悉格弗雷得的寶刀。演說人停頓着，某處一個號兵吹起瓦格桌的歌劇中的「寶刀主題歌」。於是這些德國好老一直震憾到心的深處。

誰是否認祖國有殖民地，有生存手段的仇敵呢？演說接着就陳述他們的名字，頭一個，是共產主義者；財產，人品，一切人類遺產的破壞者，無神論者，自由戀愛者，信用的出賣者，謀殺者，暗殺者，亞提拉和成吉斯汗的隊伍——演說把那些形成德國語彙的豐富的一切罵人的話，成串地傾吐出來。

「看他們在西班牙！」他叫道。「他們抓住了一個政府。他們想在地中海的門戶上建立一個堡壘。這並不是西班牙的人民選出他們的政府的，這是莫斯科選的。是莫斯科在把他們武裝起來——而將由希特勒來解除他們的武裝。這是新德國的定命，看好不讓多數派在西方世界上得到一立足點！」

此外則是撒但的子孫，腐朽的民族，梅毒與鼠疫的病者，行殺人祭者，謀殺耶穌者，猶太豬羶。」他們罵我們培養民族的仇恨。」演說人大叫道。「好，聽我說，德國好老：我們希望這種在基督教徒心中的對猶太人的偏見，不久就要達到最高點，不要讓這種卑劣民族中任何一個人留着生命。」

還有一個仇敵，並不是最不足道的，也不是可以放過的：這是那些德國生長而對祖國及其傳統背叛的叛徒或準叛徒；是躲避者，怯奴，不入盟者——總之，那些曾經新德國之友會的特派員要求而拒絕在窗裏放招牌的，拒絕繳捐款的，拒絕在黨報上登廣告的商人。

「抵制他們的貨，羞辱他們，責罰他們！」演說人叫道「把叛徒的名字開給我，我就知道怎樣責罰他們！我要使他們感到對民族抱怨，對高貴而驕傲的人的輕視與譴責的重量，使他的家室的安全陷入危機！我要把他們的名字送到德國去，看他德國有沒有親戚和朋友使他知道德國人須有怎樣的忠順和榮譽。首領的忿怒，是像霹靂一樣，能閃到世界的最遠的一處而把他們的頭打碎。」

六

下午是一個感情的下午；過後，羣衆都散了，歐尼對他的堂弟說：「喂，你覺得怎樣？」

「你要我怎樣說呢！」魯弟答道。「我沒有行到我所要來知道的。」

「你的話什麼意思？」

「我並沒有聽到什麼論點。我只聽到一片的定論，一片的名字的叫喊。」

「噓！」歐尼說，四面看看，焦急地，再沒有開口，一直到他們坐到車裏，開到路上。

那兩個在司令部中的軍官和他們的同伴去開執行會了，所以歐尼只有他的堂弟在身邊，竭力地將他勸說。魯弟堅持着他的意見，他沒有聽到一句可以使未經信服的人信服。若是你相信德國國家主義，是唯一的安定世界的力量；而這個的完成全賴於武裝和抓取別國的土地，那末自然這些德國人是在做着最值得做的事情了。但是我恰就不信這件事，而因我不信，就由一個演說人斷定我是一個赤黨一個猶太豬彘，一個祖國的叛徒，這也無濟於事！」

「我怕你真要變成那一切了！」歐尼憂鬱地說。

第七章 獸神

一

當天的星期晚上，魯弟回到他的住處時，他發現他的同居人從一場漫遊的掠取中回來了。他的全名是彭賽德·巴勃，簡稱作彭斯（Pence），這很適稱他的紅髮和朱顏。他是個擅體育的大個兒，對自己的身材頗自負，有人告訴他這是希臘的赫美斯神的身段。彭斯對赫美斯並所知不多，但聽起來也好聽，因此他在洗雨淋浴的時候，要覺得自己是那樣。

他很貪，這世界要跳到頂尖上去，他自己宣言道；他的目的是一在他在大學教育好自己以後，就出來任一個年俸五萬元的經理。他沒有叫作靈魂的那個東西，他對於一切的沒有金錢價值的東西都取笑。因為要取得錢，廿大學裏參加漂亮之羣，他就在暑假中去欺騙那些勞苦工作的農人的妻子，用他從心理學上學來的技巧，騙得他們簽定購買一部計共八卷的美國演說名著，價值是十一元九角五分，離最低的售價只有兩元了。

彭斯回來後都要帶來大堆的關於他的獵取物如何企圖逃出他的心理的樊籠的故事，而且推測將連累了多少妻子挨打。當魯弟罵他沒有良心時，他却又要鄭重地問他農夫的妻子有什麼東西買了會比買了這我國的論辯的奇珍更有用場？這些妻子中的任何一個，也許是一個天才者的母親，而讀了這些書也許造成一個未來的且厄爾韋伯斯透或德讓特奈斯。斯彭德的知道德讓特奈斯，是從他所從事的職業上的兜銷小冊傳來的。

這青年紳士是慣常戲弄他的同居的人的，因為他從魯弟的性格上，看出他有自己的詢問的傾向。「這不是一種處世的法子，伙計，這是一個堅悍的世界，若是不吹起你自己的號角，就永遠沉默地待着。」這回彭斯回到公寓來，發現在魯弟的床上有兩份不同的社會主義的周刊，更壞的是還有一本小冊打開着，有鉛筆記號畫在書上，表示魯弟對於那說盈餘制度有壓制人性的較好的性格，傾向這一說法，有深的感動。「耶穌呀，伙計，這是什麼東西？」他說。「你發了癡了嗎？」

「我已經得到劑解毒藥了，」魯弟帶笑說。從袋中取出了一份德文醒觀報，以及為對他的堂兄鎔差而買的幾本關於國社主義的小冊，散片，但這對於彭斯不成為解釋，他對國社主義和其他別派有何分別並不知道。若是他的同伴買了勃雷漢揚的小說，或西藏的達賴喇嘛的故事，他倒覺

得沒有關係。

魯弟知道，若想嘗試教育這賣書人一下，那是簡直無效的；彭斯進大學的目的，就不爲受教育，而是爲認識大事業家的兒子，再預備被請到他們的家認識他們的女兒。因此魯弟把這事一笑了之，就說他因爲和歐尼爭論起西班牙戰事的原因，因而想「把事情弄個明白。」

轉換話題，他告訴他的朋友關於瑪麗·勃林斯的事，說她如何待他；那一個對這起了興趣，於是向他講了一套對女人的事不要太鄭重的講義。她們有隨意所欲的傾向，而男子必須堅決地抵抗這一節。在佈做旅行的銷書員生活中，彭斯遇到許多具有嬌媚的農夫的女兒，正追求着擴開眼界的。『你得學習，孩子，建設起你自己的價值，不要給與比你所得更多的東西。』

此後，他們就有一段有趣的時間，這赫萊斯的副本，德謨特奈斯的銷售人就敘述他對女子們冒險的經過，而魯弟則用混雜的感情聽着。社會主義的作品一齊塞入抽屜，一直擱到第二天晚上，那時彭斯得去作另一次的游掠，而魯弟得單獨想起對於利潤制度的懷疑。

全個西班牙都爆發出內戰的狂飆，而世界的其餘部分都察視着這場奇景。魯弟·梅塞爾被這種興趣的時流所抓住；他讀遍早報所載的一切事件，又有晚報讀上一些，遇有動目的大標題時，還要買份號外。在早報上他讀到被圍在一個叫做奧維多的城中的許多礦工在自己身上，綁上了炸藥把他們自己投身在建築下把建築炸燬；在晚報上他讀到工人們川流地湧去到爪達拉馬山障地每兩個一桿槍，預備第一個人打死時，第二個人拾起槍來再打。

這不是僅僅的西班牙的戰爭；這幾變成六個大國在西班牙土地上的戰爭。這是歷史上的新事件，而世界的其餘部份也歎不出氣，驚奇着對於這種衝突，有什麼規律可以應用，又能範圍在這選定的地域內多久。

這些全部武裝的大國，使你想起關在馬戲團的籠中的野獸，被馴獸人約束住了他們的全身。你知道他們從這裏巡到那裏，蹲伏着，擺牠們的尾巴，鏗牠們的利牙；你知道那些大貓所發的粗暴的深沉的鼾呼，震喉的動地的使你的心停止跳躍的咆哮。牠們的筋肉緊張得發顫，每一刻裏面你都可以希望牠們跳躍起來，不過並不，牠們站起來又徘徊開去，直等到又來上一次挑撥，於是你又可想像一套新的結合。

德國老虎是在急於奪食，已瘦得肋骨都露出了；他得趕快打，否則就不能打了。勤勞的俄國熊，已在他自己的角落告起了大的肉庫；他願意自己一個子獨享，但是老虎聞到了血味，就被一種絕望的慾望逼瘋。意大利豹，在另一角落新近曾施了一次獵殺，才正開始吃用牠；但他是這樣地貪殘，不肯讓別人安穩。法國野貓，不大舒服，本願意休息一下，但是被關在籠子的最中間於是左轉右轉，不知道那一個敵人是更可怕的在牠的背後那角落裏面，西班牙獒犬在拚命為生命而爭鬥；別個都在垂涎着他的屍體，但因為怕着別個，都不敢移動。其中最大的不列顛獅，蹲伏在自己的角落上，不時威脅着別個使牠靜下去。大家都怕他；但是也都知道他已老了，並且猜疑他的牙齒已經不大鋒利。

籠中的這裏那裏還潛伏二十多個別的野獸，狼，土狼，豺等，都小些，但却並不見得較不凶狂些，希望加入要打勝的一方。但是那一方勝呢？自然毫無疑問，這是世界上最出色的野獸表演：偉大，驚險，值得用一切形容馬戲的形容詞！在戰事開始以前，入場是免費的；此後，則其代價是羣獸，訓練員以及觀衆的死亡。

使事件更為複雜的另一事實，是人型動物比森林動物更不可靠。據說，豹子是不能改變他的

斑紋的；但一個國家却可因一次革命一夜變成紅色。過去的例子指示出這些國家有變成賣友者的可能；只要一小片的肉就可以叫他們改變聯盟的結合；若是誰能猜準誰要戰勝這戰爭，牠將成為全部屍體的享受者。

三

魯弟知道勃洛赫家中沒有電話，魯弟不能打電話給以色列，而以色列如果來電話，又似是說他缺了三文治或什麼東西，所以魯弟不願說並不常常。下一次他的朋友打了電話來時，「他就說：『我已讀了很多你們的報誌。』」

「你已經嗎，魯弟同志？」聲音是這樣地歡喜，好似羊主人失了羊子，却又發現牠正回到家門時的樣子！

「我有些問題要問你。今天晚上你在家嗎？」

「自然！你來嗎？」

因此魯弟在這個炎熱的晚上，駕車子到道人擠的宿舍區來，找了一個地方停下他的車，又到

一個地方買了三瓶冰凍啤酒，和另外一些梅塞爾公司的食品，當他帶了這些東西出現時，他的朋友大叫地抗議；但魯弟說他忘記了吃晚餐，自己要吃；這碰巧不是實話，因為魯弟是健康得不容忽路過吃飯的時間；不過這樣說可以使兩位勃洛赫安心，而省去了多話。

老約瑟夫是無力而衰弱——他躺在下，一天又一天地，被炎暑圍困住，但他絕不抱怨，因為以色是在做黨的工作，自然不能留下家裏侍候一個病人。爲了尊重他的客人，他穿上了一件白的襯衫，一看見外面冷得結露的瓶子，也忍不住心中的歡喜。他們很快喝了這些，借以得到可愛的清涼；然後他嚼着番薯片，乳酪，和橄欖，而魯弟告訴他們他在納粹場上的所見所聞。

不，他趕緊確實告訴切望的以色，他沒有歡喜那一套；這些在他看來似乎是粗暴而醜惡的行爲。牠的貪殘而憎恨的果實已經成熟了，魯弟覺得其滋味是苦的。他告訴他們他在約克尾爾的報攤上買到的報紙上讀到的事情；美國國家工黨的創設人，描寫蓋斯塔甫或美國的，納粹的祕密警察的領袖，說他是「一個刺客和謊精。」而這位紳士的朋友就反叫他們的敵手爲「一羣盜匪的領袖。」

魯弟說：「他們所唯一同意的事，就是約瑟夫和以色是猶太豬羶。」

老人悲哀地說：「他們應該把這名稱換做猶太羊，我們已經好幾世紀地在各國做過贖罪的羔羊了。」

「他們把關於偷竊林柏孩子的事攻擊你們。」魯弟接着說：「好似霍滿德曼的被處死刑，是猶太人反新德國公民的陰謀的結果。」

「對於我們，這已是老的故事了。」約瑟夫說：「你會否聽到他們所討論的一個提議——也許他們現在已經實行了。——給猶太人和共產黨的領袖以一記梅毒彈，借此可以說他們的理想，乃是他們的腦筋損壞的結果。」

「你得讀讀報紙。」以色列插入說：「由大會委員會發表，上個春季，他們已用了三千二百萬元來做過這類宣傳了。」以色列自然沒有錢作宣傳，但是他到各公共圖書館去涉獵，辛勤地誦讀，記筆記，於是把自己組成一座揚聲器——這揚聲器還是你不能一轉規盤就隔開的。「他們有一個叫做『德國鐵路諮詢處』的機關，說是為導游而設的。由這機關，已散佈出過五百萬本納粹作品。」

「哦，」魯弟說：「我可以告訴他們這錢是白化掉了，若是他們所說，沒有比對我說過的更好的內容的話。」

以色列對這點很樂觀，但約瑟夫不認這就安頓。他說：「這些納粹領袖之一曾發表過一封信，說要把美國轉成反寒米脫僅需玩孩子把戲；而這點，我想是真實的，資本主義的制度已經破落；人民已經忍受了可怕痛苦，他們是不懂什麼的，很容易將他們說信是有些容貌不同，不能用真確的重音說話的人，在做邪惡的陰謀。」（老約瑟夫本人就把 *Word* 讀成 *Words*，並把 *accent* 一字的重音讀在字尾。）

「這是很老的一條詭計了，」以色列插入說。這個熱烈的談話者，在他父親接他的話時，恭敬地聽着，而當老人因衰弱不能繼續下去時，他就接着討論下去。「這就是把俄國永拘在奴隸地位的老辦法，把一切的困難都歸罪於猶太人。沙皇派的反動者組織過黑色百人團，就正同納粹的衝鋒隊員一樣。」

「你得知道，」老人接下去說，「在我的幼年，我也曾親眼看見過頗格隆。」他又把這名詞的重音，讀在隆字，而且用俄國式的讀法，把 *O* 字讀作長音。「這是最可怕的事情了，這些無賴，帶着棍棒，瓦斯管，小刀，衝進那些無援助無防禦的人民的家，把他們打倒在地板上，把他踢死或刺死。我眼看見我的叔父被打暈在我的面前，他成帶地躺了幾個月再沒有能講一句話這樣你自然可以

了解，所以我很怕這種憎恨和謊言的宣傳，會傳播逼這我素認為是自由而快樂，是辛勤工作的猶太人的安全的家的國土。」

四

魯弟告訴他們，他的堂兄因為他的對社會主義者的諮詢，感到多大的煩惱，又告訴他們幾點歐尼對社會主義者所抱錯誤觀念舉例說，他說他們是失敗者和不適者，而且假設給他們一百萬元，他們就會把被壓迫者和無助者忘記得乾乾淨淨。

「但是你的堂兄不知道社會主義的教訓是怎麼樣！不耐的以色嘆道，似乎想望他能把握住歐尼，而把他校正！我們承認人是因他的財富的情形而改變這件事實。若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得到一百萬元而從運動中退出，我們是要憂愁的，但是我們並不吃驚；我們要盡力教育這些工人，在他們未曾得到，而且似沒有希望得到一百萬元之前。」

老人用輕輕的語調說：「我知道社會主義者是被叫做失敗者的，而且你把我以和以色的事告訴你的堂兄，他當然覺得是正好的證明。但是對於成功這一字的意義，我們無須求同。譬如我，一徑

一個工人，一個苦幹的工人；若是我把我的思想全放在錢上，則說我聽在鈕扣工業中變成一個大頭，並不是怎樣過份的話，也許我現在能有一座房子在勃隆克斯甚或有一部汽車，那末這時我會到你的堂兄，他就將稱我一聲成功者。也許等到納粹抓取了美，而開始反猶太的時候，我已成變成個夠大的人物，以至他們不得不承認我是個光榮的阿利安人。是不是這樣，魯弟同志？」

「梅塞爾父子公司很有一些付款慷慨的猶太顧客，是被尊敬地看待的。」

「可是你看，魯弟同志。當我做完了工廠中的長時間的工作以後我跑去區部做黨的工作。我演講，我組織店夥，因此我失去了店主的歡喜。當需要捐款時，我盡我的微力，甚至要挖出我口中的食糧，因此你現在看見的我，成了一個比我年齡應得的更老的老人，生病，孤獨，依救濟為生。但是我知道，已經有成千的工人，知道了他們本不會知道的事情，這莫不非由於我的黨的工作；而有一天他們會因他們知道那些事情，就變成自由人。因此我不覺得我是完全失敗了。」

五

這是魯弟從老人那裏聽到的最長的一篇演說，其結果是使他又倒在床上，很兇地咳着，把談

話讓他的兒子接下去一回。

「失敗的理由是很多的，魯弟同志，成功也一樣，你得知道各人的情形。我的成爲失敗者，是因爲我投向了黨而不投向主人。還有我的叔父塔克，也是一個失敗者，當你遇到他時，也許你會以爲是由於喝酒；但實在是因爲他在大戰中服役，把身體損壞了。」

「你的叔父塔克在那裏呢？」魯弟問。

「他是在開出租汽車；因此，現在他是一個成功者了，但是誰也不知道那一天他會再喝起酒來，再變成一個失敗者。還有我的姊姊露絲；若是你碰到她時，你一定要以爲她是一個成功者，因爲她有紅色的頰，正發着胖，就在夏天，也在領上圍一條皮巾。但是你知道她這是由於她能使一個生意人歡喜便是她失敗了，她不會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因爲她腦筋裏沒有得到過這件思想。」

「讓我們不要講這些事，」老約瑟夫插入說；於是魯弟因看見老人面上的痛苦，就打叉道：「當我和我的堂兄爭執時，我提起了猶塞佩且尼爾。他有一個職業，而且看來很能照顧他自己和他的妻。」

「他是運氣好，」老人說。「他有一個願意他的工人們自由的雇主，只要他們做出了他們的

工作，由他們說什麼做什麼。他是一個好人，但自然我不同意他的理想。要個個人都好得足以做一個安那其主義者，是還須很長的時間的。」

這是對魯弟的一個微妙的啓示，但他沒有現出的未了解。「我歡喜他的相貌，」他解釋道。

「關於你也說了同樣的話，」以色列插口說，微笑着。

「是嗎？我很高興再會一會他。」

「他也說。」

「我可以在那裏找着他？」

「他住的那裏有傳電話。」以色列拿出一本用破了的銅板的筆記簿，「我記有他的號碼，爲了關於我們的執行會的事。」於是他用枝鉛筆頭在一張廢紙上把青年印刷家的電話號碼抄下來。「你看，」當他把這個交給魯弟的時候說，「我不願忌你，我信託你的美國人的常識。」

魯弟回了一笑，又想到一次，「這小私商是像魔鬼一樣的機靈。」

第八章 (法西主義)

一

有些人稱西班牙的衝突叫「小世界戰爭」而且很像這一句形容語會變做名稱。憎惡和恐怖戰爭的人民在昏迷和恐懼中靜看着，而一個個的列強，在宣布不願參加戰事之後，都競先跑到別人的國土上去冒險。

以色列曾告訴魯弟說，各國的加入戰爭，是因為他們要求非戰爭不能得到的事情。他當們所要得的東西，是除非得到就不能維持時，於是戰爭成爲不可避免。現已逐日益顯，在西班牙的勝利，是法西的意大利和納粹的德國的性命所關而對於共產的，俄國和自由民主的法國也相等。不但是關係着威權，而且也有關於致命的戰略因素。

美國人，既在無益的世界大戰中浪費了無數的生命與財富，就對別國的觀念，帶恐怖地看待。有了宣布中立的要求，要求禁止美國人運軍火給任何一方。讓要跳進去的人跳進去，但讓我們說

明白，他們決不能得到我們的幫助。

魯弟讀了早報上這一切論點，覺得他們是不錯；但是在晚上他讀到社會主義的報紙，却發現他的紅色朋友，運用他們的純熟的技巧，却說得那些似乎完全是錯的。這報紙說，這將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一個合法的政府，爲了對叛變防衛自己，却被否認了他從別國購買充國防之用的工具的權利。以美國內戰作例；若是英國政府，對聯邦政府施行了這種規律，則叛軍一定成功——而我們對於英國將起一種怎樣的咆哮！

列強已簽定了不干涉條約，英國和法國遵守着，但意國、德國的哲學，却以爲在各國間對這些事無須守什麼信義。法朗哥叛變一開始的時候，慕索里尼就送去一隊轟炸機，有兩架被迫降落在法屬摩洛哥——因此沒有人能否認這個故事。現在領袖是輸送着飛機，坦克，以及一切軍實，並成船地裝去標名志願軍的軍隊。他已經抓取了巴勒列克羣島，射殺了工人的領袖，建立起法西的統治。

魯弟讀了這些故事，在駕車去辦公事的路上一路想着；於是到晚上他頗想和一個可以告訴他一些意大利的事情的人談談。他已想到了那青年安那其的印工，於是在一天晚上他打了電話去說：「以色列洛赫說，我可以來看你們。」

「自然，」猶塞佩說。「我們是頂高興的了。」他的語聲很正式而有禮。於是魯弟驅車到所謂小意大利的那地方去，在路上想：「我想一切的安那其主義者都是怪人，但不知怪到怎樣。」

他發現猶塞佩和台利沙住在一座內戰前得算是漂亮的房子裏，他們住的是客廳，天花板很高，上面還砌有愛神和穀神的像；近來這地方曾被用作賭場或其他不法的機關——由於門上還有許多門還留着這一點可以推想出。這對青年把間房用屏風隔開了，如此，一部份作為廚房，一部份作為臥室，而其餘的則作為起居室，縫紉室，公事房，和書齋。

縫紉是台利沙的工作，各處有些鮮明顏色的料子放着，她坐在一舊式搖椅上縫着小衫。「台利沙剛知道他將要有小孩了，」這丈大說明道，「因此她得開始預備。」這妻子並不現出通常所會有「羞」，而魯弟也沒有讓他的阿利安人的清淨觀感到觸犯。

辦公室裏還有一個青年女子，坐在檯前，摺起一些傳單，套入信封。「我的阿姨，帕希亞，」猶塞

佩說；魯弟慌驚了，因為她知道帕希亞是三四世紀前住在威尼斯的人。他看見她是一個很年青可愛的，女子，光頰，烏眼，微笑時牙齒很白。「你好，同志！」她說，隨急再坐下去，繼續摺她的傳單。「是替我們的反法西委員會工作，」猶塞佩解釋道。

這書房顯然是他自己的。有許多書堆在下，有些紅色面子的雜誌，又一份印有大標題「*Stalin*」的小型報。魯弟見到這個，就問「這字的意思是戰爭嗎？」

「是正義的戰爭，」那一個微笑地回答。你記得威廉勃洛克寫過：

「我將永不從正義的戰爭中休息，

我的劍也不會在我的手中睡眠。」

魯弟心上是沒有威廉勃洛克這人的，就以爲這大概是一個同志。「我很高興我有機會同你講話。」他說；「我從沒有遇見過一個安那其主義者。」

「在你所居的圈子裏，大概是很少的，」那一個答道。「我却是在他們中間生長的，所以就很容易明白他們了。」

「我也不大認識什麼意大利人，」魯弟再說。「我當作主顧看待地見過幾個，但和他們不很

熱。我的父親是個德國人。」

「好，你們的人和我們的人是連合起來了，魯弟同志。」（他們是各都以為將引他入他們一派。）「你知道，墨索里尼是把全隊的飛機去幫助西班牙叛軍，而希特勒則成船由葡萄牙運去軍火，但我害怕首領太信託了領袖，我們意大利人可知道得他太多了。」

「你不大贊成他吧，我想？」

「在英語和意語中我都不找不到我要形容他的話，你看，他是一個背義者；他本是一個革命派的信徒，但却用從我們這裏學去的東西反對我們。」

魯弟被這一指示所驚動了。「這事發生事，我還在童年，」他解釋道，「所以我知道得很少。我在報紙上見過他的照片，他是太胖得像要炸裂了。」

猶塞佩太笑，他的靜沉的妻和她的妹妹也笑起來——這是她們在談話中唯一參加的地方。「這兩個女子也不歡喜他，」這丈夫說，「因為他把她們的父親關在集中營裏。他把意大利的最偉大的知識者的多數，都關在牢獄裏了。但是我們希望這次西班牙的冒險，將是他的終局。他將知道自由人為防衛他們的自由，會取怎樣的動作。單在加太隆尼亞，他就有五十萬安那其主義者，其

中每個人都是他需殺掉的而每個人都得化費他一筆不小的數目。

三

猶塞佩帶他的客人坐到房內的兩座大窗子的一座前面，窗開着，有微風吹了進來。坐在那裏，實在就等於在街上了；來往的人幾乎伸手可及，一羣小孩叫着玩着；輕風還帶來了一些混雜的氣味。但這青年印工似乎一切都不管；沒有人注意他，不久魯弟也就除了聽猶塞佩說話外，什麼也不注意了。

街上的燈光，照在青年印工的面；一個聰明的高額的臉，天庭處較狹，上面則很闊，那地方黑色的鬚髮糾成一堆，——尤其在猶塞佩談話中用手掠過後更爲顯目。他的頰骨高聳，牙齒整白，鼻頭削直，似乎是雕刻家剛把他雕好。

猶塞佩是很小就被從斯白薩帶了來，魯弟聽說他的父親是一個醫生，因爲太注意貧苦的人了。年青時就不在，不曾有什麼存下來。（『又是一個失敗者！魯弟想。他一和這些貧窮者談話，就對他的親戚們起了精神上的爭鬥。』）

「因此」猶塞佩說明道：「我就不能承繼我父親的行業。但這更好，因此我却能用比保存他們的生合更好的方法幫助工人。資本主義是在製造着比全世界的醫生所能挽救的更多的疾病，損壞有更多的生命。」

魯弟說：「我曾聽說，資本主義制度，是進步的一個階段，由於牠才能有大量的生產和分配。」

「自然，對於封建主義，他表現了進步。」那一個答道。「但是牠也有牠自己的生命限度。牠使得財富集中到極少數人的手裏，以致再不能分配他們所生產的東西，因而也再不能生產。你許已注意過過去七年中的現象了吧？」

「我才剛得到這一觀念，」魯弟承認。

「我們工人是在資本主義下面受苦的人，我們拒絕和牠同歸於盡。我們以為，既然資本家不能再運用他們的機器。正是我們接受下來，為大眾的利益而運用他們的時候。」

「這一切聽來都很合理，」這青年銷貨員說。「但是工人們有這力量，有這智慧嗎？」

「他們都沒有，就現在說他們需要教育，需要組織對於如何是最好的進行方法，確是有很紛歧的意見。因此這稽延了進行，而使行勝也展緩。但工人們是不會放棄的。因為失敗也就是死亡。」

四

魯弟知道，這是一切紅黨的教條，他們中間所有的差異，他不知道，但這也不是他所要來問的。他想知道意大利的法西主義，和牠爲什麼干涉西班牙，牠又希望從那裏獲得什麼。

他問了，猶塞佩就告訴他法西主義在國內的長成的故事。在戰後的混亂和受苦中，工人們佔有了許多工廠；但他們不能運用牠們，因爲牠們是依賴着英國的煤的——自然他們決不能取得英國和其他資本家的信用。意大利的有產階級四處尋覓一個救主，而他就被送給他們。

「我不知道，」猶塞佩說。「你會否明白我們意大利人是欠了美國人的情，才有這一個輝煌的領袖。」

「這怎麼會呢？」

「你們的高貴的哈定總統，派了一個實業大家到意大利去作大使。這位紳士回來後誇張了他的作爲，因此我們確實地知道了這一切。這位革命的演說家和編輯人改變成一愛國者後，告訴他由黑衫隊重整秩序的計劃除非這樣辦了，欠美國銀行的錢，是永遠真想歸還的；銀行家肯不肯

放一筆新債，以保全舊債。這大家和銀行家商議了一下，就有兩萬萬的款放給了黑衫黨。現在領袖是掌權了——但是你注意，美國銀行家並沒有收回他們在戰前放出幾乎十萬萬的款項，連以後再送去的兩萬萬也沒收回來。」

『政府是這樣造成的嗎！』魯弟叫道。

『在今日他們就是像鐵廠，鐵路一樣地買的。在德國，也做了同樣的事——希特勒是從他們的鋼鐵大王得到款項；而他們又是從銀行家得來的。現在你看西班牙的第二階段好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既有自己的政府，不但可以送錢和軍火，而且可以送他們的奴隸去到戰場被屠殺。』

『你懂嗎？』魯弟說，『若是我聽你說下去，我相信我要變成一個紅黨。』

『自然地。』青年意大利人答道。『對於百分之九十的美國人，實際都將如此。大實業把你們縛紮在——你們叫那種遮住馬眼不使牠受驚的東西做什麼名字。』

『矇子。』

『他們在人民的 eyes 上縛紮上了矇子，因而他們只能看見一天天所要做的事情。自然，當人民發現他們是怎樣受了蒙蔽，他們是要革命的；這就是何以那喚做紅色宣傳的那種東西，在世界各地

國都要受到責罰——有時是用警察的棍棒打向頭上，有時則是把頭割掉。

五

青年的妻已早放下了針線，現在從一座屏風後遞出了一瓶酒和幾片餅。魯弟覺得吃這些人的東西很慚愧，因為他們是辛苦工作得來的；但他知道這款待是他們的驕傲，而拒絕將被看作侮辱。他安心地喝了一小杯酒，一片餅。事實上他也沒有很好的胃口，因為就這時猶塞佩在詳述意大利人民的運動的被逼情形了。

「你以為工人都無知無組織嗎；但我們國內的工人有很好的合作制度；他們有公益會，學校，報紙，遍布全國。這一切都被這些帶了近代武器的殘忍的反動所掃滅了。成千成萬的工人和他們的領袖，被逼着喝草麻子油。我們在美國的人要覺得這是件可笑的趣事，一個人成天要跑一百趟毛廁，這真是件荒唐的玩笑。但是實際這却是一件非常殘忍可怕的毒殺。有成百人因這而死了，沒有一個人夠能復原，他的機官是被毀了，他成了一個殘疾人。舉一例說，他喪失了性能，這是意大利人所最感慚愧的。還有，你不要忘記有幾千人被打死了。你聽說過瑪泰蒂的名字嗎？」

「我想說不上聽到過。」

「美國報紙上曾登載過。瑪泰蒂是一個青年的社會主義者的領袖，我們議會中的最勇敢的一個人。我並不同意社會主義，我覺得若是他們得了勢，我們就將有一新的貴族政治；但是我尊敬一個高貴的靈魂而瑪泰蒂就是一個。墨索里尼教他的黨徒綁去了他，用木棍打死了他。把他的屍身投入深溝。你明白這是一種怎樣的事了吧，魯弟同志，這是一羣流氓抓住了了一個國家。你試想想是亞爾·加蓬抓住了美國。」

「這可以幫助我想像出來，」魯弟同意道。

「全個意大利成了一座地窖，或是一座營房，到處都是暗探，恐怖；國中的有頭腦有理智的人，都被他關到荒島上的囚營中去，工人們見到工銀的下落，而且，物價則不斷地上漲——自領袖權以來實值工資差不多已跌落一下了。這就是他何以要奪取阿比西尼亞的原因，是要轉換人民的心理；現在他却向西班牙進行。但在那裏，他要把腳陷在流沙中。西班牙人是自由人，他們是要戰爭的。而且他們會得到外援。」

「我不大明白——會有嗎？」那一個問。

「許多意大利人都流亡在外面，有些是從監禁的島上逃脫出來。他們除了想懲罰那暴君以外，沒有別的生存欲望。等待了十四年，這機會終於來了。他們要從西班牙拯救了意大利；還有些人則想在西班牙拯救德國。法國人則要在西班牙戰那火十字，全世界的工人都要看出這一切；你相信我，這戰爭不會很快地完結的。這是一個陷阱，全世界的反動者的脚都會在那裏被套住。」

這青年印工交環着臂坐着，黯淡的街燈的光照在他的臉上，現出宗教的光彩。「若不是我有一個妻子，而我們又要生孩子，我現在是要在一隻船上了，魯弟同志。」

魯弟心中起了一種激動；一種深藏在他的心中，他從來沒有觸到過的東西。當可憐的小私商以色說：「你得有理想。」魯弟覺得古怪而可憐，但他對這青年意大利理想家却說：「我理會得你的意思，若是我是個意大利人，我許要答應和你同去。」

「但是，你是個德國人。」猶塞佩說：「而希特勒的流氓也在下，殺戮西班牙的工人。」

魯弟坐在下，想着那些為他們的信仰而犧牲性命的人。全部歷史中多有這些人——而現在這裏又有了他們。他，魯弟·梅塞爾，曾覺得他會是世間之鹽過，現在又覺到了，因而也認清他現在却是浪費他的光陰，以兜售餡餅，醬油為生，並且一到袋裏有錢就化到那些小狐精身上去。

第九章 (家庭間的歧異)

一

以色列·勃洛赫又來了電話，一個新組織成功的西班牙民主之友的團體召集民衆大會，演說者是個著名作家曾在西班牙住過，知道叛變發生以前的情形。魯弟同志願意來聽一聽他的演說嗎？

魯弟立刻答應要來，魯弟同志顯現出他是一易受感的青年，他不能抗拒他的滿足好奇心的欲望，雖然他的素養告訴最好還是抗拒了誘惑。魯弟是像深林中的一隻鹿，已聽到一聲樹枝響，應該立刻起跑；但偏不那樣，反豎起耳朵，察聽那未知事物，甚至向危險跨上幾步。

魯弟靜聽那博學的人敘述那幾個世紀以來，西班牙的農民與工人所忍受的壓迫。若不因他們背後有忍受的很久遠的受難的故事，男人們是不會用木根與鏈刀去抵抗機關槍，女人們是不會用廚刀去防衛營地的。教會和王室的西班牙是在痲瘋病中死去的，關於這些，演說人知道牠他

的歷史，而且有些是親眼看見的。

他曾去游歷過北方的省份，奧斯吐雷亞斯，那裏的礦工現曾把自己裝作地雷，用炸藥把奧維多城炸掉。這些人的同伴，在兩年以前，曾受了大批的屠殺，就是那場屠殺，決定了他們攻下這城池的決心。同樣，在全部西班牙，往日的不公平處，都結成了苦果。

演說人回答了好一剎的問題，這些就把他的知識放在嚴重的試驗之下，不僅是關於一圖，而是關於全歐洲的都有。他似乎知道一切大事的內幕，他說明了西班牙戰事是如何地關連着大企業和工人的鬥爭。法朗哥的反叛是被一些石油業的鉅子支持着，他們給了他三千萬元。若是他攻下了瑪德里，其獎賞是西班牙政府的準備金八萬萬元。

魯弟在討論中聽下去，又吃驚於工人們原知道得，思索得這樣多，只僅因沒有好的工具才致於如此卑賤。現在他知道紅黨中的好多派別了，看見相反對的火花耀着，覺得可喜而激動。時時被一種他所不明瞭的觀點所惑亂，就要斜過身去向以色列詢問。什麼是托洛斯基派，他們在西班牙做什麼，又爲什麼：社會主義者的反對資本主義戰爭，又與和平主義者的反對一切戰爭有什麼分別？聽衆很多，包括許多穿着得很好的人，魯弟留心看出他們也和工人們同樣地紅色，他用他的

堂兄的眼光看，要驚奇他們到底在那方面不對了。他覺得他處在這種人物之中，是做了一件勇敢而危險的事了。

二

這冒險的場面，因第二天所碰到的事而更緊張了。慣常，魯弟是打電話到公事房報告他所接受下的定單，但有時見自己是離工廠很近的時候，也停下走進去報告，並和他的直接上司討論未來的工作。這一次，當他離開廠的時候，正是散工的鐘點，工人像流水樣地湧出廠門，外衣掛在臂上，飯桶或飯箱提在手內。其中的一個，有聰明的面貌的青年人，走到魯弟面前來。

「梅塞爾先生，」他說，「你允許我同你說幾句話嗎？」

「當然，」魯弟回答。

「我願意告訴你，我們此地的一些同伴是怎樣贊揚你的行動。」

「我做了什麼事呢？」那一個迷惑地問道。

「我是指你反納粹的立場說。」

「但是，」魯弟說，「我還沒有決定什麼立場。」

這人微笑了。「你既然要試求真理就是一種立場，這就是我們反納粹的人所要求的。」

「真嗎，我不知道會有人知道或留心我所想的。」

這青年工人笑得更大點。「我確實向你說，梅塞爾先生，我們知道，對於這一件事，全廠都在談論。」

「你使我驚奇了！」魯弟並不歡喜這不意的揚名。

「我們的兩個同志，昨夜曾參加西班牙大會去，若是我知道了，我也會參加的。」

「這是一場有味道的集會，」魯弟承認。「但是我不覺得我會引起什麼注意。」

「現在是在戰爭着呢，梅塞爾先生，你不會走過了無人之境而不被注意的。」

他們是一面走一面談着的，走走就到了魯弟停車的地方。他們一停下來，青年人鼓起了他的勇氣問：「我不大明白，你一向跳舞嗎？」

「自然，」魯弟答道。「我並沒有為政治而放棄一切。」

「我們想把教育和娛樂合併，」那一個說，「他有一付懇切而有意的面貌，魯弟被他所引」

動了。『明天晚上，德國工人協會，有一場舞會，我不知道你容許我送你一張票子嗎？』

『好，謝謝你，』魯弟說。『我可以到，若是我用不着工作。』他知道他並無須工作，不過一種防衛自己的本能起了作用。『不過，我總得先買票子，是不是？』

『這聽憑尊意。這不過值五角錢，並允許帶一女伴餘利是捐給我道。』

『這是廉宜極了。我買兩張，若是我來的話，我再約一對來。』忽然一個意見從他尙未知道的下意識的深處，跳到他的心上。他曾遇到過兩個非常美貌的意大利女子，也許她們懂得如何跳舞！

三

魯弟從那裏到他叔父家裏去，這是星期四，開會議的晚上。在餐時，他參加了幾句關於正要下的雨的話，並且對蘋果醬稱揚了兩句，但當他們談起政治鬭爭以及羅斯福所行的複雜陰謀時，他沒有發言。是對的嗎，他覺得這家族在行爲上對他有許多的約制？是他堂妹在覺得他不在看她的時候，用不信任的眼光向他察視嗎？

人都退到赫爾曼的圖書館——所以這樣叫是因為那裏有幾本不大觸動的書的緣故——

中去。老人嘆息一聲，沉到他的大的皮安樂椅中。去他的樣子見得負重而辛苦。當魯弟看見他刷他的光禿鮮紅的頭顱上的四髮時，他覺得他頗有可憐的地方。

弗烈次也坐了一張大椅，——他是漸漸長胖了，他是像父親一樣的頭腦遲頓而行動紆緩的。歐尼坐得筆直，像往常一樣，似乎是穿着普魯士軍官的硬領軍服。別個堂兄弟們都遠在鄉間，因此這裏有機會討論比漢茲爾門一戶帳目的狀況，及新牌餅的成敗更密切的問題。

老赫爾曼遲疑了一會，清了一清噪，又遲疑了一會。「魯弟」他終於說道，「我有一些事要和你談談。」

「是，赫爾曼叔叔？」魯弟本已躺在一張軟椅裏，這時站了起來，以表示對保護人的恭敬。

「我希望你不要以為我是干涉你個人的私事；但是模爾毫生給了我一個頗有困難的報告。」模爾毫生是一個人事處的監督，就是那個提議勸工人們投蘭敦的票不要投羅斯福的票的人。「他說工廠中有一種嘖嘖的繁言，說你和一些著名的紅黨發生了關係。」

「是的，赫爾曼叔叔。」魯弟承認道。「有一個工人今天也這樣告訴了我。」

老紳士又清了清他的噪了。「那末，魯弟，我不願意干涉你的自由，但是算我對於你給一個職

業指導；我們是居在一個多難的時代，我們已發覺事業很不容易進行，你是一個股東，雖然這是一個小數，但這是你全部的所有，你是不容許因不謹的行爲而把這個損壞了的。」

「你意思說赫爾曼叔叔若是我們的顧客將因為我有社會主義的朋友，就抵制我們的貨物嗎？」

「你又怎樣能想像他們不呢，魯弟？」

「這似乎是要憑我們的顧客想的，」這青年胆大點說。

老紳一時不作回答，於是弗烈次趁這機會開他的記錄。「這並無須提起這一類的問題。當你是做生意的時候，你就得把你的主顧當作主顧，不能和他起爭執。我們是差你出去代表我們的公司的。」

「我想是的，」堂兄弟爽快地承認。「無論如何，下星期我就要開始哥倫比亞的功課，你們可以宣布我和廠方斷了關係，至於我的股份，我自己願意擔負我的危險；但若是你們以為我保存牠使你們困難，我是願意出賣掉的，我並不願用這貼牢你們。」

他們頗困惑地凝視着他。「那末這些紅黨真抓住了你了，魯弟！」弗烈次終于嘆道。

「他們只抓住我到這個程度，弗烈次，我開始用我自己所有的頭腦，不把自己關在一間黑屋子裏。我算是受了大學教育，我的教授先生們告訴我，把心眼打開，用自己的眼看什麼事是在進行。」

「啊，你愛上帝！」老赫爾曼嘆道。「我向來就對你說，大學課程，不會對你有什麼好處，魯弟！」

四

直到此刻，歐尼都沒有開口。但魯弟明白是他在後面推動這件事的；因此歐尼的突然插入說話並不使他吃驚。「我知道你對德國沒有同情，魯弟，但是，你也不覺得對於我們所有的祖國的感情，值得你加一點考慮嗎？」

「我不懂為什麼德國和你的，是德國人何以要纏進這裏來，歐尼。我所想做的事，不過是想知道西班牙的戰爭，牠的原因，和牠的意義。」

「但是你知道現在有德國軍隊在西班牙作戰！」

「我在報紙上讀到他們在那兒的消息，但是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在那兒。」

『那是因爲你自己也變成了一個紅黨！所以你不覺得其黨主義者威脅西歐有什麼可以擔心！』

『算啦，歐尼！』父親抗議道。

但是歐尼已開始講起他那個的固執觀念——多數派和猶太人的陰謀。『這是他們的慣用的手段！他們化上很多的錢作宣傳，激動起一場革命，於是他們傾注進無數金錢和軍火，佔取了這國家。』

『這倒有趣，』魯弟說。『這是我聽到社會主義者所講的同樣的話——一個慣用的手段；不過他們說這是法西斯主義的手段，自然，這是他們做的事。』

『噢，我們得開火和這些魔鬼作戰，』堂兄承認道。『但是無論誰都能看出誰開始西班牙的擾亂的。』

『我想這從法朗哥起來反對政府起的。』

『但是這是一個什麼政府？僅僅一種多數派猶太人的陰謀罷了！這是一個共產政府，由俄國人的錢造成的。』

「我對於這點全不知道，歐尼；但我聽說着是個民主地選出的政府，而且裏面一個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者也沒有。」

「自然，他們造一大片謊話對你，正爲這樣，所以你的聽信他們的謊語，才算得極優。」

「這一點却是很容易發現的事，歐尼——這政府是怎樣的一個政府。牠今年年初才成立的。你是確能斷定這是一個共產政府嗎？」

「我不懂得他們自己怎樣稱呼；大概總是一個假裝的。——紅黨爲了想得到他們所要的東西，是不惜改換他們的招貼的。」

魯弟知道和他的堂兄糾纏下去沒有用處；但家庭間的分歧，就這樣來的，——人都會趨向這方面，就簡直無法停止。魯弟說：「你講這政府是共產的。是不是就同你說羅斯福的政府是共產的意義一樣？」

「你現在把問題纏到那裏去了？」那一個反攻道，激怒地。

「我僅是要探清楚你的意思究竟怎樣。假定，爲了討論的便利，說羅斯福再當選了，繼續進行他的新分配——你會說這是多數派猶太人的陰謀的一部份嗎？」

「你知道我是要怎樣看法的，魯弟。但看你在行政上的猶太人好了！看法蘭克府人和那些狂熱青年好了。」

「好，我懂得。那麼假設的美國有什麼法朗哥起來，把這些狂熱青年逐出公事房——這運動能得到你的幫助嗎？」

「你知道這樣的事情是不會有的。魯弟！」他的叔父打知道，

「你敢賭不嗎？」歐尼嘆道。「我們正要揮掉羅斯福！」

「但是假定——僅僅假定——你們不成功，你將垂意法蘭克府人或是法朗哥呢？」

老赫爾曼不歡喜這套辯論，於再想把牠打斷。「我相信，魯弟，歐尼對於這類情形從來沒有想到過。」

「但這也許很快就到面前的，赫爾曼叔叔，我就是問，若是情形弄成這樣，我們德國人將處一種什麼地位？讓首領送軍火來打敗新分配嗎？讓墨索里尼送飛機來炸華盛頓嗎？」

歐尼在椅上坐得更直；他的冷酷的藍眼擠得更緊，薄的嘴唇更捲進去。「我想我們還是回到開始的時候的問題，魯弟。你是預備逼我們屏棄你作家庭的一員嗎？」

五

這又是馬克思的階級鬭爭的理論，重得一個證明。兩支軍隊列起陣線要打仗了，像梅塞爾父子公司的那青年工人所說，你不能越過無人之境而不被注意——不被射擊。老赫爾曼，是舊派而且心慈的，並不願意開什麼槍，他企圖懇求他兄弟的兒子，這在多年來他都是當自己的兒子看待的。這孩子要因政治意見而和家庭分裂，是不可能的！

這老人試圖討論，但不大生效力，因為他不知道事實。像其他的人一樣，他是籠罩在久已對新世界讓步的舊勢力之中。他只能要求人不要這樣狂暴，不要憤激得說這樣傷害人的話。工人不要會和雇主爭執，美國人不要會和德國人爭執——

『赫爾曼叔叔，』魯弟說，『我知道，在你心上，你是不大贊同那在你祖國握權的那種狂暴統治的。』

『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魯弟？這是德國人所願意的。』

『我否認這，赫爾曼叔叔，德國人是被哄信而受騙了。他是受愚於一種狡謀，焚燒國會——』

『啊，天哪！』歐尼突然叫道。『他竟相信這種妄誕的紅黨謊話！』

『也許我是相信了一種紅的謊話，歐尼，也許你是相信了一種白的謊話。我所能講的一句話就是我只能相信在我看來是真的事，不能相信別的。』轉過向他的叔父請求道：『歐尼約我去會他的納粹，我去過了。我發現他們是些我所不能忍受的人。我不相信他們在尋求真理或愛什麼真理。但歐尼沒有見過我的朋友，而我也知道若要求他也是徒費時間。』

『這句，你倒是說得挺對的。』歐尼突然說。

『好，就這點歧異！我願意聽雙方的話，而歐尼不願意，他要我放棄兼聽，而我辦不到。』

『你的意思是說，就是父親命你也不行嗎？』

『他並沒有命令我。而且我不相信他會。他是一個心極公平的人。他告訴我，我須負損害營業之責，我就對他說，若是如此，那末我從事業中退出。這是非常公平的，我沒有可責備之處。』

停頓了一回，歐尼看他的父親，希望他講話；但那老人沉默着。

終於弗烈次出面了。『你這使我們很為難，魯弟。你要我們告訴我們的顧客，說你同我們分裂了嗎？』

『當然弗烈次。依營業上的必要告訴他們。你們既不能同情我的觀念我又怎能反對你們這樣說？我願意立在我自己的腳跟上，不立在你們的上而我不願意傷害你們，也不願卑劣我不過願意自由去思索在我看來似乎是對的事情，於是依着去做。』

第十章 (衝鋒隊)

一

那晚魯弟回到家裏，刺痛而且孤寂。他現在有點理想了，而且他想在家庭，早年的記憶和關係上應用起來。他是應該像脫蛻的蛇呢？抑或是應該像那種經過詩人歌詠爲：「爲你建起更優雅的房屋！」的藏室的鸚鵡螺。

一個人在公寓裏，他就走向電話，接往他那唯一有電話的紅朋友那裏去。一個女子的聲音答着話，他就問：「猶塞佩在嗎？」

「不在，他到委員會開會去了。」

「你是誰？」

「我是帕希亞。」

「你好，帕希亞？我是魯弟梅塞爾。告訴我，安那其主義者向來跳舞嗎？」

『爲什麼問啦跳舞的——爲什麼會不呢，魯弟同志？』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反革命的。你跳舞嗎，希帕亞？』

『可以的時候我跳舞。』

『你說的可以是什麼意思？』

『指有合適的青年約我的話。』

『我算得個合適的青年嗎，帕希亞？』

『啊，頂合適的了，魯弟同志。』

『那末，好。星期六上晚你能去跳舞嗎？』

『哦，魯弟同志，謝謝你！我不知道該怎樣說。』

『猶寒佩跳舞嗎？』

『不常時——他沒有時間。』

『但是他會吧？』

『會一點。』

『我有兩張舞票，讓我看看，是那裏，德國工人協會。每張容許一位精神一位淑女入場——這早票上的話。盈餘是歸反法西斯團體，因此我想猶塞佩可以同意』

『自然，他會高興的。』

『台利沙也跳舞嗎？』

『會一點醫生告訴他應該每天做一點操練，不過不要太吃力。』魯弟從這上面聽出且尼爾家的女子和男人一樣對懷孕現像是取事實如此的態度。

『那末帕希亞，假定我們四個，星期六晚去跳舞好吧？』

『哦，我想一定很好！』

『說是八點鐘開始，我想我們早一點去爲是。我來看看你們，在七點半。』

『好，魯弟同志。』

『我用我的車帶你一起。』

『哦真的？這會是我第一次坐汽車呢。』

『你不是真話吧帕希亞？』

「怎麼會不是真話以迄爲我們會該一部汽車嗎？」

「我說，許有些朋友 有些時候——」

「你是我們認識的第一個有汽車的朋友，魯弟同志，這將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一一

第二天，根據他的諾言，魯弟克制着不再對梅塞爾父子公加什麼損害。他留在房間裏讀社會主義的報紙和小冊。以後，就跑去大學辦理他的入學手續，拿了一本一覽，坐在外面研究所開的學程。他決定了自己對西班牙很有興趣；是該讀一點牠的文學，抑或是他的歷史？他也想讀一門近代勞工問題，想借以知道教授們對社會主義的意見怎樣。不過他不想以前那樣急切了；他已經達到這一點，這連他自己也還沒有知道，他已經組織成了自己的觀念，可以想像自己會和教授辯論。

他跑去圖書館，借了兩本關於現代社會主義的書。並且在那裏，做了一件他素來未曾有過的事，未經教授的建議或某學程上的需要，就查考一件事項的報告。他記着歐尼所說，西班牙政府在一起叛變時就是紅色那句話。現在他就來查考紐約時報的紀載，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的一份

上，他讀到在人民陣線競選勝利之後，立即組成了新政府。

以色列·勃洛赫是對的，歐尼是錯的，政府裏沒有任何社會黨和共產黨，總理是阿桑那，是左翼共和黨，以前已做總理，並曾嚴厲地壓不過一次工。叛變社會黨拒絕人閣是因為不信任他和他所行的政策。法西斯蒂對牠施行計謀，在五個月後興起叛變的那個政府，是有些像新分配——政府的樣子的一個，顯然也受了羅斯福的影響。他家中的爭執，使他記得這樣牢，以致他似是把這事實向歐尼說過十二遍，向他叔父說過六遍，向弗烈次和安娜也說過了幾遍——這一切都展現在他想像的爭辯中！

三

這天下午他驅車到城中去看看勃洛赫家的近況怎樣——順便也告訴他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保存記錄，證明他所述的西班牙史是對的。當魯弟既爬上污穢老住宅的樓梯，預備在門上敲門時，他聽到房裏的聲音，知道勃洛赫家的另一個人在下。

塔克叔父把這家的得法的女兒帶來看看老人的情形。塔克是一付帶有幽憂的圓臉。他約有

四十歲，頭髮已現出了灰色；他曾把他染黑了，無疑是爲了易於得到職業，現在他既然有了一個，也就比咬地不鬆口，結果是灰色，而且出在髮根下面。這顯得他很具幽默之感，雖然樣子是陰鬱的，在他發笑的時候臉上有很多的皺紋。

『就是倒楣的戰爭招來了我的——一切煩惱的』他在說話中提到。

『我會向塔克叔父提到西班牙戰事，』以色說明道，『但是我不能使他引起什麼興味。』

『我』塔克說，『我每年都來慶祝我的生日，因爲恐怕我再作慶祝的機 又少一個。』

露絲是家庭中的最文雅的一個；她有她叔色所稱許的『特省（特性，原作 Personality）』。她的服裝是簇新而鮮明的，她帶着以色曾提起過的皮領，她已把這放在一旁，但頭上和腕上的助裝珍飾還帶着。她很高興看到這位時髦的梅塞爾先生，時時湊合他講話。昨天晚上她曾到戲園（Theater）重音讀在中音上）中去，看了一本關於繁華的人的繁華的戲劇，她說了這本戲的事。她對爸爸的病體很關心，希望能把他送到鄉間去過掉這幾天。

魯弟盡力應付了和她的交際；終於塔克叔父說『我得先去了，露絲。若是我不要拿汽車做點生意，老闆要不高興我的。』似乎他載露絲到家裏來的時候，他讓車上還是放『空』的牌子，借以免

得出費露絲藏著不讓人看見，而塔克則開得很快，假裝沒有聽見叫他的車的人。

他們走了以色就為這場交際內半小時向他的朋友道歉。他的姊姊和一個年老的皮商同居着，那皮商混得很好，待她平和氣。爸爸不願意用她的錢，但她買了食物丟下來，而這個他也辦不到吃。就一個社會主義者論，對於姊姊的和一個已婚的人同居，是不會和她爭論的；有很多人的婚姻是不幸的，而各人怎樣做完全是他的私事。以色所要為要姊姊道歉的，是她沒有理想；她對於運動一點不覺得有意義，她簡直沒有理會這是會什麼事的腦筋。

老約瑟夫。衰弱而又呼喚困難，在他兒子對他的女兒下這樣苛刻的斷論時，也沉默着。可憐的約瑟夫，他見得沉重了，魯弟覺得他每一次見他，都顯得比上次沉重。魯弟學得了這功課，和窮人們交識是知何的不慎審；把自己的心和這些卑微者打起結來，而他們是被社會制度命定着，或痛苦而遲緩，或迅速而感幸地要結局的。

四

星期六晚上七點三十分整，魯弟的小跑車停在且尼爾的曾是華屋的住宅面前。家裏，且尼爾

打着新的領結，兩個女子，台利沙是穿着軟的白色外衣，帕希亞則穿着粉紅色的，樣子非常好看，而且因為有一年青貌美的美國人駕車來帶他們出去有點興奮。『她們已預備好了半小時，』猶塞佩說明道，而且不漂亮地加道『若是我要帶她們出去她們一定要遲半小時。』

他們對車子問題爭執了一下。魯弟這位花慣錢的公子，覺得他們若擠在一座兩人坐的車子裏未免太擠了；會把衣裳弄皺掉，主張再叫一部出租汽車。但他們的意大利的經濟靈魂却受驚了，力說一齊在魯弟的車子裏要更有趣些。因此他走進車，而帕希亞貼緊在他的座旁。倒車機和煞車機就都在她的膝間，猶塞佩也進去，他的妻坐在他的車上，他們就像聽中的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處。

是一段很好的時間！魯弟發現這兩意大利女子當她們的要人談話時，也並不是常常默坐着的。當她去跳舞時，這是她們自己的事了，所以她們也和其他一對青年一樣，漫言諧笑。但自然他們的閒談也難有紅的色彩。魯弟是資產階級，因為他 汽車，猶塞佩是無產階級，因為他只有勞力可賣。當他爭執讓不讓猶塞佩賣汽油時，是階級爭鬪，當魯弟主張向北走公園路，猶塞佩則以為走第一街較好，調和後未勒星屯時，帕希亞說這是辯證法。

這是她的真聰明，魯弟想，他說她有沙律的頭腦，無疑是得自她的祖先。他希望她問他這是什

麼意思因爲他以為這小意大利區的女兒一定不知道什麼威尼斯商人。但帕希亞却說，她可並不是那女律師的血親，不過是偶然同名罷了；魯弟再說她的文學知識也和法律知識一樣好時，她說：『若是你有一個可以打趣的名字，那末你在十七歲以前，一定什麼都聽說過了。』

五

他們開到約克尾爾，找到那會堂，在一排商店的樓上。有幾個青年人立在門口，當他們走到上面時，看見已到了二十多個人。是一個廣場，兩旁放着椅子；在遠遠的一端是樂台，也就是食品櫃。魯弟曾問猶佩塞到這樣的場所該怎樣穿着，而猶佩佩回說，『穿上一件乾淨襯衫。』這是無產階級的事，雖然女人穿着她們的最好衣服，男人多數是穿着軟襯衫，不穿外衣，這是很合於在夏天的激烈份子的。

那個賣票給魯弟的人走上前來，自己介紹，是羅蘭士·亞當斯。魯弟介紹了他的朋友，亞當斯又介紹了別幾個。除了介紹人本人以外，都是德國人。就在他們閒談的時候，他講起他是一個共產黨，這使魯弟頗吃一驚，他從沒有想到，在梅塞爾父子公司中，有這樣的激烈份子在工作。

『哦，是的，』亞當斯說，『我們在那裏有一個小組織。我自己也許不會留得很久了，我每幾個月就告換一次地方，當廠子弄出了我的時候，但我留幾下個工人，而我也和他們斷去接觸。』

『天呀！』魯弟想，『我加進來成了什麼？』他讀過很多關於共產黨如何進行工作的記載；他們要組織他們的所謂人民陣線及他們的敵人所稱的無辜者的俱樂部，借以吸引非黨員的工人和他們發生關係，自然這舞會也是爲了同樣的目的，而魯弟·梅塞爾也是一個無辜者了！

『且尼爾同志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魯弟說明；於是亞當斯說，『我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的，我們對你們無任歡迎。你知道的，且尼爾同志，意大利和德國的資本家已經在西班牙組織成聯合陣線了，意大利和德國的工人也應該組織成他們的！』

『一點不錯，』猶塞佩同意。『這就是跳舞以上的成就。』

六

樂師們陸續地走進來，到台上坐下，『我們在這樣的晚上，常常有很多人』這青年組織家說。『但是他們在開始時很費時間。』

他轉過身又介紹一個走來的人。他認識是他叔父的工廠中的一個工人。但在沒有說出他的名字之前，一陣怒響起在他面前。大呼急叫從扶梯的腳下傳來；一陣混亂的擾動後，突然一個穿制服的人湧現在門口，和他曾在當作大歌劇看的納粹野餐所見到的人一樣，褐色衫，黑綠褲，黑皮騎靴，黑徽的軍帽，卍字的臂章。

接着是第二個，於是等三第四一直走進一打多來。他們的手裏拿着棍棒，重物，或是稱做黑傑克灌鉛皮手套。他們沒有講一句話，或下一瞬間的警告；每一個找上一個人就把武器加在他的身上。

帶着他們的女人在交際場所的工人，自然全都退却了。女人驚叫起來，東西亂竄；魯弟聽到破擊的聲音，就看見他的朋友猶塞佩晃着向後倒眼上的一個傷口中流下很多血。又看見亞當斯打被倒接着一個人向魯弟本人打來，他轉身就跑。

這裏只有一種防禦的工具，這就是椅子。魯弟走到最近的一張，拿住了，但來不及舉起來，所能做的只有叉住。他從書上讀到，這是訓練猛獸者的對付獅虎的好法子，因而當然也可以對付納粹衝鋒隊。一叉抵住了那人的胸口，那人縮下去了，這給魯弟以跳到另一面的機會，免得被抵到牆上。

他舉起了椅子，那人舉起了棒，同時打下來。

魯弟的東西大些，正在那人的頭上肩上，把他打倒在地板上。椅子也打壞了，但這裏子多得很，魯弟又拖了一張，跑去幫助他的朋友。這會場成了片地獄；混合着忿怒與痛苦的大叫，男子們相互攻擊，甚至有些女子也拖起了椅子打過來，像她們的住在德國森林內的條頓遠祖母所做一樣。

顯然，侵入者並沒有預備佔據堡壘，不過僅僅做下可能的破壞就跑去幾分鐘後，他們全出去了，有二三個還是由友伴攙走。六個防禦者倒在地上，其中的一個是猶寒佩，半失去知覺，血流滿面，台利沙扶住他，哭帕希亞則依住魯弟，驚懼得啜泣。

是他當紅黨期中的第一次，他付撕開一件內衣，作緊急的綑紮。猶寒佩的傷口很厲害，但他能悲叫和發聲，因而魯弟，根據他有限醫藥知識，確告這兩女子他的顛骨決沒有破。魯弟的前臂上也着了一記，因而他不能好好運用牠，不過他的醫藥知識告訴他，若是骨頭斷了，就簡直不能動了。

在他正忙着綁紮的時候，樓下又起了一更大的嘈雜。女人間又起了一陣驚懼的波浪，納粹黨碰到了援兵，又開回來，上次只一打，這一次有二十個了。他們又衝到樓上，但這次廳裏的人已知道所將發生的事了，已把椅子預備好。而且，很多的啤酒瓶甚至蘇打水，成了很好的手榴彈的代替。

品，因而他們的敵人就遇着這場彈雨，第二戰沒有比第一戰支持得更久，褐衫隊又退向樓下去，扶着受傷的人，唱着霍斯特威塞爾歌，歌詞是說 久城中的街道上就將沒能反對他們的人：

「街上任褐色的聯隊縱橫，

街上是衝鋒隊員的縱橫處。」

第十一章（決議）

—

這晚上，魯弟和他的女朋友，一次舞也沒有跳。他得把猶塞佩送到醫生那裏去把他的頭纏好。醫生說，他覺得除此以外無再重的傷，不過他勸告將病人帶回家去安靜地休息。因此，他們開車回去，這次是台利沙把她的丈夫抱在她的手臂裏。他時時要斷續地發出悲呼，於是她就自行低語道：

「哦，這些可恨的人！這些可恨的人！」

「你看，魯弟同志，」她道，「這就正像他們在德意志，在意大利做的一樣。他們現在是預備來奪取美國了！」

「他們的這種手段用不到多少時，」魯弟回答道。「警察要禁止他們的。」

「警察！」台利沙嘆道，「你可以這樣說，因為你不是個工人。」

「你的意思是說警察不會禁止他們嗎？」

「警察是永遠反對工人的，這就是他們的用處，他們是資本者的身分。」

魯弟離開赤化還很遠，所以他聽到這種意見，覺得煩惱而厭惡。他了解外國人爲什麼會這樣想，因爲他們是受慣殘暴和壓迫的；但在我們民治的國家，自由的國土，英勇的故鄉，警察是公僕，是將抵抗暴力以保護守法的人的。

不過魯弟並沒有對台利沙說出這意見。他知道她並不在聽勸的心情中，他幫助地把她的丈夫扶出車子，攙上階沿，並替他脫衣上牀。魯弟又被血漬染壞了一件衣服，但這次是無產者的衣服；他捲起了他的袖子，讓帕希亞在他的傷臂上擦上一些藥膏。醫生曾給猶塞佩吃了安眠劑，當藥的效力漸生時，魯弟就對這兩女人低低地說了晚安，自己開車回家。

二

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到叔叔家，找歐尼講話。

「喂，歐尼！」他道。「這一場表演是對我致敬的嗎？」

「你的話什麼意思？」那一個要求道。

「你的朋友們沒有告訴你他們今晚的計劃嗎？」

「我不知有什麼計劃，魯弟，出了什麼事了？」

「我很高興你這樣告訴我，我原想這是爲了教訓我而這樣做的呢。」

「你講的是什麼事？」

「是我恰巧參加了一場小小的交際，一羣你的納粹朋友忽然想起來襲擊一個工人舞會，打壞幾個平白無辜的人。」

「天曉得你又爲什麼要到那種地方去呢？」

「我帶了我的幾個朋友去的，兩個很迷人的安那其女子。」

「我想你是在說玩話。你受傷了嗎？」

「沒有，但是我的兩個朋友受傷得很重。我的感情也受傷了，我覺得這是卑劣的手腕，而這却由你所訓練武裝的暴徒，把我的印象證實。」

「你不是受了煽惑才來用這種聲口對我的吧，」歐尼用冷淡而嚴厲的聲調說。「我相信若是這件是由我們的司令部——」

「他們都有你們的漂亮制服穿着，歐尼。」

「好，我不知道他們的急惱是什麼，除了說我不知道以外，我沒有什麼可說。我們的組織裏並不會有這樣的命令或者人提議過這件事。」

「我想我認得你的兩個朋友——在野餐看到的一些人。你的偵探人員不會報告你我買了兩張舞券嗎？」

「我已告訴過你，對這件事我什麼也不知道了。」

「好，因為你告訴過我你的情報是怎樣地靈通，天然地我會想到這襲擊許是對我致敬的。請告訴你的朋友，他們可嚇不住我——也沒法教我愛他們。」

「你是刺激過度了，魯弟，所以不能有判斷力。紅黨已在這城市裏做了許多暴行，所以若是我的朋友爲了忿怒而報復，這是很易了解的——但是，也不容原諒，他們當然要受教訓。」

「謝謝你，歐尼。」那一個說。「我知道你的納粹是怎樣地愛法律和秩序了，而且知道他們是怎樣住誇揚寬容和坦白了。我聽到他們唱着把紅前線射擊了的歌。」於是他掛上聽筒。

三

魯弟是瘋狂得簡直不能睡覺，並且他的手臂也痛得沒有辦法。早上他看出他的手腕有一大片紫黑的傷痕，是獵納粹的棍棒時弄出的。因此他得用一隻手駕一些時的車，除非必需的時候得用右手。

早報上對這場襲擊有詳細而大致準確的記載，因此證實他覺得他認爲那團體是，想實現霍斯威塞爾的夢，用來應用在紐約的街上，是不錯的。他打電話給台利沙，知道猶塞佩不會比預料得到的壞於是他打電話到羅蘭士亞當斯的家裏，他斷了一根銷骨，還受了些別的傷。這是星期日早上，因之魯弟就說要來看病人。

他現在已碰到過各式的紅黨了，但還沒有見到過共黨，所以極想聽一聽這羣人自己怎樣講。從報紙上，他聽說這是外國人的運動，但出乎意外地發現，住在約克尾爾的次等公寓裏的都是黨員的三個青年，一個是且佛的房屋經理人的兒子，一個是從亞干薩斯的股票商家中出來的，而第三個，亞當斯，是一個亞當斯總統的五服，及另一個的四服從兄弟。

羅蘭士亞當斯的家業，在多次的恐慌中的一次——他想是在一八九三年——毀敗了。有幾個因找到幫助而又爬起來，但這個人的父親是個溫和的無救的夢想者，因之這孩子就得離開不幸的家庭而出來自謀工作。在他到達年齡之前，就流浪過全美國，並做過二十種以上的職業。『我想我身上有反叛的血，』他說。『我將是新的美國革命的女兒的父親。』

『羅萊』他吩咐魯弟這樣叫他，被打傷得很重；但他還是爲這事高興，說這給他以戰爭的機會。也像其他的紅黨一樣他用貪求的眼光，向着這出身於梅塞爾家漂亮的後生希望他可以變成他這一專系紅黨。他要求魯弟留着談談，因爲別兩個是匆匆就要走的；星期日是工人的休息日，因而在黨員是極忙的一天他們須作種種的活動——野餐跳舞，開會，會議，從早晨一直忙到深夜。

他們談起昨夜的變故，魯弟聽說這是合於共黨的公式的，他是想來了解他們的，因此他知道了他們把什麼事都配成公式。由於資本主義的矛盾的尖銳化，世界各處的階級衝突都日見緊張。這是共產主義對法西斯主義的爭鬪；兩方面都明白，也都預備下國際派所稱呼的『最後衝突』。

也像納粹的在紅黨中的佈置偵探，紅黨在納粹佈置着偵探。羅萊·亞當斯知道他們的領袖們的名字，知道他們把在德國所做的事在美國做着。他知道有多少錢拿了進來，知道是誰掌管着。

顯然他知道歐納斯特·梅塞爾所知道的一切——並告訴了魯弟許多他的堂兄的活動；他們的司令部是正如三年前在德玩弄德國人民一樣，弄牛似的在玩弄着美國的德僑。

羅萊和台利沙的意見一樣，以為警察對於昨夜的事件，除裝做進行以外，不會怎樣。約克尾爾這裏的政治好老，是在納粹掌握中，若是他們不依從褐衫黨的命令，他們存不住身。『只要你有錢，你在美國是可以橫行的。』這青年共黨說。『我們認識幾個參加襲擊的人，我們爲了宣傳，我們將去宣誓作證，不過你決不能看見他們入獄。』

魯弟看定了這事的發展，不幸竟發現他的紅色朋友的話是對的。他們曾逮捕了一個衝鋒隊員，約克尾爾的一家傢具商店的職員。店主就是會駕歐尼的車子去受訓的衝鋒隊軍官斯密特的父親。他出席宣誓證明星期六晚上他的店全晚開門，職員都全在下工作。若是人看到納粹入黨時所宣的誓言，那宣誓要絕對服從首領的政策——就是說由上級命令，得去犯罪並作偽證——那末事情的結果如此是可見的。

四

魯弟現在得照顧無所有的階級中的三個人了。這連約瑟夫·勃洛赫在內，他的病已重得使得魯弟堅持要由他出錢請個醫生診看。當一個青年人開始想把個界上的錯事校正時，他是肯無限地化錢的；自然，只能盡他所有的化。

醫生是一個忠實的醫生；他對魯弟說，若是他要求的話，他可以每天來一次，開上一張單子，但他實在對這病人已無辦法，不是在年齡上，但是在受苦與失敗上他已經衰老了。他也無須再受多久的苦；自然是要比人的心更仁慈些的。她供給一切人以安全的避難所，使遠離將來的憂愁，包括寄生蟲的吸血與殘暴的威脅在內。

魯弟在一個正由集會上回來的深夜裏接到電話，倒沒有吃驚，那一頭是以色啜泣着說：「哦，魯弟，爸爸的情形很不好。我怕這是要到終局了。我不知道我該不該這樣打擾你——」

「自然！」那一個嘆道。『我就來。』他乘地底車去，因為這時乘客少，又可以快些。他乘機把思想整理一下。他並不為那老鈕扣工人難過，生命在他已只是一種苦痛；但窮苦的以色是可憐的。——他是這樣地愛這老人，不僅當作是個父親，而且是一個教師和英雄。

魯弟一打開門，就知道事情已怎樣了。約瑟夫是慘白，僵冷地躺在榻上，他的兒子手撫着面，跪

在他的榻前。魯弟走到他前面，坐到旁邊的一座椅上，放一隻手到他肩上，低低地說，「我很難過。」這孩子是輕輕哭着；他們不發一言地坐了好久。於是門開了，露絲走進來，因為也曾接到電話。她的表示悲哀的方式可不同；她放聲大哭，衝到榻前，一看見她父親的靜寂的面貌，就伏下去頓足大哭。

魯弟這時決不定，是否應該退出，讓他們家人親密。但是這許使露絲失望，她希望有人安慰她，因而她可以拒絕安慰。她在這救濟會替出房租的次等房間裏，將自己成爲一座泣牆；她又叫又喊，繼續不止，一直哭到隔壁有人猛力捶牆，一個嚴厲的男人聲音喊，「你這該死的貓，住口。」

露絲今晚曾和他的高等男友出門，因而不久她就力竭了。魯弟和以色列把她勸進小間輪下，在那裏哭得睡着了。因而這個孩子好靜靜地坐下，談起了死和死的神祕。

這個小社會主義者有他自己的哲學，他沒有權利把應該獻給吾道的力量，浪費在悲哀上。每個人都得死，而工人要不到年齡就死，這樣的有千百萬人，在我們達到那馬克思派新宗教所約允的許給地之前。

像他的禁止有自憐，自縱，以及其他的人類弱點一樣，約瑟夫也禁止有悲哀。生命是爲了生活，

而社會主義者的生活，則是爲了運動。『他是一個偉大的靈魂，魯弟同志。』以色列說，『你不同他住上幾年，你不能認識這層。這種善的實藏，是藏在窮人的心中——但是我們不能找到開他的鑰匙。』

五

魯弟在銀行裏存有一點錢而他覺得爲這現代的先知辦一場葬儀，是他的義務。但以色列不容許，他說約瑟夫一定不容許這樣的事。死了的人是泥土，而推崇死者是迷信！這也是窮人靡費他們的物力的一端，把可以教育自己的錢，却付向剝削者舉葬。『若是你有錢要化，你可以捐給吾道魯弟同志。救濟會的人讓我的父親死了，就讓他給我的父親下葬吧。』

停會，以色列又想了一想說：『我想露絲還有意見她將從男朋友那裏要到錢來舉辦一場葬儀。這是不值得爭議的事，你置身事外吧，魯弟同志。』

『你將要變得非常寂寞了。』那一個道。

『我知道。但是我非繼續工作。現在是忙的時候。』

『你怎樣生活呢？』

「我不知道，我想他們會繼續替我付房租。」

他們又靜坐了一會，突然魯弟說：「以色，你說去旅行一次怎麼樣？」

「你和我吧。」

「也許還有旁人。」

「那裏去？」

「西班牙去。」

這位小理想家吃驚了。「你說是——去打仗嗎？」

「正是。」

停頓好一會。「唉，魯弟，這使我呼吸也接不上了。」

「這使你受嚇嗎？」

「有一點。你知道我從來沒有打過仗。」

「我也沒有。」

「我也不夠強壯，你知道的。」

『軍隊的生活會使你強壯起來。戶外生活，新鮮空氣——以及一切。』

『你正地這樣想嗎，同志？』

『自然，除非你被打壞了。』

『唉！』這小小的貧民窟居民又嘆息了一次道。『你的話當真嗎？』

『千真萬確。』

『你把這件事想過多久了嗎？』

『沒有，以前沒有想到過。』

『是剛剛跳入你的腦中嗎？』

『我想這是逐漸醞釀出來的。那個用棒打了我的傢伙，給了我一種是在戰爭的感覺。隨後，我又覺被我的從兄弟刺傷。我不高興這些傢伙的辦法，坐食巨額的銀行存款，化錢替流氓買制服，訓練了他們出去在工人們的頭上敲打。』

『是這給你一種很大的刺痛，』以色列問道。

『再則，看猶塞佩臉上的血；你的父親已經死了，你無需再留下。我要和希特勒交戰，以色列。』

『我想我是在紐約和他打。』

『這是對的，但西班牙是更值得的地方。假使我們能在那裏支持一年，我們就要把他逼死。世界上的好人就都要覺醒，認識有什麼事發生。不列顛的工人就要打開眼睛，起而推翻保守黨政府。』

『我知道，魯弟。你是對的；這是我們所該做的。這也是爸爸所希望的。但是我們怎樣能去呢？』

『我得到一點錢；而且還不須要這許多，我們可以當作是在戰壕裏過生活，坐三等艙。』

『你的話當真你不會改變你的意見嗎？』

『沒有的話。』

『好！』以色說。『這是一個理想。』接着他低低地加上一兩句道：『不要告訴露絲，她又要變成泣牆的。』

第十二章 (證約)

—

魯弟回到家裏小睡了一會，於是他去探訪且厄爾一家。他知道猶塞佩很好地睡了一夜；一個人在年青的時候，創傷是很容易好的。但是他知道，在靈魂上也受了創傷，這却不是可以容易解決的。這家中有一種沉重的空氣。

「請坐，魯弟。」這青年的印刷工人道。「我想告訴你一些事情。」

「好吧，猶塞佩。」

「我老想到這些褐衫黨徒；這樣可怕的威脅——將來還要更壞。警察一點也不想法禁止他們。」

「這和亞當斯所說的一樣。」

「這就得由工人們起來停止他們。但這不能在紐約做到。納粹主義是舶來品。」

「我怕，怕工人在德國也做不出什麼。」

「據我的意見，停止這活動的地方是在西班牙，我得告訴你，魯弟，我已經不快活了好久。我的同志已在那裏爲生存爭鬥了好久，讓他們孤立無援是不行的。昨晚，我打定了主意，我去幫助他們。」

「真的嗎，猶寒佩？」

「你知道我的立場。我無須再來討論這點，我要戰希特勒，同樣也要戰墨索里尼。他的黑衫黨在紐約也做同樣的事情，使意大利的僑民恐怖。當領袖打起仗來的時候，他想把僑民拉回去幫助他，若是你不起身參加，他就把你意大利的親族逮捕了去——劫掠了他們，若是他們抗議，就像我岳父樣地被送進集中營。」

「你什麼時候去呢，猶寒佩？」

「我好了能夠旅行的第一天。我要去加太隆尼亞，那個安那其主義者第一次有機會建設起一個文化的起方。」

那青年的妻子立在臥榻旁邊，她的手臂緊握着抱住了胸，臉上現着緊張的顏色。魯弟向她說。

「告訴我台利沙，你對這件事意見怎樣？」

「若是他覺得這是他的義務，我是不會來攔住他的路的。」她的聲音很低，而且帶着震戰。

「那末你如何生活 去呢，台利沙？」

「她有個她可以去同住的姑母。」猶塞佩說。「我們存了一點錢。她可以找到點工作——我們的團體可以這樣幫助他。」

「你知道一點，怎樣打仗嗎猶塞佩？」

「一點點也不曉得。我一向都是反對戰爭的。我以為這是罪惡中的罪惡。但這一回是不同的。」

「我們得自己來訓練。」魯弟微笑地說。「僥倖，我曾在軍事學校中訓練過兩年，我知道怎麼喊「青槍」！更重要的是，我同我的堂兄弟每星期都去打靶場一次。在輪船上我可以教你一點。」

「你？」猶塞佩驚叫道。「你要去嗎？」

「這也許是一種心靈交感。」魯弟笑道。「和我以色正好和你同時打定了這個主意。」

他們是多高興啊！猶塞佩的眼淚流到了頰上，他想不管纏幫着的頭顱，從牀上跳起來。兩個女

子也忘記了她們的憂愁——至少一時之間。若是這聰明的青年美國人一道去，猶塞佩就安全了！

但在魯弟 走之前，亞覺得大為煩悶。「魯弟同志！」她歎道。「我們還不成跳成舞呢！」

魯弟向她？不，他是 個女人，但還是一個小孩；一種迅捷的感情通過他身上，使得她心跳了，血侵到臉上？「在你未和我跳舞過以前，我們的遠征隊出不發，帕希亞！」

二

魯弟去看羅萊·亞當斯。無須先去電話，他是必得在家。他曾經也受了心靈交感的作用嗎？但是沒有，羅萊是一個經濟決定論者，一個辯證的唯物論者；在他心靈交感是一種神祕主義，或更廣，是右翼的欺騙。

羅萊所想到的是如何搜集這些褐衫黨徒的證據，如何向警察施加壓力——例如當他們不行動時，在每日工人報把故事登出。他的榻邊就是電話，因此常向地方公家律師加壓力責備他沒有為他的破鎖骨出力。

但當魯弟告訴他和以色列，猶塞佩所決定的事後，他的臉上現出一種光輝，自然，這沒有一些神

秘意味——絕對是辯證的。納粹由一方面推進，魯弟和他的朋友就打另一面推進，而從這兩軍衝突的結果，將產出西班牙的新社會。『天呀，魯弟』老約翰·亞當斯的從兄弟歎道，『我料不到你心上有此一舉。』

『唉，連我自己也沒料到，』魯弟承認道，『我說不出我確有什麼，但我像向來一樣，試去行動。』

『還只幾天之前，我在我們的支部的集會上演說，若是不派遣一些志願隊而且從速去西班牙，我們的黨是有失榮譽的。』

『那末你何不一起去呢？』魯弟問道。

『天曉得，我是願意的！』魯弟暗笑他的朋友屢次呼天，而那是他的黨徒們所聲言拋棄的。

『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社會主義者，一個安那其主義者，和一個無所屬者。若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似乎總有欠圓滿。也許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托派。』這裏魯弟又來了作弄意味。

羅萊做了一個歪面。『等等』他說，『我看也許能得到允許。』

『你須要得到允許？』

『自然，我是一個黨員。』

「猶寒佩和我剛商量我們得受些軍事訓練。在這方面你能幫助我們一點什麼嗎？」魯弟肯
 扣負生命的危險，到西班牙去爲一些紅黨作戰，但並不放棄和他們開玩笑的快樂。若是你不能對
 你所要做的事情發笑，那又何必是美國人呢？」

羅萊已失去他的同國人的這種可愛的特性了。他雖還願有禮貌地對魯弟的諧謔微笑，但他
 却實在心不在焉，他得依着黨的路線繼續他的工作。要做的事是這樣多，受苦的人是這樣多——
 羅萊時時聽見他們在喊他的名字。在經濟衰落的這幾年來，他在回路上遇見過很多多少男女；這
 些少男少女被飢餓的力趕去這裏，趕去那裏，還加上警察，暗探，公司衛兵和保鏢的棍棒和槍彈；還
 只是小孩子的少女，被逼得去屈從一切來玩的人，爲了一片三文治的價格就告與地屈從，男孩們
 被游民羞辱——羅萊曾經在貧民窟中見過他們，流着血慘叫着，他又在他們長大後見到過他們，
 帶着病且損壞了——在這樣的世界上一什麼人還忍心笑得出。

「我對於你們一羣可以有此用處，我懂得一些西班牙語。我會和墨西哥的路棍在一起工作
 過，學得會同他們談話你懂得一點西班牙語嗎？」

「我懂得 Manna 和 Adios——還有 Tamale——這是西班牙語嗎？」

『你立即就去買一本字典，我來教你怎樣讀法。此後你可以自己去學習，這是重要的，也許有一天你要遇困難。』

三

下着雷暴雨，但魯弟應允了以色列去看他，因此他縮在他的跑車裏又開往城區去。約瑟夫的屍首已搬到殯儀館去——正如以色列所說，第二天露絲堅決地要舉適當的儀式。

『他的同店伙伴及黨友是要來的。』這兒子說。『但是我想你無須來，這徒然糟蹋你的時間。你還是不要碰到露絲對她正生你的氣，而她是經不起再發一次歇斯里的了。』

『她不願你去打仗。』

『她覺得我是發瘋了；她覺得你比我大些，是我把我引向迷途的。』

『她應該知道這完全是你打碎了我的十足道地的薄而且歪（小資產者）的意識的。』

『她什麼也不懂——可憐的靈魂，魯弟，她說，她失去她的父親，且又將失去她的兄弟。我本不想告訴她，但她聽見了我和塔克叔叔的談話。』

「塔克叔說什麼呢？」

「哦，他告訴我打仗的生活——這是我第一次我從他聽到這種話，他希望可以把我嚇得不敢前去。」

「他能夠嗎？」

「他能嚇住我，是的。唉，魯弟，你去聽聽他說看！但是我還是去。我已經拍過手掌了。」

「不要為這種緣故去，以色列不要讓你成爲一個被拉者。」

這個小家伙說：「你走後我在這裏和爸爸坐着，正像我是問他的話。我們要把他的屍丟在某一個猶太人的墓地裏，——露絲正去購買一個墓穴。但是他的靈魂要和你我一同到西班牙去。」

「同你我及猶塞佩，」魯弟說，他把這青年印工的決定告訴他了。「猶塞佩和猶（太）以色列！」他加道，他覺得已經和他熟得可講笑話了，猶太以色列笑了，因此忘記了他的憂愁和恐怖。

四

在魯弟未走之前出租汽車夫塔克來了；他現在從那不斷漫遊，但又不斷地像一個人把汽車

停在一處太久時的焦急的職業之中解放出來，公司中早已嫌他的揩油和爲妻兄的死請假太多了。

塔克確是一個很好的傢伙，他具有魯弟所具的紐約兒的幽默感。「聽我說，先生，」他說，「我已有了和你父親一樣大的年紀了。若是你的父親在，他也要說我所說的話的。你是無需到西班牙去打你所想打的仗的。」

「那末你的建議是怎樣呢？」

「來，我給你看。」這憂鬱的圓臉的汽車夫領他到窗前，兩是正在洪流似地注着。「你看，」他說。「那邊天井裏有一片污穢的地方，這正是你去西班牙後要碰到的污穢的好榜樣。你和以色列一柄尖鋤和一隻畚箕，到那裏去掘一個約有五尺深的洞，把這些污物堆在面前。當你掘的時候，泥是要逐漸乾淨，乾燥的，但不久就又要積滿了水。一掘好了，你站到裏面去，你倦了的時候，也息在裏面。你成天成夜地待着，每天我帶給你一罐煮老了的牛肉，揚上冷乳酪，和一點蘇打餅——隨便一點什麼也就算了，因爲你既然餓了，什麼東西的滋味都一樣。你懂了嗎？」

「自然。」魯弟嚴肅地說。

『你相信我，孩子——我曾經在那樣地方過。我有退伍證書可以證明，而且在我的舊箱子底裏，我藏着一套領章，及一些告知我得勳章的法國郵片。』

『我相信你，話，塔古叔父。』

『我知道你是有想。到西班牙後，你將得得一片驚險。但是你在此地也能得。我爬上屋頂去，成夜向你拋擲破瓦。若是打中你，你就死了，不再受什麼煩惱。若是我打不着你，你就是一個英雄，我把我的勳章給你。這公平嗎？』

『你非常慷慨塔古叔父，不過有一件事不對。——應該是納粹黨望向下而投擲磚頭，而我們向上而投擲回去。對。』

『我知道。』塔古的臉上現着絕望的憂愁，『你還年青，所以你是一個大傻瓜。沒有人能把你說醒，你得自己去。』
 然而像我樣把自己毀了。』

五

但魯弟最難堪的時間，還是和他的同居在一道的時候。彭賽德·可勃，從他的最後的一次漫

獵中回來，他心上充滿了學程的項目，以及政治課程，對於交接有勢的朋友極重要的課程，但是却發現魯弟·梅塞爾非但不能再給他做牽線人，反聽到他的伙伴說出要從大學中退學，而去西班牙為社會主義打仗的消息而大感打擊。

不幸彭斯的話沒有能在現代雜誌上極精貴地印出來。『耶蘇知道，伙計，你是不是發了瘋，為什麼你不去和霍屯督人打掃陰溝呢？為什麼不去和上海的黃包車夫出糞呢？為什麼你不——』於是停下來說不下去，——簡直不能有比他的朋友真正在提議着的事更瘋狂的事了。

『聽我說，我不知道是誰抓住了你，也不知道心上灌進了一些什麼東西，但當然你對於你的將來總得想上一點的，當這個故事傳播開去的時候，誰還肯和你來往？』

『你也就不了嗎彭斯？』

他的朋友看定了他，勉力思考，遂嚴肅地答道。『從我的好心出發，我許應該把你送進一家療養院，讓你在那裏治好。孩子，你試想，你將碰到怎樣的事。也許你的眼睛要被打瞎，脚要被打斷，而你一生的其餘時光，就得以那些卑賤的乞丐飼養嗎？或是你活着回來，將拿上一隻小轉車攤子，沿街去兜售鉛筆嗎？「西班牙戰爭中的老戰士」——他們聽起來還要以為你是指羅斯福的聖還山

之役，而又以為你是說謊，因為你的年紀輕了四十歲。」

「這就聽得我的運氣了，彭斯，你得原諒我，這是不容易了解的。——我是被一種所謂理想的東西攝住。」

這却非常地足起感動。魯弟一向斷定彭斯是一個兇夫；就只懂得書籍銷售和莽撞的野心。但現在却發現他對魯弟却非常專誠；他盡力想打斷這計劃，在地板上走來走去，爭論責罵——當看到絕無成效的時候，眼中流出淚來。

「我是像魔鬼一樣地抱歉，老朋友。」魯弟說。「我知道這打擊了你的計劃。但是我遇到了一些事情了。我現在已經不是和從前一樣的一個人了。」

那一個到他前面坐下來，向他注視着，好似要在他的臉上讀出他的說明。「告訴我，伙伴，碰到了什麼鬼？」

「這僅是我明白了西班牙所發生的事件。人是在為一種主義而戰爭；而忽然之間，我發現我對於所說的事情很有興趣。我並不知道那個傢伙將做級長；當我想選一門西班牙史的課程時，我不斷地想，何不自己去看看所發生的事呢？」

六

魯弟寫了一封信給赫爾曼叔父，告訴以他的決定。他很和氣地寫着，並且知道其中有真誠的感情和真誠的憂戚。『我將不再來道別了，』他說明道，『因為我知道這將引致我們兩方面的不快。你會要勸阻我，而我却不能受勸阻，這就使我們兩方面都得不到好處。』

第二天一早，電話響了，老紳士親自打的電話，勸導，請求，最後則命令。他是魯弟的監護人，他說，禁止魯弟前去；假定是必要的話，他將動法律手續。不過魯弟知道，他已經到達年齡，他已不再是他監護人了。他溫和地但却堅決地說出了這點。

實在很可怕；老赫爾曼啜泣起來了：『你不知道你對我做了怎樣的事。請你來看看我。』

『我可以來，赫爾曼叔叔，假若你答應不勸阻我。』

但是那一個當然不能同意這一點。『魯弟，我相信你是瘋了。』他歎道。『有什麼魔鬼附到你身上了！』

使老人起雙重的憂煩的理由，一時也突然明白了，這時歐尼突然從老父手中取去了電話。『

魯弟，」他用他的最嚴酷的聲音說，『我猜你這一舉動是直接向我眼中吐唾。』

『你誤會了，歐尼。我是對一種道義發生了興趣。』

『是嗎？好，碰巧我也對一種道義發生了興趣。你知道了吧，我就接受。』

『爲尊敬你起見，我相信這點。』

『而你和你的紅色的朋友以爲你們能把他踏下去，好，你們衝不出來！』

『你預備怎樣辦呢，歐尼？』

『我可以問嗎，你們有幾個人去？』

『現在，我們有了三個。但是也許要再多些。』

『好，若是你去，我也去。——我將帶着和你同樣多的人——和你們一同走。』

這使魯弟有一刻呼吸不出。『你的話當真嗎，歐尼？』

『你企圖在梅塞爾的姓氏上塗上一些紅色。好，我却要供給一些白色的油漆。』

『自然，這是你的權利，歐尼。我並不願意和你挑戰。』

你說謊，你知道是說謊，自然你是對我挑戰。而我也教你知道我有這最後一句，而且說了就算

「我是一個飛行家，我不僅自己去，而且要帶了飛機去。若是你們對防禦人性衰落的入傷害了一個，我就要殺死你們一打的共產老鼠。我要把我所做的事件告訴世界——我有錢，若是有必要的話，我預備花了他。你和你們的紅色害蟲，將知道你們不能得到世界。基督教文明的軍隊將興起來阻止你們。」

「摩爾人的軍隊吧，歐尼。」他的堂弟們帶一種輕鬆的戲弄的口吻。

「老好的德國軍隊魯弟。」

「我知道——滔爾和吳丹，雷祖。」魯弟已經讀過新的阿利安宗教。不幸他不是更廣博的學者，不會能包括一些新的意大利的諸神。——羅馬勒斯，雷模斯，裘利凱撒，以及斯切皮俄，那個把羅馬鷹帶到班牙去的人！」

「再會，老哥！」他說。「和你在戰場上相見！」

這是一個預言。

第十三章 戰士的新娘

二

羅萊·亞當斯打來了電話。不僅黨許他到西班牙去，而且他們要送一個志願要去的同志來；裘德霍瓦特，是一個共產青年團員，剛從中學校出來，充分地具有所謂熱忱那種危險性質。好，魯弟說，並告訴了他的堂兄的插入。羅萊說若這事給梅塞爾工廠裏的人知道了，也許還有一二個人要去，工人們不歡喜歐尼；叫他做『閻王』。魯弟從來沒聽到過，斷不定歐尼有沒有。

不久以色列來電話告訴葬禮完畢了。他表示他想要會羅萊亞當斯，因此魯弟告訴他乘地底鐵道到此地來。這小社會主義者到時彭斯·可勃在家裏。而這一會面觸癢了魯弟的笑骨。這好似一隻大野貓和一隻小家貓被迫着禮見。『要去打仗的是你啦！』這位粉紅面頰的盎格羅撒克森人說。猶以色列很想回答道：『是你這大團扎牛肉；』但他却溫和地換句話說，『可是魯弟好意地約了我。』

和羅萊的會面也頗有趣，這兩個人要做破壞之友了，而相會的目的是爲了討論船票費用，雨衣，背包，槍砲口徑，西班牙語的發音等。事項的但不到十分鐘以色列和羅萊討論起政治和馬克思教義的純正觀點來。

魯弟對於這些派別間的爭執頗爲煩惱，在他看來，這還是幾年以前，共產主義曾經是純粹的正統的階級鬥爭的主張者的時候，會對各派的社會主義者都加上了一個社會法西主義者的名稱，以後希特勒表現出能把一個國家反動到什麼樣子；共產黨面對了急進的戰爭禍害，就轉變了黨的路線，現在是純粹爲民主而戰，作法國和捷克的後援了。同時社會主義也踏上革命日程；現在以色列却責難羅萊是調和派和政治的機會主義者，而羅萊則用那繁冗的『不可能派』及『左翼觀念論者』等名稱叫以色列。

魯弟聽着，咯咯着；但既認清他們不能立刻變成朋友，就干涉道：『聽我說，你們兩個這傢伙，就在你們爭執的時候，法朗哥要取去整個西班牙了。』

他們立即停止了。兩黨都嚴令要聯合陣線對敵人；不過人體是弱的，而人心也是弱的。『人的心是很難改變的！』以色列悲傷地說；羅萊對這和平的前奏，也起了回響，他承認他知道應該爭論的

什麼，不過有時總要爭論到別方面去。

「要是我們去打起了仗，」魯弟說，「我們是要把一切的教義的討論都擱起的。」

「我想我們是要的，」那共產黨說。

「我們得選一個領袖，」那社會主義者主張。「我們要懂得服從命令，愈早愈好。我投魯弟的票。是他發起的；他又進過軍事學校，懂得射擊。」

「我也贊同，」別一個說。「我以為該是一個無黨派的人因為我們其餘的人都很久交爭過的。」

一一

魯弟看一看集會單，看見易甫塞爾，青年社會主義的機關，在友寧廣場附近的會堂有一場舞會。他打電話問帕希亞願不願和他一起去隨即知道她毫不遲疑地答應了。台利沙得陪着猶塞佩，他仍然還時有謔語因此小跑車裏地位很寬，而帕希亞第二次坐汽車時就不曾要把粉紅外衣弄

會堂裏被紅色的長流水和羽絨裝飾得很活潑，很多女人穿着紅肩帶，戴着紅迦南星花。樂師們奏着新的舊的舞曲；一時是『你肩頭圍着彩虹』更老的又有『音樂已經教桃漿沈睡，不要讓我的腳兒着地！』帕希亞是一個很活潑的舞人，她又非常快活；他的黑色的眼閃着光，過一息又好像是銷融在幸福裏面。

他們不認識廳裏其他任何人，他們也不想認識；他們是滿足於跳舞時一起跳，休息時一起坐，閒談着襲入腦中的話了。魯弟本斷定一切的女子都是一樣的，當她和高興的人在一起跳舞的時候，她們浮飄到一座迷人的國土裏，她們是喜歡得要震顫，以致你要為她的是這樣一個優小東西憂愁。

不過他們也有不同的地方。上次魯弟是和瑪利潑林斯，那狐狸精同舞；帕希亞確是沒有那種性質的。她是這樣的和氣而不自私，習慣於工作，為工作而驕傲，離開了魯弟所習知的那種淘金者式的女子是儘遠儘遠。而且她在智力方面也很好，她談着機智的，不意的事情；她會聽到過老輩人講過的話，且會把聽到的思想過魯弟很小心地舞着，在態度上也極為當心。

自然，他也免不了知道他是生得好看的青年；女子們會使他注意到這一件事實。她們願意地

遷就他；而他漸知道帕希亞在這點和資產階級的女子並無多大不同。他發現她心中起了一種衝突，隨又一笑放下，他是一個有錢的青年；他有一部汽車，又在大學裏，而她從來不曾認識這樣一個人。由於階級意識的法則，她得看輕他和不信任他；她原也就是如此的。但是她又非常贊美他，她覺得他是聰明而又靈異的；她同一時候具有這兩種情緒，並且神經質地在同一句話中說出這就是俄國人對於美國人的技術和效率的態度。

三

魯弟曾志願地答應台利沙不留滯很久。作爲一個誠實的紳士，十點半他就建議說大概已經舞夠了。快活的孩子帕希亞說：『再舞一次好了！』此後，則像一個謹慎而忠順的青年少婦，不再要求了。他們到車裏去，隨即慢慢地開往小意大利去。

路很近；當離開家還有兩三家時，帕希亞說：『讓我們休息一會吧，魯弟。我有些事要告訴你。』聲音很低，好似中間藏有什麼消息。

魯弟把車子開到偏僻的第一片空地上去，碰巧那裏是沒有什麼燈光的地方——這是在貧

苦區中所常有的情形。「好嗎，帕希亞？」他說。

她似乎很難於開口。「魯弟你要遠離開啦！」他終於嘆道。

「是，我知道。」

「也許我永遠不見再見到你！」

「這是真的。」

「要是你有時間的話，我是願意等待的。也許你也能在你的心上發現，由一——一正常的方法。但是現在沒有時間了——你要走了；而你在走之前是要忙的。」

「這是什麼意思，帕希亞？」

「魯弟，我愛着你！」

他並不為這消息吃驚，在跳舞時他可以推想出這情形，但他却為她的如此簡單，直接的說法吃驚了。從不會有女子向他這樣講過。「是這樣嗎，帕希亞？」他低語說。

「我是非凡地愛你，魯弟。因為你要走，所以我很愁悶。因而我得告訴你！」

「你告訴我是很對的，帕希亞。你無須抱歉。」

「你有一點點關心着我嗎，魯弟？」

「我以爲你是個可愛的人兒。」

「可見你並不——你不會覺得對我有過愛過！」

「我會的——很容易，愛人；不過我從來沒有想到這點過。你知道是爲什麼原故，我這一向都想着西班牙和戰爭，納粹黨和法西斯黨，社會主義，安那其主義和共產主義——凡這一切。我正受着那久已該受到的教育。因之一時忘記了戀愛。」

「我希望你記起牠來，——只要幾分鐘，魯弟。因爲這對於我是值得太多了。」

「好的，愛人。我記一記。」

四

於是他就記憶戀愛。魯弟告訴她他曾戀愛過別的一些女子，但都不會能有很久的快樂——似乎世界上是有很多不快活的戀愛的，因而他的心情是在一種不安定的狀態中也許我在這一方面也像在政治經濟方面一樣，須要學習新的東西。「安那其主義者對於戀愛的信仰怎樣？」他

問道：

「安那其主義者相信戀愛是重要的，」這嚴肅的孩子——在他看來她是這樣的——說，「在資產階級界裏戀愛是一種荒蕩的遊戲和浪費，或者這是財產的交易，而我們這兩者都不相信。我們相信戀愛是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的事，與別人都無關係，這是他們的自己的真誠的問題。安那其主義相信戀愛，但是不相信結婚。」

「可是猶塞佩和台利沙是結過婚的，是不是？」

「他們自稱是夫和婦，許多朋友也都這樣看待，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舉行過儀式。他們不相信資本主義的習慣，在能夠避免的時候，是不依照的。」

「我懂了，」魯弟說。

「這使你吃驚嗎？」

「完全不。我剛好得到一個新觀念。我在激烈運動中遇到的是這樣的多。所以我每遇到一樣都得想一想。我不懂麼爲什麼既然兩下都互相信託，却不許自理他們的婚姻。」

「若是他們並不互相信託，」這小哲學家說，「誰又能使他們值得信託？」

「顯然你們的本是安那其主義者是很可慶幸的！」魯弟默語着。

「也許很好，也許很壞，」帕希亞說明道。「有些人就利用我們的信條在圖利益。」

「我想這也和教會的信條一樣，」魯弟說。但這說法不爲他的青年教師所喜，他不願新的宗教的宗教，有什麼像那過去的、老的不完美的宗教的地方；人性要再經過一番試驗，以達到完美。這次他們要成功的，因爲他們的程序是放在科學上而不是放在超越的力上的。

於是這兩位青年坐下，鄭重地討論人性這最嚴重的問題；道德的性質，權威和個人的自治，會組織的正當基礎等等。魯弟在討論中不由得要微笑了；這是他的相當廣闊的經驗中的最新最奇特的一次戀愛進行，他心上起了一個念頭，他希望能和這一類的專家彭斯可勃商量一下，他會否遇到過這一類情事。

五

「我真確地知道你對我所想的，」帕希亞說。「我是一個窮女孩子，我是一個工女——」

「哦，不要這樣說！」他嘆道。「無論會碰到什麼事，我總不會成爲一個背義者，若是我不是。」

一個女同志在一起，我將永遠不會快活。」

「我想你不會不過我是一個外國人——」

「我是個半德、半人帕希亞。我一點也不關心這一些事。在這一點上我是個安那其主義者，我是就人論人的。」

「我並不想說明我是適合於你的人，魯弟。我還沒有充分知道，而我也不會能蒙到你的先予相知。可是你要去打仗了，這使得一切事情都改變了。若是你負傷回來，那時我於你是有點用處的。我可以看護你；我是習慣於勞作的，我並不習慣於常有這樣的好時光。」

「這很有點道理。」魯弟承認嚴肅地。他又想起了彭斯，以及他的預測。

「而且，我想到你也許永遠不再回來，魯弟。那末我在其餘的一生不禁要想：「也許我本可以有他的一個孩子的；不過我太怯弱了！」」

這青年不再微笑了。「你簡直一直想到這樣嗎，帕希亞？」

「這就是我所以要對你說的原故。」

「你要在我走以前愛我試求得一個小孩嗎？」

「除非你不關心我，魯弟。」

「可愛的帕希亞一個男子關心一個可愛的女子是很容易的。可是——那末我們得結婚了。」

「爲什麼麼呢？這對於我和我的朋友都沒有什麼意思。」

「你能自己工作而又撫養一個孩子嗎？」

「我要找出一條路來。我是時時期待工作的。」

魯弟拉住她的手，一雙順意的手，纖小，但却堅定而剛強，現在是溫暖而震顫着。「聽我說，愛人，他說，」對於我，這一切都是新鮮的。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安那其主義者。我從來沒有參加過戰爭。我是忽然想到的，我有一點小小的財產——這在我的親戚和朋友看起來並不多，但在你怕要看作不少。」

「我不要你的財產，魯弟。這想法使我害怕！」

「若是將要有孩子，則不要也是發癡。當然你也要想到我怎樣才心安。若是我戰死在沙場上，我不是當然希望我的兒子得到我的所有嗎？」

『我想是的，我沒有想到這點過。』

『我該有我叔父的產業幾分股子，成百的工人勞苦工作着，而贏餘落到股東的手裏去。我也不能改變這制度，若是我不要這也要落在別人的手裏去。我已經想過要怎樣布置才可以把牠歸到我道。我本可以立一個遺囑，但是我知道我的親族要破壞牠——他們頂高興的是把這些拿財送給法西斯黨了。自然那更不行！』

『不行，當然不能。』

『可是若是我有了妻子，這問題就自然解決。她承繼我所有的一切，無須什麼遺囑。這是事實。』魯弟又馳想開去。『這將是一件合理的事情，我把這股票交給你，你管理着錢，把我需要的寄給我，把其餘的存起，看你是不是將有一個小孩。這不是很合理麼？』

『是的，魯弟，若是你這樣地相信我。』

『若是我不能把錢信託你，愛人，我也就不容易把我的孩子信託你了。』

『唉，這是的確的。』這位倫理學的女專家承認。

六

於是他們坐下，討論實際的問題；一直談到兩人都有點沈迷，突然帕希亞很低地耳語道：『請點別的吧魯弟。』

『什麼呢，愛人？』

『既然你信任到要我，應該信任到吻我的。』

這建議引動了他。他用手抱住她，她把嘴唇印上他的，於是坐着抱了很久——這現象本是很為人熟悉，所以經過的人也并不注意這是一種魯弟在中學校的文學班中所讀到的擁抱。『這樣的一雙情龜他們再想不到分別。』這使他糊塗，因為他覺得龜的戀愛生活中，一點足以注意的地方也沒有，並從不有人告訴他詩人所指的是一對龜。

不過，他是要去打仗了，在那裏前士比亞的知識，是無關重要的。一切的道德問題都解決了，他發覺得他愛着這明媚，高的小女孩倒很容易。曾經發誓再不信託一個女人的他，又從頭到尾再投入了。他是在她的唇上，頰上，喉上接着吻，而她繫在他身上，低低地說：

「哦，親愛的魯弟！我們的時間是短的！」

「是的，甜人。我們的時間是短的！」

「讓我們今晚不要分離，魯弟！」

「但是我們能怎樣呢？」

「將我帶到什麼地方去。」

「但是——若是不回去，猶塞佩和台利沙要怎樣想呢？」

「我打電話去解釋。」

「他們不會見怪嗎？」

「自然他們要吃驚的。但是我告訴了他們——他們就會了解了。」

魯弟想了一會兒，說：『好，就是今天。』他再吻了她一次，於是開動了車。

他們開到一間轉角藥房前，帕希亞去打了電話。當她出來走到他面前的時候，樣子是多可愛呀，——一個羞暈的新娘——曾經被一種溫和的地中海的諧笑所戲弄，所以使紅霞飛上了臉！他們又開車走，走了很長的路，談了許多問題，也談了些祝福的語言，憂鬱的心緒，一切那種知道也許

久戰爭或死亡就會把他們分離的，男人女人所會說的話。

魯弟開到他的公寓，他給開電梯的一塊錢，這已說明一切。若是有什麼事情，不到明天早上不要來，此後就有證書，或憑證可以呈出了。

他和彭斯各有一房間，而且彭斯是和猶塞佩，台利沙一樣，是可以說明白的，碰巧，彭斯還沒有回來，於是魯弟引帕希亞到自己的房間裏，丟她在下，於是回到小小五間的公寓的起坐室裏，他在一張紙上寫了一條子，放在開了燈的桌上，他的朋友回來時決不能不見那條子：

我帶着妻

不要擾我

按着，想了一想，引起了美國人的幽默，又加了一句：

戰士的新娘！

第十四章 美國遠征隊

一

接着幾天是這美國海外軍的領袖的忙的日子，他一人兼軍需、兵站、情報數職——還要加上自己的婚姻。他同他的新娘得到市政廳去領一張證書，魯道爾夫·赫爾曼·梅塞爾與帕希亞·樊才弟·旦厄爾——這樣富於色彩的名字！他們得有兩個結婚證人，而猶塞佩說就是要用救護床抬去，也不失去這一機會。這四個又堆在魯弟的小車中了——不由地要想起上一次的乘車，但希望這次有較好的運氣。

消息很快地傳出去，各種的意大利同志走到家裏來，拍魯弟的背，接新娘的吻，自然他們要備一餐小宴，只留着幾個接近的人。帕希亞很為這奇特的美國男人而驕傲，高興地做着一切事——繫包裹，辦差事，打電話，一切都做。她一時飛躍上天，一霎消沉得要死；歡樂與恐怖緊繫在一個少女的靈魂裏。

魯弟帶她到他的銀行裏，把他的帳戶改成連合的戶名。他佈置好把股票過成他的戶名的手續；向她解釋說明了那罪惡的資本主義者的憑證的詳細內容，一張憑票，由這東西，工人的努力的結果，就被分給寄生者。『財產是贓物』一位安那其的哲學家寫道，而現在帕希亞是將要變成贓物的接受者了！

魯弟向她說明了什麼是股利，她應該怎樣拿，叫他取一本筆記簿，把他的教導，地址及其他備忘事項都記下來。間或，他弄得她憑着巴古寧，克魯泡特金，約翰·摩斯特的名字賭咒，同她向那些向她兜售真空帶，電氣冰箱，油礦，金礦的股票——乃至紅或綠布面的一套『美國演說名著』的會說話的青年拒絕其圈套時所要咒的一樣。

他寫了封信給叔父，告訴他以他的婚姻及財產的處理。他又在猶寒佩在工作的那家公司交涉了經手在電報局挂了一個號，使得戰十們可以較便宜地拍電。他佈置好了他走後的汽車出賣，餘物的存放。他起了一場血傷寒——使他有一兩天感到不能去作戰似地。因為聽說去西班牙去有工人團體的保證書，就托他的朋友以色，向社會黨遞了張入黨請求書，不久就接到一張蓋好了印的紅色黨證。

一一

在這陣緊張當中，以色列忘記了他的悲哀和恐怖。在魯弟結婚的一天的晚上，魯弟參加了他分那的集會。報告了遠征的消息，就又得到一個新隊員。他說，若是他們能再等一兩個星期，將還有更多的人參加，現在黨是很興奮地留心着西班牙的情形的發展，德國和意國援助法朗哥，而英國資本主義和法西斯蒂勾結的新聞，不斷地傳播着。

這新隊員，唐納·班勃雷奇，是和魯弟相同，是一個對所學不滿的大學生。他曾經試圖從事著作。是一個瘦弱，學者氣的青年，祖系是新英格蘭，以色列以為這很有好處，因為應該有一個十足的美國人在這次遠征中代表社會主義者。

「也許猶奉佩還可以找到一個美國的安那其。」魯弟微笑地說。

「倒並不這樣容易。」那一個說，「而且我們也不用有太多的安那其。我所知道的安那其主義者，都是在是某點上有一隻鬆的螺旋釘。」

「這包括我的姨夫在內嗎？」

「我還不十分深知他，魯弟，我僅僅是告訴你我在運動中所見到的罷了。也許我們社會主義者是不大能和旁人合作的，但是安那其主義者連在自己人中間，也不大合作。」

「他們告訴我到西班牙就要跑到大眾的這類人中間了。」

「噢，那末你可以發現，若非他們打敗了仗，就是聽政府的命令為政府工作，那樣他們就並不是安那其主義者了，是不是？」

魯弟忍不住要戲弄他的熱誠的朋友。「聽我說，你這純粹而單純的黨員——為什麼你不趁這真正的機會，讓自己實習組織聯合陣線？去找一個托派，再找一個贊助羅斯福的美國工黨黨員——你們才和他們分家了不到一年吧，是不是頂要緊是再去找一位找一位社會工黨黨員來——」

「這樣的人倒不多，」以色列說，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他們不能犧牲全體。」

三

六個隊員集會在一起討論計劃。他們自稱是秘密六人。很怕報紙會把他們的消息宣布出來，因為聯邦政府已經實施中立法，禁止美國人參加西戰的任何一面似乎有一條老法律，若有人在

美國招兵去爲外國政府作戰，可處三年的徒刑和一千元的罰金。美國的資本主義中是沒有鑛業或斯透本，或科休斯科斯那樣的人肯幫助西班牙工人的。——縱使資本主義者的國務部，資本主義者的公家律師可以一許，決不會有！

因爲這樣，這祕密六人決定不再等待新人的加入；他們把這件事留作黨的工作。他們選出魯弟作領袖，票決把他們的錢從銀行提出交給魯弟，授權他去購買到亞佛或舍堡的第一條船的票。由於他們的是以無產者爲目標，決定了坐三等，他們各自負擔自己的用費，沒有至少能抵達巴塞羅納的錢的人，就不能去。他們不對新聞記者發表他們的計劃，並避免任何足以招惹當局的禁止的危險。

羅萊·亞克斯說：「當××政府賣身於資本主義列強，來要飛機和飛行家去削平西部的共產黨時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很告與地讓他借去五千萬美元從這國內買去飛機；我們甚至送去教職員教他們的青年人怎樣用這些飛機去屠殺那些企圖從地主和高利貸者手中解放自己的工人農民——那時是一點也不需中立的！但一有個工人政府防禦法西斯主義的革命——我們就斷絕軍火的供給，這種法律能保護什麼人！」

這一類話是紅黨所常說的，這樣地苛刻和憎怨，但又這樣地有根據！這一習慣使魯弟很爲不安，這能使效果反消滅。這是聖經裏面的老話，「指骨的不善，會使羊忘神境。」

羅萊來時肩和手還繫在繃帶裏；但他說這對於旅行，並沒有什麼防礙，而等他們到達，就會全好了。他所引進那斐特·霍瓦特，曾玩過足球，看來健全而有能力。這兩個人是自己獻身於工人的團結；對這毫無非議；他們是爲戰鬪而來，不是爲討論俄國的獨裁或其他的教義的觀點而來的。

四

兩天後就有船，艙位已定，錢也付了。他們也辦了滿手的東西，護照，相片，雨衣，背包，軍毯，巧克力，自動機，西班牙語彙等等，帶什麼東西放下什麼東西，是一個問題。每人只帶一個箱子，不得多帶打仗去是無須帶上幾件衣箱和一部旅行打字機的。

彭斯·可勃很知趣，這幾天搬出公寓讓新嫁夫婦安居。但這位諾斯人的英武的表象，沒有敢到船上來送他的紅色的朋友出征。他說那裏也許有新聞記者，而這足防礙他的行敘。還有，階級政治正騰沸着——每個人都知道他們將對於搭上的人如何看法。

魯弟和帕希亞同過了他們的最後一晚。「一個良宵，愛之夜，我們的生命的泉源」他們纏綿着情慾，不時小哭一會，間或他們討論着帕希亞身上能發生的自然的偉大奇蹟的機會——這奇蹟是許多美國女子所竭力反對的。「最後的機會」魯弟對着自然母親說，她照習慣振住了，那時她應該聽到的。

船是夜裏開。塔克力主要表示致敬；他先把露絲和以色列送到船上，於是再來開魯弟和猶塞佩及他們的妻兩姊妹去。這兩姊妹的面色就像走向獅口的基督教的殉教者的一樣；但是不由也有幾點淚偷偷流到頰上，兩個都各緊倚在男人的臂裏。

魯弟發現，至少是這樣，塔克叔父因為過度為感情所激動，又犯了他的最大的弱點；出租汽車只差十七分之一英寸，就要撞上一根燈柱，魯弟趕忙跳向煞車邊把車煞住，強迫他讓他開完其餘的路程。他們願意戰死在西班牙的戰場上，但不願意死在四百老匯的車禍中。

可憐的塔克叔父；他的柔軟的圓臉因為愛惜和悲愁而震顫酒精所激起的感情的混亂，在猶斯人和猶太人的靈魂中是一樣的。「我請求你們不要去打那倒霉的仗」他悲呼道。「我告訴你們這於我們是沒有什麼好處的！現在我完了，又喝起酒來了，我又失了業！」魯弟對他說，比起因

人罪而送進星星監獄來，失業並不壞。

在船上，露絲姊妹，就他們知道的講，沒有喝過酒，但拉住了以色列，想在最後的機會勸他停止這場瘋狂的冒險。她鼻船櫃哭成了一個哭人，她向全世界訴說這是一隊遠征隊，是違反美國政府的法律的。她拖來一個藍制服的船員甚至一個白制服的管事想把她的唯一的兄弟從那小世界戰爭中的受傷或戰死中救出來。

可是事實上，露絲所報告的，並不是新的消息，消息多少有點走漏了，宣傳家是不大長於保守秘密的，訪員和帶快鏡攝影師都到了，不像是幾個貧民坐大船走，而像是有電影明星坐了大船的特艙去旅行。他們排成了一排，共二十個人——因為最後一刻有一個工人代表來參加了，是一個叫柯林斯的青年機匠，以色列很高興現在是純粹的諾斯人居多數，那末把法朗哥打敗了後，沒有人可以歸咎於猶太人！

五

海洋波濤中的生活。老北風對他們很仁慈，只輕輕地呼吸着；他們的艙位很乾淨，食物雖簡單

而很好，除了準備作戰外，沒有事做。

工人階級都神往於取得世界。這是一種艱鉅的工作，階級中的每一員，都得抓住每一作領袖，發動人的機會。現在這位從來沒有做過比籃球隊長更重要的地位的魯弟，却被推為投赴戰場的軍隊的領袖，而且有兩星期作發號施令的準備。

他們叫他領導他答應了。第一步，是把體格鍛鍊合適。他們沒有槍，而船上的下層艙內也沒有地方可以演習，但是他們可以作排演練習，魯弟預備教他們每天三次午成，他們也還可以行進他步量了一個距離，他們同意每天走十五英里。若有人表示上來就走這樣多太多了，回答是，進軍的第一天也許就要走四十英里。

同時，他們得研究蘇聯的兵隊，是一個大的學校，在其中，有幾百青年受着訓練，不單要讀要寫，而且要懂得資本主義和世界的外交陰謀。自然，在西班牙也要碰到同樣的事，在那戰爭不是浪漫的一部份，而且長久的期待的時期中，因此在操練的餘暇中，這小隊朗誦一本魯弟備置的戰術初步，並研究西班牙戰事的地圖和西班牙語的發音。

這方面的教師是羅萊·亞當士，因為他在新墨西哥學會了「說那種話。」水叫 *Abwa*，麵包

叫 *Pakka* 也許你第一天就得用這些字的。健康叫 *Saklood*，這是會面時的周旋語。 *Cohmpahyayiro*，這是對同志的稱呼，你是常常要用到的。 *Fahl-Jah-Jho* 是工作，並且你得學會說擁護什麼，和「打倒法朗哥，還有你得學會戰爭的呼號，那句從法國凡爾登戰役中學過來的一句話。『 *Passerunt*， *Pas* 』一句二十年前那個軍隊叫喊的話。『不容他們通過！』這句話在西班牙語裏是『 *No Passan* 』…… *a* 字的音很寬，而重音是在最後一音。

六

一天過了，來了一個奇異的消息；船上還有一隊軍人。未經看見，也未被猜疑，歐尼帶了他的德國人也上了同一隻船。這真偶合，抑或是有音的，魯弟一點也沒有知道，但似乎一定是他的堂兄的情報工作的成績，因為他帶的人數和他相同。六個堅定的藍眼的諾斯人，滿溢着種族的驕氣——沒有一個猶太，或多數派！內歐尼自己坐着頭等艙，其餘的人坐二等；每天這領袖走下他們的艙，和他們一道行軍，里數和魯弟們走的相等。

輪船上是一個無意於隱瞞社會上的階級的分別的地方。每個人可以在城中的各街道上行

走，但船上只有頭等客可以走過全船，而大艙客——現在是稱做三等客或行旅客了——滯留在近水線的地方，頭等艙和官艙是爲法朗哥設的，——偶或例外有一兩個畸人或叛徒。而大艙則是那些其思想素不爲人所注意的人坐的。

可是這裏船上有了一戲劇了；兩支到西班牙去對立作戰的軍隊，同時在甲板卜訓練。謠言使這階級鬭爭成爲可怖的現象，船員企圖勸導魯弟和他的羣衆停止行進；但這些青年紅黨認爲這是在他們的權利之內，所以寧願引起爭執。一個船公司能夠因牠的搭客在戶外操練而把他們關入監房嗎？輪船公司並沒有。

七

行程的最後一天，魯弟收到一個條子問他願不願到他的堂兄的艙中一走，這似乎是對於三等艙客人的優待。他去了，不過他爲了預防，告訴他的人员，若是在半點鐘內不回來他們該去找他，不必管什麼船上的規則。

但是歐尼的唯一計劃，只是用理智和家庭感情，向他作最後一次的訴告。他們兩方面所做

的，都是瘋狂的事情，而現在就抽身，也還並不太遲。若是魯弟肯坐原船回去，歐尼就陪他一同回去。而旁人就會覺得他們是在海上作了一次休養旅行。

「在你回答之前靜靜想一想，」他說，這已是他儘所能有的請求態度了。「總會有一瞬間你會想到這場冒險是瘋狂的吧。」

「歐尼，你曾否有一瞬間想到希特勒是瘋狂，而他是被流氓，痞棍包圍着呢？」

「我們現在並不是來解決希特勒的問題的，魯弟。」

「但是這正是我們在做的事，我們是在推斷他是不是想抓取西班牙的銅鐵礦產，借以征服民主各國。舉例說，我就是一個不願意住在他的世界裏的。」

「這是你的唯一的回答嗎？」

「是的，不過我們無須把這當作個人間的爭執，歐尼？」

「哦，不行，我要的。——正是這一回事！我並不用一種感情的表示來愚弄自己。」歐尼是興奮得這樣幾乎把指尖戳到他堂弟的臉上，逼得他後退。「我要你知道，你的那些卑濁的多數派叛徒，決不能使你得到什麼鬼東西，你是去到國際縱隊，——那些猶太豬羶和紅黨想把法朗哥攔在瑪

德里外，好，讓你知道，我要比你先到！我有我的飛機帶在這隻船上，我要把我的人員從西部送進去。你知道，他們已經奪到伊倫，而把道路控制住！」

「外道，我請到這樣的消息。」

「你得從東邊進去，我們要比你們先到。我們要探聽國際縱隊在那裏，就開去那裏。」

「好，歐尼；和你瑪德見。」

他們不作道別語就分下了。魯弟回到他船上的應在的位置後，一首他和堂兄幼年同唱過的歌跑進了他的腦子裏來。他把牠改得適合於當前的地理。

哦，你要走東邊的路。

我却要走西邊的路。

我要比你先到瑪德里。

第十五章 紅前線

一

當美國遠征隊正在紐約預備起來的時候，報紙上登滿了法西軍隊攻陷陀勒多城的消息。這是歷史上的一段光榮的插曲；在攻佔亞爾卡薩時，城裏約有一千的軍校生和叛軍被紅黨關了幾星期。通訊上都這樣報告了；但攻陷亞城時的大批屠殺工人，則很少有通訊提到。紐約既不要這樣的消息，而在戰區裏送出這樣的消息却危險。美聯社在一封信裏曾提起，依照法朗哥的教訓，任何通訊裏若稱他的軍隊爲叛軍，就得受處罰。

遠征隊一登法國海岸後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弄一份英國報紙看看事情到什麼樣子。法朗哥又進軍了，他離瑪德里只有二十五英里。似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止他；當他看見有軍隊時，他只須繞過就得工人的軍隊勢得復退，丟下很多的軍實和很多的俘虜。他們是非職業的，不能抵擋配製了近代步槍，機關槍，又是專訓練了來作戰的可怕的摩爾人。

魯弟讀過一點大學法文，那社會主義者唐納·班勒雷奇也一樣；在去巴黎的火車上他們擠讀了法國報上的好消息和壞消息。他們素不曉得這些報紙，因此不能把捉他們的觀點。除了一份支持勃魯姆政府的晚報以外，巴黎的一切資本主義的報紙，都是幫法朗哥的，其中多數都是在事變以前就被收買了他們的狂暴和仇恨簡直是難以想像。他們都一致告與地斷定再沒有幾天，瑪德就要陷落——然後將在那裏把紅色害蟲掃除淨盡。

二

在溫和的十月的陽光下，巴黎是輝煌的。他們都對這大城有一種浪漫的觀感，尤其在他的奸邪的方面。但他們自己却一點也沒有——至少不到戰爭以後不會有。他們看見出租汽車載他們打上面走過的寬闊的蔭路；他們留心看着幾座偉大的建築，向車夫問這些叫什麼，但常常不能把答語聽懂。他們投赴他們的黨的總部，去報到並打聽如何去西班牙的消息。

法國工人已組成了聯合陣線，組成了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現在這政府是在一悲劇的地位；鄰居家已在發生一件謀殺案——要不要擔負着被兇手衝進自己家庭的危險，趕去救助那犧牲

者？法國一國不能對獨裁者作戰，那末不列顛幫不幫忙，不列顛說得很明白，若是社會主義的法國捲入紅色西班牙的戰爭，不列顛就只有旁觀，由保守黨主持的不列顛政府堅決地表示不干涉，而同時却讓他的傀儡國葡萄牙成爲從希特勒的帝國輸送來的坦克、飛機、炸彈、軍火，以及志願兵的入口。

恐慌派和右翼，甚至表示，在這危機中，甚至連俄國也不能算上。俄國是在建設『一國的社會主義』他們的最先一念是如何避免戰爭——他們對每一個和平的日子都計算得很珍貴。托派以及其他極左翼在巴黎佈逼史大林謊騙了西班牙的不利宣傳，而每夜工人們在近郊舉行民衆大會高呼『Des avions pour l'Espagne』——『給西班牙飛機』勃魯姆總理向貪慾的法國的列強爭論籲求；他簽下了協定，對之遵守，而他們則躲在黑色褐色的衫袖後面暗笑，法朗哥則帶着他的三萬摩爾兵及同樣多的德國意國的志願隊向瑪德里行進。

法國工人們起了忿怒——巴黎的各黨的總部那裏聚集了成羣的真正的志願軍。如果政府不加援助，工人們要自己行動了。基金將徵集起來，而法國人將去了——其中很多人曾在摩洛哥和里夫人作戰過，比任何黑衫軍褐衫軍都要更好。當這七個青年人出現，請問到西班牙去的最快

的路時，工人們對他們大呼「萬歲」，在背上拍打，碌亂地在兩邊頰上親吻。

當天晚上有一班特快車遠征隊，乘了那車出發。第二天早上到了法國南部，一個溫和的美麗的國，被慈愛的當心護持了近一千年了。第一次看見地中海，是一大驚動：「我們的海，」可是誰是我們呢？這問題再沒有比現在更難解決了。海上泛着些冒黑煙的輪船和一些張着紅帆的小漁船，同時有許多山嶺一直綿延到海邊，後路沈入一座黑暗的山洞，那裏已經是西班牙的邊境。車子停下來，乘客都被叫出來換車。

一個小小的漁村波鮑現在已為軍運成了重地。那裏有袖繫紅章的工人政府的官吏守着，負着把偵探和挑撥者摒絕在工人國土之外的重任。當他們看到紅色的卡證都興奮了，就找了一個會說英語的職員來；既聽到他們是從美國來的工人來幫助他們的團體的車輛的開行，竟担擱了好一刻。

這樣大的歡迎與喜悅的歡呼呀！這一羣遠征隊員有機會實地練習他們新獲的語言技能了。他們沒有認清這些人是加太隆人，他們覺得自己有世界上最好的語言。Sah-lood（健康、這些美國人喊，舉起了他們的握攏的手行紅色的敬禮。「Ah-reo-bah tash-bah-ho（擁護勞工）」他們

叫道，接着，鼓起勇氣：『Ah-bah-ho Franco（打倒法朗哥）波鮑的同志，也懂這樣多的西班牙語，且以為能說這些話的人就能說一切的話。他們就開始急呼狂叫；可惜，全體遠征隊所能講的只是另外一句短語：『No comprendo（不懂）』』

三

終於火車是開行了，一列可憐的慢車，裝滿帶着農產品的農人。但這是部工人的車子，車頭和列車上都貼有標語。由窗門中，這些造訪者看見西班牙，一個炎熱的並且可惜大部份地方是荒瘠的土地，在那上面，人民一定得拚命地勞作，才可以生活。他們已經這樣工作了很多年代——而且多數都是還要被人掠取的。若依據美國豪貴的標準來看，西班牙的大人們，實仕也從來不會多太過，不過無論他們怎樣，他們總是奪取的人。坐着這車子的農民，現已經自己佔取了土地而且爲了確佔起見，在城中燒掉了地券。

車輛在戰時是都難得開快的，到日落後他們才到達巴塞羅羅；這是一個大城，居民有七十五萬，指南告訴他們。又是一個工人的城，指南書上沒有說，但是報紙說了。有人從波鮑打了電報來，有

一批工人代表團出來迎接這七個美國人，還有新聞記者——你相信嗎，在被戰爭摧毀的西班牙，起了大歡呼，人民奔來奔去地叫：『美國人！美國的同志！』叫健康，和舉握攏的手的機會多起來。

使這些美國人最感動的事，是這個城中的完整的秩序，戰爭還沒有觸到這城，僅有過革命，而那是四十小時就完成的。這是一個實業城市，聯合會自稱為安那其工團主義者，相信工人們的自由集合可以管理許多獨立的工廠，就是這些有知識的工人和他們的妻，曾用雕刻刀及有釘木棍攻擊過機關槍。現在他們有一個城市可以管理了，他們已脫去鎖鏈，獲得世界。

這美國遠征隊被載進一輛運貨汽車，沿一條蔭路開去，路中間有一條草地的路，栽着兩排樹木，像歐洲其他溫暖的部份一樣，也設有露天咖啡座。工人同他們的女子在下散步，一齊都光着頭，因為大帽是法西斯蒂的服裝，臂章，及燦爛的標語，告訴你這新式的社會是在戰爭。制服是大都用藍色工衣形式，加上一隻有紅穗的便帽。女人和男人一樣也穿着工衣帶着武器。揚聲器播着爵士樂，接着又是宣傳。

似乎巴塞羅那的大部份都在這蔭路游行，游行是工人運動中的一項重要節目，是最容易及最便宜的教育人民的方法。這時一部貨車開過，上面升着美國國旗，載着一羣美國面孔的青年人，

這也是一種游行。歡呼的聲浪簡直用以歡迎全美國的軍隊。

一個穿青呢制服的小人從羣衆中衝出來，扳住了車子的後邊，抬起了有種嘻笑在上面的黧黑的臉叫道：『嗨，伙計！小小的老紐約的情形現在怎樣了？』魯弟伸下一隻手拉他上來，他和全體的人都握了手，帶着極大的歡喜和最近的一位擁抱，他是個法國南部人，但在克利斯多福街住過好幾年，所以也是勃洛克林橋和自由神像的主人。現在是在開運軍糧的車輛，從全個東部西班牙送來並儘可能地從法朗哥拿多少就多少。

網之一個普通的紐約少年，並因為他知道一切事情，又能向別個說明，當晚就勞他做了翻譯。不幸，這遠征隊員中沒有一個人認識他的住在格林威治村的哥哥傑思·第容；他們也不認識任何一個，所遇到的加太隆人的住在美因省的波特蘭，和奧萊岡省的波特蘭之間的那些親戚，諸姑姪妹，伯叔兄弟，但是一等戰事結束，他們當然要去把他們都獵訪出來！

四

在這裏的國際縱隊裏，大概已經有了十多個美國人，第容告訴他們，不過那都是一個一個來

的；這次才是一個真正的遠征隊。這事是很被看重，並要用作宣傳的。這七個人被謔送到一個很大的咖啡座裏，各黨和各工會的人員都來歡迎他們。拾子有好幾張每一張的首席上坐一位來客，用很豐富的馬肉，蔬菜，麵包牛油，及很好本土名酒供應，同時他們也被敦促了許多問題和蒙供給了許多報告，由志願的翻譯者譯出。

這些工人們笑着，唱着，拍着拾子——這些也就是三個月前創造了歷史的人，一自由無線電，電話，和汽笛，報告了軍隊已從營房出發的消息。這些工人既學習知到什麼是法西斯主義，以及他們對工人的國家作怎樣的陰謀，就泉湧地去到街上。就是他們去攻擊了軍隊，佔取了軍火廠和營房；在拉蘭伯拉薩路屢進屢退地激戰了好久，損失了一千六百個人。

大家都說，教堂怎樣被用作秘密的軍火儲藏所，且被用作堡壘，有什麼人能說這樣的教堂不該被焚燒呢？若是他們發現了黃金和珍寶，他們都交給工人政府；在人民正要餓死的時候，而在大主教的家裏，藏有八千萬的金披士達。若是他們發現可以稱做美術品的東西，他們送到博物院去；但是屬於迷信的東西他們就燒了，爲了啓蒙的緣故，他們當心地這樣做了——一個皮工工團的小職員幾乎是用真正的宗教的虔誠向魯弟確說。